

救亡戲劇叢書之三

敵

最佳多幕劇

劇友社出版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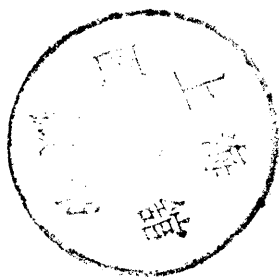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04 7941B

救亡戲劇叢書之三

敵 人

(最佳幕劇)



~~1613039~~

中國書館

· 劇友社出版 ·

·二一·〇四九一·

(版 初)



正角二元一售實冊每

目次

流寇隊長

.....

集體創作
王震之執筆

敵人

.....

集體創作
歐陽山執筆

血洒晴空

.....

尤兢

流寇隊長

集體創作
王雷之執筆

全劇重要人物素描

袁占魁

卅幾歲，原是軍隊中的一個機槍連的排長，某次戰爭中他集合了他部下的弟兄攜帶武器脫離了部隊，原來他的意思是糾合了這一股武力東竄西奔，打家劫舍，過一些流寇式的生活，後來不知道在那一個地方，遇到了一部分開初草創的武器不全的民間游擊隊，兩下裏聯合起來。於是我們排長因為擁有了實力，便當起這個隊長，打起游擊來，但在他的意識中顯然的「打游擊」和「作流寇」看不出有什麼不同的地方來，依然是那樣的放縱部下甚至於可以說迎合部下落後的心理，來企圖把握羣衆，建立自己的羣衆間的威信。根本便不曉得什麼是紀律，維繫隊伍，統治隊伍的，只有他自己的命令，時常爲了自己的統治，來猜疑，嫉妬別人，特別是原來游擊隊中的政治員，現在在隊伍中比較得到衆信仰的徐

展如更是他時刻注目的敵人。歡喜喝酒，不大會喝醉，對於女人，自信的覺得也像
是和他喝酒一樣的不會着迷。

徐展如 是一個精敏幹練的典型人物，隊伍中目前內在的矛盾的確使他感到是從
來沒有的困難，但是他堅信能夠把一切眼前的困難克服，擺在他肩上的責任是
怎樣能夠把這個雜生的隊伍，變成一個堅強的游擊隊。特別是在減少袁占魁疑
心猜忌這一點上，他花費了很多的心血，相反的得到的結果，却是因了一些不相
干的問題，更引起袁對於他的含恨和敵視。袁對於徐的態度，雖然有多少人爲他
不平，但他自己仍能泰然處之。不因爲這事激起了些須的灰心和怨棄的觀念。

呂 靖 是一個北平流亡出來的女學生，來到隊伍裏的日子還不多，在隊伍裏擔負
文化娛樂工作，有高尙的理想和熱烈的求知的慾望。天真可愛，在他看到什麼不
平和遇到些委屈的時候，總不免拉一個人來說說講講，彷彿一肚子的委屈和不
平，在這說說講講以後便完全解決了一樣，她是隊伍裏唯一的女性，工作上又是

那樣的容易使人感到慰藉和親切，農民們和那挑槍桿出身的弟兄們全因為隊伍裏有了這樣的一個姑娘而驕傲着，背地裏誰要是有些言語傷犯了她，誰保證個人會得到羣衆的攻擊，不過袁占魁却因為身份的超越，沒有這許多的顧及，正因為這樣，使得她感到莫大的侵害，因之她對於袁除去因為他是一個隊長，本份的服從尊重以外，內心裏不曉得爲什麼那樣的鄙責和厭惡，倒是隊伍裏的那個鄉村小學教員沈木鐸和他最談得來，或許因為這傢伙的「窩囊」軟弱別人以爲可欺的地方，正是她覺得他熱誠老實的長處。

沈木鐸

老粗們不曉得他的名字的意義，異口同聲的叫他沈木頭，一肚子的古道熱腸，但給別人的印象却真正像似一塊木頭，呆頭呆腦的只會說一些囉裏囉蘇的理論，軟軟弱弱，委委屈屈的，他自己深深地感到他唯一的弱點便是嘴太笨，實際上的確也是他的思想常多於言論，言論又往往多過行動。

吳老趕

原是村裏的傭農，受了沈木鐸的大義開導才加入游擊隊的。笨笨拙拙的也

像是一個老趙，痛快的天性，古怪的脾氣，隊伍裏他祇肯聽沈木鐸的話，特別是和那一般營棍子弄不到一塊，常常因為那一般粗枝大葉的老總們，對於他輕蔑，或過份的開玩笑，引起他不痛快，自己一個人躲在一旁去吸旱煙，生悶氣。

劉大運

袁隊長的一個膀臂，很會抓住別人的弱點，施一點小惠，常常他自豪隊伍裏沒有一個人和他談不來，就是因為他「好交」的緣故。混過了多少個營頭，打了不少次的仗，但總沒有打死了他，從這許多寶貴的經驗中他深深的了解怎樣的發洋財，怎樣的發掘民間隱伏着的可以上手的女人，很快的弄上了手，很快的又轉讓給別人，在這樣一個慷慨的施予上，劉大運結識了不少的刎頸之交。

孟連昇

混了多少年軍隊，始終還是一個二等兵，二等兵只管二等兵，肚裏面的學問倒也不淺，譬如在宿營的時候，怎樣能夠先找到舖板稻草，怎樣能向老百姓那裏找到燒鷄子的葱，薑，鹽，醬，別的人誰也不會有他那樣的老練。

曾國富

天性生或的懶傢伙，但他有兩種特長，適足補上這一點缺，那便是又厚又硬

的面皮，和存財守家的本領。

丁效忠。袁隊長當年在一個棚裏睡覺的老弟兄，有人說他和袁隊長燒過香，磕過頭，但他總不喜歡人家提到這些個事情上去，袁隊長的嘴裏也沒有說過這話，可是不知道這種關係怎樣一來就在隊伍裏傳開了，別人在他的面前莫明其妙的有一種仰視的感覺。

他對於隊長的事情彷彿也特別關切些，隊長對於他雖然看不出有什麼特別的好，但是究竟是老弟兄了，袁占魁又是那樣精明強幹，所以在他眼裏沒有什麼人能夠壓得過隊長一句話。

陳應龍 從來沒有受過什麼拘束，就是在隊伍裏聽見排長講到什麼紀律便頭痛，打仗鬧點外快，掏裏跑了放放大炮，罵罵人就是他爲人三大哲學。

姚二嫂 老總們送給她個外號叫大紅鞋，一雙水淋淋勾魂的眼睛，增加了他三分人材，這一次隊伍開到村裏來，她給他們洗洗衣服，補補襪底，沒有兩天，跟他們全鬧

得很熟，不用說劉大運當然是最熟的一個，這類女人在老總的眼睛裏看得多了，原算不了什麼，除過那一般沒有見過世面的鄉下老趕才大驚小怪的看不過去呢？姚二嫂和老總們打交道不僅是頭一次，她明白老總們愛些什麼調調兒，可是她又抓得準，包能把這一羣餓虎降服得像綿羊一樣。這一套本領，就連劉大運都逢人豎起大姆指說『二嫂真是我眼裏看到的頭一份兒。』

第一幕

時間 夏天的一個晚上

地點 村中一間民房裏

人物

吳老趕 桃二嫂 沈木鐸 余老頭 徐展如

包奶奶 呂靖 陳應龍 哈二虎 丁效忠

袁占魁 曾國富 劉大運

村 民(不上場) 游擊隊員(不上場)

佈景 一間比較寬暢的民房，現在給袁隊長居住着，鋪陳得到還考究，只是有點凌

亂，桌上有吃剩下的酒，和些菜餚，地下丟了雞骨頭，水菓核。

幕 啓 屋裏沒有人

窗外看得見有人忙忙碌碌地走來走去，黑影憧憧，彷彿是搬挪什麼東西，準備睡覺了似的，遠遠的呂靖在那裏教着隊員們唱歌，一句兩句，翻來覆去的唱着，灘房子不遠，幾個人在紛紛的吵着嘴，到後來，聽得出吳老趕直着嗓子問：「我這話說錯了沒有？我這話說錯了沒有？」接着陳應龍罵了聲：「日他姐，老爺就是不懂這一套。」嘴裏哼着軍歌：「三國戰將勇，首推趙子龍，長坂坡前逞英雄。」走遠了。吳老趕討了個沒趣，委委屈屈的咕嚕着：「我拿這請問隊長去，我倒看他怎麼說。」說着就走了進來，後面沈木鐸拉着他的衣袖，直勸他：「別管這些了，別管這些了，你不用去你不用去！」

吳（推開門甩開了沈木鐸的手）我讓隊長聽聽，我這話說錯了沒有……（抬頭看見房裏沒有人，還不死心又叫了兩聲）隊長，袁隊長（自己抱怨地）隊長又上那兒去了？

沈 隊長沒有在屋裏？（這才敢探頭探腦的走了進來）唔！幸虧他不在，不然你不是自

討沒趣嗎？

吳 我怎麼叫自己沒趣，你剛才在旁邊不聽着，我那一句話不佔理，我就成心要找他評評這個理。

沈 我說你真是不諳人情少習世故，你想找袁隊長來評理，這豈不是與虎謀皮嗎？

吳 你說什麼；

沈 你聽我跟你說這個道理，丁效忠是袁隊長的磕頭弟兄，陳應龍又是袁占魁的部下，幾次他們糟蹋了老百姓的東西，告到他這兒來，他都不管，老百姓吵得急了，他反而罵老百姓，這一回當事人還沒有怎麼追究呢，你是隊伍裏的人，反而出頭說話，隊長要不罵你個無事生風，有辱軍譽，才算我這話白說呢？

吳 我管了這事就能算是無事生風嗎？要是什麼事都叫人家老百姓吵了起來，咱們還成個什麼隊伍呢？

沈 這些事情想憑你我的力量來改正，有什麼用處呢？爲人要度德量力呀！你看我們的

政治員爲了這些事情苦心積慮，弄得他一個人焦頭爛額又有什麼用處呢？在老百姓的面前，任他唇焦舌敝的去週旋，可是這般老總一點也不顧及他的苦衷，補好東牆拆西牆，總在老百姓的面前打他的嘴，本來麼，這般老總秉性如此，上面又有人偏袒他們，不辯是非還是爲所欲爲，由着他們的性子去鬧……（突然發現了桌上的酒菜，拈起一塊骨頭來）你看，他們從老百姓那裏弄來的東西，連隊長還分一杯羹呢，你又有什麼話說，真是，咦！上有所好，下必尤甚焉！我勸你……

吳（搶過了那塊雞骨頭，看了看，忿忿地擲到地上）別他媽的給游擊隊顯眼啦！偷雞殺狗禍害老百姓……沈先生，當初一日是我聽了你的話，才跟你到隊伍裏來的，你看隊伍裏現在鬧成了這個樣子，我還是跟你說開了，我明天請長假去了！

沈走到那裏去呢？你的家也沒有了。

吳家給鬼子佔了，我就憑我這身氣力到什麼地方給人家扛扛，長活也能混碗飯吃，再在這裏待下去簡直要把我肚子氣炸了，什麼叫游擊隊，簡直是一幫土匪！

沈（小心翼翼地）噫！謹防隔牆有耳……

吳 誰聽了這話去誰就摸摸胸口問問心，看看對得起老天爺不，我不用說，是一個莊稼漢，問問他們，脫下了身上那件二尺半回到家去誰不是老百姓，扛起了槍，混起隊伍就忘了他祖墳埋到什麼地方了，那就叫……

沈（極力壓制他）老吳！老吳！你不要一時忍不住，把這些話都吵出來！

吳 吵出來，抓破了臉，散伙拉倒，他當他的土匪，我扛我的長活，沈先生你還是找一個館，教你的書！

沈 我……不，我怎麼能離開這個隊伍呢！政治員在隊伍裏說句話有肯聽的，有不肯聽的，唯有我說一句話不管是我們一起的人，還是後來參加的這般總爺們都還能唯命是聽……

吳 得了罷！沈先生，要說起來，你說的話，凡是跟我們一塊出來的弟兄沒有不聽你的，他們這般扛槍桿的當着你的面不說什麼，背地裏他們的話可多着呢，都說沈木頭那

個人……

沈 咳！咳！不是木頭，是木鐸，（一字一板地）沈木鐸，你知道嗎？「天將以夫子爲木鐸」那兩個字，晨鐘木鐸的木鐸。

吳 我鬧不清楚是木頭還是……

沈 木鐸，木鐸，你聽清楚了。

吳 別管是那兩個字罷，他們這幫大兵提起你來就頭痛，倒是還有人說政治員的好話，可是我聽見劉大運那個壞蛋，在隊伍裏一個勁兒說政治員怎麼靠不住，怎麼跟外面人有來往，隊長的把兄弟丁效忠也這麼說，我看這件事也許就是袁隊長在那兒出主意……

（這時外面有脚步的聲音）

沈 （機警的）住聲！隊長來了！

（門開開却是徐展如走了進來，手裏拿着一疊文件）

沈（舒了口氣）呵！指導員！

徐呵！沈先生！

沈指導員公忙得很！

徐怎麼？老吳也在這裏！他們外面唱歌唱的那麼熱鬧，你不去跟呂同志學唱歌去。

沈老吳這裏和我正在促膝談心呢！

吳我沒有心去唱歌，徐先生，明天我跟隊長那裏掛個號，我告長假了。

徐這話怎麼說呢。

吳我住在這裏面沒有勁，我不幹了。

沈老吳！你別說這些話。

徐爲什麼事情呢？老吳，你有什麼不痛快的事情說給我聽。

吳徐先生！你看，我們這隊伍裏現在成了什麼樣子了，當初光是我們那幾村裏的人，由你領着，打起游擊來心裏多痛快，到這兒，到那兒，老百姓沒有不歡迎咱們的，自從袁

隊長帶着他幾個人，入了我們的伙，你就看罷……（氣得說不出話來）

徐！好老吳！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我現在也正在爲着這些事情想法子呢，要想我們隊伍變得好，這樣子鬧下去是不成的，不過，這不是一天兩天可以變過來的，這些人過去的壞毛病太多了！

吳 我真不明白，當初一日爲什麼一定要拉這一羣人入伍，沒有他們，咱們能省多少麻煩。

沈 你真不聰明，他們人少，可是有槍呀！咱們隊伍裏添加了十幾枝步槍還有一挺機關槍，這多夠好呢！這叫做相機利……

徐 話不是這麼說，他們這般人如果不把他們吸收進來，帶着槍，說不定會去幹什麼事情來的。我們能夠把所有的人力跟武器都引到打日本這條路上來不是很好嗎？

吳 引來罷！在隊伍裏他們仗着有槍桿，什麼壞事都幹，別人沒法管他，慢慢地帶着我們的人也學壞了。

徐 這不能隨着他們這樣鬧下去，好在他們到隊伍裏來的日子還少，原來我們的隊員們有沈同志和你常常的注意一下，我總相信他們這些毛病是有法子辦的，一方面平常不斷和他們講，另外一方面，日子久了，在實際的鬥爭裏，他們會覺得他們的做
法行不通，碰到了釘子也就好了。

吳 可是袁占魁那個傢伙，你拿他有什麼辦法呢？他在上面有意縱着他的手下人幹壞事情。

徐 袁隊長（遲疑了一會兒）看罷！那只有盡我的力量做起來看罷！實在是拿他沒有辦法的時候就……

吳 徐先生！我把話說在前面，信不信由你，袁占魁他私下裏叫人說你的壞話反對你呢，你得留神點。

徐 這個我倒沒有怎麼在意。

吳 徐先生，你人太好了，你把他總看成了哥兒弟兄一樣，人家那兒背地拆你的後台，撤

你的後腿。

沈 老吳！你這未免有點言過其實了。

吳 什麼？

沈 我說，你也說得太過火了。

吳 沈先生，你知道什麼？就說我剛才在外面跟陳應龍吵架的那回事罷！就是因為陳應龍糟蹋了老百姓的東西，好容易徐先生才跟人家說過了好話，回來丁效忠聽說了，硬架着陳應龍又要回頭去欺負人家去。徐先生，你想，這不是他們成心拆你徐先生的台嗎？

徐 怎麼？他們又要找着人家去搗亂。

（吳還沒有說出來，外面余老頭和哈二虎吵着從外面窗子外走了過來）

呂 （在外面陪着他們一路安慰着他們）你先不用吵！見着隊長慢慢的說好了！

吳 你看，人家老百姓找到這兒來吵了。

呂（開開門）隊長呢？

哈（站在門邊，又着腰，氣忿忿的）誰是隊長？

余（緊忙攔住他）瞎！年輕的，不許說話那麼沒規矩。——那一位是隊長呢？

沈 隊長不在這裏。

余（上下打量了他一眼）副官老爺！你聽我說一句話……

沈（疑慮地）誰是副官呢？（看了看四週沒有別的人，這話的確是向着他說的）我

……（轉念一想，副官就副官罷，自語地）呵！副官是我！（直起了腰）什麼事，請

說罷！

余 副官老爺！當初你們隊伍沒有來的時候，我們當老百姓的可真是盼着你們來，都說，

只要是游擊隊來，就好了，又打日本，又愛百姓，說一句不怕怨生氣的話，副官！你們的

隊伍來了，可是……

徐（搶上前去）又怎麼啦？老鄉！

余 呵！徐先生！你這件事情可全知道，都像是你剛才跟我們說的那些話，我們當老百姓的還有什麼話說呢？……

呂 徐同志，你知道他們這件事？

徐 就因為陳應龍他們跑到這個老鄉的家裏，把人家的抽屜劈了要當柴燒，我過去把陳應龍說得走開，又和這位老鄉說了好些話，事情才完了，怎麼這事情……

余 徐先生，你就說些弟兄們怎麼就那樣的……

哈 余大爺，你用不着跟他說這些話，我們有話找他們隊長說！

沈 不，老鄉！他是我們隊伍裏的政治員，我是……咳！咳！有什麼話跟他說跟我說都行。

哈 跟他說，說完了話當不了家，拿不了事，有什麼用，上嘴皮搭下嘴皮話就說出來了，說完了話不管事，倒不如不說。

吳 老鄉！你別怪我們徐先生說了話不管事……

哈 別人說什麼話都沒有用，反正我們就找你們一個首腦人來講話，你們不是有隊長

嗎？找着你們隊長就好辦。

呂 怎麼你們認準了，一定要找隊長呢？

余 這是你們那兩位老總說的話呀！有什麼事找隊長去說得，我們就找隊長來了，徐先生在這裏面當不了家，說了話收不回來，在裏面做難，我們也看出來了。

呂 陳應龍他們怎麼會說出這種話來，難道說他們欺負了老百姓，隊長就會給他們做主嗎？

吳 找隊長，就讓這兩位老鄉找隊長去好了。看隊長拿着這件事情怎麼斷！

徐 不能！不能叫這兩位老鄉找隊長，要依着隊長來處理這件事情，往後我們的隊伍還能跟這村裏的老鄉們見面嗎？

沈 是呵！隊長他總是偏袒……

呂 徐同志！別往下說了。

吳 你不讓他們去找隊長，有什麼用呢？你和老鄉們說了的話，陳應龍又拆你的台，你拿

着這事有什麼辦法呢！

徐（想了想）好，這樣罷！（向二人說話，面上很不自然的）兩位老鄉，這一次請你們相信我的話，今天的事我全知道，這件事由我去跟隊長說，請隊長一定要說出一個辦法來，一定要對得起你們。

哈 你這話少說兩遍罷！

余 二虎！不許說這個話！徐先生，你要是能在隊長面前說這話也好，你要是不便說，還是我們來報告隊長，跟他當面請示的好，我看着……

吳 老先生！你別以為我們徐政治員的話不算話，實在這裏面有他為難的地方。

余 這個我們不管，我們靜等着聽隊長的命令罷，哈二虎，我們先回去！

哈 隊長不在這兒，跟別人說有什麼用？走我們回頭再來！

（說着拉起余老頭揚長去了）

呂（追到門口，安慰他們）二位先生去罷！等一會徐同志和隊長說過一定會有辦法

的。

沈（搖搖頭嘆息了一聲）有什麼辦法呢？隊長是這樣的隊長，部下是這樣的部下，如此下去，我怕政治員在羣衆間的威信，從此掃地了！

呂（回過頭來）沈先生，你說什麼？

沈 你沒有聽見剛才羣衆說話的餘音嗎？他們以爲政治員只能說空話，於實際無補，又安知這內中我們的政治員也是進退維谷，左右爲難呢？

吳 徐先生費了多少心血到現在又成了拿空話欺哄老百姓了，他這一肚子的冤枉，我倒要跟老百姓說開了來（說着追了出去）

徐（急急的想喊住他）老吳！老吳！

沈 你讓他去罷！他要是能夠把你這個中的苦衷解釋清楚，倒也是一大快事。

徐 這那里行呢？我們自己隊伍裏的事情爲什麼要說給老百姓聽呢？

呂 把這裏面的話要說給老百姓聽，人家對於我們隊伍的印象更該壞了！

沈 對，對！吳老趕畢竟是吳老趕，想不到這一層，我去跟他說去，（點着頭搖搖擺擺地走出去）誠然，斯事不足爲外人道也，斯事……

呂 （望着他的背影，不禁好笑）這位老先生酸勁，可真夠瞧的！

徐 人太好了，免不了有點囉裏囉索的地方……呂同志，你沒有看見隊長嗎？

呂 沒看見！就爲了陳應龍他們這件事，村裏的百姓鬧得不得了，我才過去勸，他們一定要見隊長，我這纔同着他們到這裏來的。

徐 今天晚上一定要設法把這個問題解決了，不然……（剛說了一半袁隊長却推門走了進來）

呂 （抬頭看見有人走進來）呵！隊長。

（看了二個人一眼佯然的走到桌子旁邊）

袁 就是你們二個人在屋子裏？

徐 對啦！我們剛剛在談着一件事情……

袁（抬起眼皮來瞎了一眼）不是說要解決了嗎？你們二個人去解決好了。

徐隊長！這件事情一定要請你出來主張一下。

袁你們兩個人談得正好，我走進來不更方便罷！

呂隊長！你還不知道我們的隊伍住到這村子以後的情形嗎？紀律壞得不像話。跟老百姓吵架的事情不知道有多少回了。

袁他媽的，我帶隊伍經過了多少地方，遇見的老百姓，從來沒有像這個地方的人刁的了！

呂這，那兒能夠怪人家老百姓刁呢？這都是我們的隊員糟蹋人家的東西呀！有少數的隊員實在不顧及老百姓的利益了，所以這事情不能怪老百姓，倒是應該約束一下，我們自己的人不對！

袁（故做不解）哦？是這個樣子！我倒一點也不覺得。

徐隊長！像這種不守紀律的現象，應該立刻想法子改過來的，不然的話……

袁（嚴重的）展如，這些事情我勸你不要插手來管，要是把我的隊伍帶變了，我可不能答應你！

徐 帶變了？

袁 你們沒有帶過隊伍的人開口紀律，你不知道弟兄們，頂頭痛的就是這個玩意嗎？

呂 隊伍裏要是沒有紀律，還能算是個隊伍嗎？

袁 呂小姐！你別聽他們說的那一套，從步兵操典上找出幾個字眼兒來就要挑刺兒，直照着這麼幹起來，事情可全糟了。

徐 可是隊長！今天晚上，人家老百姓爲了這件事情吵了好幾次了。

袁 誰敢吵！抓住了來見我，我們隊伍紮在這兒，還受老百姓的氣嗎？

徐 老百姓並沒有敢招惹我們的隊伍，反而是……

袁 是們不對，又是咱們弟兄的不對？徐展如，我就不明白我們的弟兄有什麼地方不對你的眼了！

徐 不對我的眼……不隊長……

袁 你用不着說下去了！什麼事我都聽說過了，你在外面幫着老百姓說話，抑制咱們的弟兄，弟兄們在底下說的那些話你聽見了沒有？

徐 弟兄們說什麼話？

袁 說什麼話，你自己去問去！

徐 可是隊長，你不能够只依着一兩個弟兄……

袁 沒有什麼可說的了，我這兒告訴你一聲，往後我聽見隊伍裏誰再在外面逞老百姓的性子，欺壓咱們的弟兄，我就對不起他。

呂 隊長！我想這件事情還是應請規定出一個辦法來。

袁 這個我自然有辦法，這件事情用不着誰來瞎操心，徐展如！快吹熄燈號了，你去睡罷！
徐 可是隊長！這種事情是關於我們隊伍……

袁 告訴你！用不着你管！你去睡覺罷！（徐展如還要說話，袁隊長早背過身子去斟酒，呂

靖看了這種情形，無可奈何的。

呂 徐同志這話以後再談罷！

（沒可奈何的，兩個人一前一後的走了出去，呂靖走到門邊）

袁 呂下姐！你站住！

呂 隊長！……

袁 你站住，我還有話跟你說呢！

呂 （只站在門邊不動）有什麼事？隊長請說罷！

袁 呵！你過來，有很多的事情呢！（呂靖遲遲的踱了過來）坐，坐下來咱們慢慢的談！

呂 （滿腹狐疑地）不用坐！隊長有什麼事快說罷！時候已經不早了！

袁 坐下來說不是一樣嗎？——你看，怎麼在我跟前倒拘束起來了呢？

（呂靖無可奈何的坐在一旁的凳子上）

袁 （這時候說起話來反而不像剛才那樣的自然了，吞吞吐吐地）呂小姐，你知道，隊

裏面的人，沒有一個不說你呂小姐爲人和氣，做起事來又能幹……

呂 袁隊長，你不是說有話要跟我說嗎？請你快說罷！

袁 這個……自然囉！有很多的話要說呢！你不用忙，慢慢地聽我說（回頭看見桌上還有酒菜沒有吃完）你看桌上還有酒呢！呂小姐沒有事，先喝一盅。

呂 我不喝……

袁 喝，喝一點點沒有關係（說着斟過酒來。）

呂 （站起來，避到一邊去）我是從來不喝酒的，隊長！

袁 不喝酒（怪沒趣的）那好，還是坐下來，我們隨便談談。

呂 （沒奈何又坐了下去，故意的想把話拉開）對啦！關於弟兄們在外面的事情，我正要跟隊長說一說呢！

袁 （急切地）你聽我說，你聽我說！呂小姐，我剛才不是說過嗎？你在隊伍裏面沒有人不說你好，這些話，我聽別人說的太多了，這樣很好，你知道，我對於呂小姐也是這樣，

說不出我的心裏……

呂 我年紀還小，隊長請不要誇獎我。

袁 這都是真的，一點也不帶客氣的！你知道現在我們隊伍裏，自從我帶着我那些弟兄們來了以後，槍枝也夠了，還有，現在打起仗來也不像從前那樣的沒有辦法了，從前，徐展如，他一個念死書的，上了火綫差得遠，講帶隊伍，打游擊還是得我們扛槍桿出身的人來幹！（說到高興的地方，仰起身子來喝了一盅。）怎麼，你不喝，呵！不會！

呂 真的，我一點兒也不會！

袁 你看，那成了我自己喝了，這多不對勁！

呂 隊長自己喝罷！

袁 那，那太……（說着又夾了口菜吃）呂小姐！你不覺得我這個人太……太……那個了罷！我有點兒太隨便，是不是？

呂 （勉強的答應着）不，一點兒也不。

袁 我這個人就是有這股子痛快脾氣，可是，隊伍裏的什麼事情我都看得很清楚，有的

人看不慣我這個樣子，背地裏議論我的人可多着呢！哼！呂小姐，你聽到這種話沒有？

呂 沒有。

袁 沒有？

呂 沒有，一點也沒有。

袁 那許是你還沒有聽見呢！哼！讓他們去說罷！反正我就是這一套。要想把隊伍帶好，誰
都得聽我的命令才行。

呂 倒沒人敢怎麼樣。

袁 沒有？那可不見得！眼前就好像幾個人呢！呂小姐，我雖然到隊伍裏來沒有多少日子，
可是我看出來了，呂小姐……你

呂 我……

袁 我知道，你很好，你不像那一般人……

呂 隊長，什麼事我都懂得很少，我只知道你是隊長，什麼事情都依着你的命令的！

袁 （得意忘形的）那好極了！呂小姐，只要你說出來這種話，我就全放心了，你想，我在這裏當隊長，什麼事情都應該有個人來幫我的忙，我一來就覺得呂小姐不錯，往後，我想我……

呂 隊長，你以後有什麼隊伍的公事交給我，我一定可以。

袁 不，不是說的什麼公事，呂小姐，你錯會了我的意了。我是說，在隊伍裏只有你一位小姐呵！不是女同志！底下那般弟兄們你知道，他們的嘴裏總要瞎七雜八的說，這件事情在他們嘴裏早傳開了，他們都說我當隊長的跟呂小姐……哈哈，其實，那兒又有這回事呢？

呂 （惶恐的）隊長！這些話我也沒有聽誰說過，我總覺得你是隊長，我是……

袁 哈哈！什麼隊長不隊長的，你就別信這回事，咱們是……是什麼？是同志呵！對啦！你看同志跟同志，該多麼隨便吶！（伸着伸手過去要拉她的手）

呂（驚訝的避開）隊長你……

袁你看！你這人真太不開通，這又算得了什麼呢？

呂（鄭重的）隊長！請你尊重些！

袁（想不到她會這樣的變了面）這，這又有什麼關係呢？

呂隊長！我原以為你有什么公事，我纔留在這兒的，要是你總說這些話，那我……

（準備要走出去）

袁你光光忙着走！

呂要是沒有什麼事，明天再說罷！

袁你站住！（說着用身子擋住她的去路，漸漸地發現了呂靖那種厭惡的神情，不由得也變了面）我問你，你到底什麼意思。

呂我……

袁你痛痛快快地跟我說明白才好。

呂 我有什麼意思呢！在隊伍裏，你是隊長，在一切的工作上，我尊重你，可是，隊長……
袁 哼！尊重我，我他媽的，我有什麼可尊重的！我不過是一個扛槍吃糧的老粗，比不上人家上過洋學讀書識字的小白臉。

呂 隊長！你用不着說這些話，我沒有一點看不起你的意思，不過是……不過，哦！對不起！我要走（從他的身邊擠了過去，臨出門還舉手敬了個禮！）

袁 （望着她的背影，癡立在那裏，半天的工夫，才狠狠地罵了聲）這個不識抬舉的東西！

袁 （又想了想，實在氣不過了，拔出了槍，扭開了保險簧，冲到門邊去）
（迎面劉大運在門上撞了個滿壞）

劉 隊長你追誰？

袁 （急燥地）把她給我抓回來！

劉 抓誰隊長！

袁 隊……（想了想，氣餒了下來）他妹妹的！

（頹然地退到桌子上坐下來）

劉 隊長！你跟誰在生氣。

袁 我，我……

劉 是誰，你說給我聽，我給你去辦去。

袁 媽的！是徐展如那個小舅子。

劉 徐展如，那好辦！

袁 怎麼？

劉 徐展如今天晚上給陳應龍跟丁效忠他們哥兒倆個挖的可苦啦！

袁 怎麼？

劉 先是陳應龍跑到一個老百姓的家裏弄了點柴火，才說要走，碰見了徐展如，他硬逼着陳應龍把拿到手的柴火攔下來，完了，他還給老百姓說了好些好話，賠了半天不

是，陳應龍整了一肚子的氣走回來，找老丁，丁效忠氣急了，說我們哥兒們幾時作過這樣的整子，拉着老陳，又跑到那個老百姓家裏去把柴火原份的拿回來了。

袁 這幹得對！往後我聽說我的人誰要是外面栽了跟頭，回來我還不答應他呢？

劉 你還不知道呢！徐展如在外面邀買人心，答應了老百姓好些話，老百姓就拿着他的話來問陳應龍他們，陳應龍說：有什麼話你問我們隊長好了。隊長！這件事你可得給我們的弟兄作主。

袁 那還用說，剛才徐展如還跟我吵了半天，那小子給我一頓臭罵給罵跑了。

劉 那你爲什麼還拿槍追他呢？

袁 我拿槍追……齋他姐！我愈想越氣，我想幹了他。

劉 隊長！你不能拿槍幹了他！

袁 爲什麼不能！

劉 你幹掉他，他手下那一百多人吵起來不是就難辦了嗎？並且我聽說這小子跟外面

又有來往，依我說抓他一個空子，把大伙吵起來，把那小子趕出隊伍去算了！

袁 把他轟出去？

劉 不趕出去，你看他在隊伍裏夠多麼討人厭！拿來百姓一點東西，他也說話，誰哈唬老百姓兩句，他也看不過去，我自小混營頭，大小混過不知多少個了，就沒有碰到像他這麼死樣的上司。

袁 上司？他算你那一門子上司！

劉 他不算上司，他可專要擺上司的牌子呢，特別是原來跟着他的那一羣老趕，眼睛裏就有他一個人，那兒還有隊長呢！

袁 他媽的！有這麼一個傢伙，插在這裏面，你說我這隊伍怎樣帶呢？

劉 這個用不着你擔心，我自然會想法抓那小子的空子，把他趕出去，只要是搞得這小子離開了隊伍，不用說弟兄們幹什麼不受人家的拘束，就是你帶着這起人隨便向那兒走，也沒有人敢出頭說話了。

袁 好，這件事情你好好的幹罷！幹好了我不會虧待你的。

劉 那還用說嗎？多少年的老上司了！（正說着話，外面隔着窗子有人在叫）

聲 劉老總！劉老總！

劉 誰？

袁 是誰？

劉 村裏一個洗衣裳的女人！

聲 （在外面哈哈的笑着，像是就靠着窗紙向裏窺視）劉老總！你出來呀！

袁 叫你呢！你出去看看！

劉 （走到門邊，向門外的人說）你幹什麼來了？

聲 告訴你一聲，補好了的襪已給你送到屋子裏了。

劉 好，我知道了。（才要掩上門進來）

聲 屋裏有誰呢？

劉 隊長在這兒呢？

聲 （妖聲妖氣的）哦！你們隊長在這兒呢？

袁 （忍不住了）誰呀！進來！

劉 叫他進來？（隊長點了點頭）

劉 進來！隊長叫你進來呢！

聲 我不半夜三更的，到隊長房裏去，怪不方便的。

袁 叫她進來，我有衣裳找她洗！

劉 聽見沒有！進來吧！別那麼假門假世的！

（用手一拖，拖進見一個俊俊悄悄的姚二嫂來）

劉 這就是隊長！

姚 （站在門旁邊，用手掩着嘴唇，只不住的笑，半天才放下了手，抿着嘴，嬌嬌妮妮的說了聲）早見過多少回了。

劉（奇異的）你到會見過隊長？

姚你們開到村裏來的時候，隊長騎在馬上，頭一眼我就看見他了。

袁你就在這個村子裏！

姚對啦，就住在村口上那個大樹底下。

劉（乘機走到隊長的身旁邊）她就叫姚二嫂，這一帶的老百姓沒有人不認識她，在村子裏很有名呢！

姚（半噉的）劉老總！不許你在隊長跟前來鋪派人家！

劉這還用得着鋪派？村子裏誰不知道你！

（說着彎下腰湊到隊長的身邊低低的說私話）

姚（真像是發急的樣子）劉老總！你瞎說什麼！我可不答應你！

袁（聽了劉的話，嘴角上掛出一絲的笑意）哦！想必你這傢伙早已經……

劉這不算什麼，要是隊長心裏

（兩個人同時看姚二嫂，她却羞羞答答的把頭低下來）

劉 噢！還不好意思了呢！

姚 （半癡半嗔地）把人叫進屋裏來，又沒有事，光拿着人開玩笑，那我走啦！（說完！扭身，誰也想不到有那樣的快，狡兔一樣的溜走了）

劉 （追出門去看她）你回來！你回來！

（已經叫不應，劉大運悵然的回來）

袁 （惋惜地）看！都是你們玩笑開得太過火，把人給鬧跑了！

劉 他媽的！這才叫裝洋像呢！你不用信她這一套。

袁 也是你太沉不住氣了，無論怎麼說，總不能在一個生人面前把人家鬧得太不下去了呀！

劉 你別擔這份心思啦！告訴你，只要是隊長看上，她還討厭，這件事情有我擔！

袁 那兒說得上討厭不討厭的話呢！我覺得……得！

劉 你放心，包在我的身上！

（袁隊長也扼制不住，會心的笑了一笑）

（正在這時候，門忽然的推開了）

劉 誰呀！

（門上早擁上了六七個農民，爲首的除去佘老頭哈二虎，還有許多的村民）

佘 對啦！隊長回來了！那好極了！

袁 什麼事！

佘 隊長！我們剛才來過一次了，你沒有在家……

包 （槍到前面去）隊長！你可得給我們作主，我們窮家破戶的，比不得人家裏有呀！要是有人隨便拿點什麼也沒有關係，可是碰到我們窮人頭上，可把我們給逼死了！

劉 （擺出架子來）什麼事呀！堆上這麼多人找隊長來吵！

佘 我們可不敢吵！我們是來求隊長老爺們開開點恩典的！

袁 有什麼可恩典的

包 隊長！你可得給我們老百姓拿一個主意，只要有你一句話，我們就好活下去了，你不知道，光指着我們老百姓來說好話，把嘴都說破了有什麼用呢？……

劉 那兒來的這沒一個囉嗦的老太婆，嘴裏咕嚕了好半天，你說的都是些什麼玩意兒？

包 老爺！我們這兒求老爺的恩典……

袁 劉大運！不跟要他們瞎吵！叫他們舉一個頭目人來說話，七嘴八舌的像什麼樣子！

余 隊長！讓我來報告你！我是村長……

袁 你是村長，好！你一個人留在這兒，叫別人給我散開！

余 （回頭看看身後的隣舍們）你們就先回去……

包 回去？！我們就在這兒等着罷！你知道我那一隻老母雞……

劉 別七嘴八舌的亂說！散開！散開！（說着用手去推門上的人）（老百姓暫時的退了
一下，但聽見余說了話復擁了上來）

哈 推什麼推什麼，我們都是有事來找隊長的……

劉 隊長不是叫你們舉出一個頭目人嗎？有他在這兒，你們還瞎吵什麼？

哈 我們幹嗎要瞎吵呢？在這兒站都犯法嗎？

（這時門上窗子上擠着的人更加多了，門外面羣衆紛紛的議論着）

余 二虎！不許這個樣子！鄉親們也別亂說話，先聽我一個人說！

袁 （喝住他）不許說不許說！先把這羣人給我趕散了（後面的人也附和着他的話）

哈 我們聽了隊長的命令自然會散的，用不着隊長趕！

袁 誰說話，給我站出來！

劉 是他，就是這個小影子！

（說着用手去拉他，二虎拐在那裏，別的人也出來想攔住）

袁 叫他出來我問問他！

余 算啦！隊長！你別跟他一般見識，鄉下人不懂事……

劉 出來！藏在人羣裏瞎吵算什麼呢？

（劉大運伸手去拉他，二虎不敢出來，拉拉扯扯的把大運的火勾起來，對胸打了二虎一拳，衆百姓正在動怒的時候，徐展如分開衆人站了起來）

徐 劉大運你放開人家！

劉 隊長叫他出來，他不來，只在人羣裏瞎起鬨！

徐 我知道，這也用不着動手動脚的！

（劉大運放開了手）

余 對啦！還是徐先生給我們在隊長面前求求恩典罷！

徐 隊長！你頂好問一問他們都是爲什麼事情吵！

袁 （仰視不理，半天才從鼻子裏哼出一個字來）哦？

徐 隊長！你看人家老百姓找到你這兒來了……

袁 找來了！怎麼樣？

徐 你應該一個一個的問問他們！

袁 問他們！我沒那份閒精神，要問你去問去！

（徐惹了個沒趣，正在沒法子講話，身後余老頭扯了扯他的衣襟）

余 徐先生！你看，這些苦老百姓找隊長找了一整天了，找別人這些事又了不下來……

包 （急切的）是呵！老爹！我們跪在地下怎麼央告也沒有用，老總說叫我們找隊長來，

你想想我們家裏那隻大老母雞有五斤多重呢！又正在下蛋的時候……

余 你說呀！你那隻老母雞怎麼樣了，跟徐老爺說呀！

包 對啦！徐老爺！可玩死我們了，我家裏的那隻大老母雞，硬給你們的老總拿走了！

徐 （站在那裏，真不便說什麼話，看了看門上的老百姓，又看了看背着身子，仰望着屋

頂的隊長，喊出了一聲）隊長！

老 （只回頭望了望他，又轉過臉去）你去問隊長呀！叫我幹什麼？

包 老爺！那個老總的模樣我都認得清清楚楚，剛才我還看見他來着呢！你讓我認出來

給你問問他。

余 這個用不着，你等着聽袁隊長，徐老爺的命令罷！

包 不認出來的好，認出來當着隊長對對，省得說我們鄉下人胡說亂道，真是的，在那兒呢！我剛才還見着他來着呢！

（說着轉身到外面去找，大家都關心的望着外面，突然人羣裏老太婆喊了出來）
在這兒呢！對啦！就是他！你別走！你別走呀！

衆 進屋裏去！進屋裏去！

隊長叫你呢！

進去呀！幹嗎要走呢！

（人羣裏七手八脚的把曾國富推了上來，一隻手裏還不住的把東西往袋裏塞）

徐 （臉上也怪掛不住的）好！我知道是他了，先讓他出去罷！

（人羣裏不曉得誰喊了一聲：）瞧他嘴裏還嚼着東西呢，手裏還有……塞到懷裏

去了！

哈 你望懷裏塞什麼（一把把他的臀膀扛了起來，手裏還拿着一塊鷄翅膀，大家哄的一聲笑了起來）

包 （這一下可急了）老爺！你看，我那隻大母鷄給他吃得一個鷄就剩下翅膀了！

袁 （臉上紅起來）媽的！你們瞎吵什麼玩意！徐展如！你爲什麼縱容老百姓在我跟前這麼胡鬧！是誠心叫我下不來嗎？

徐 這全是百姓自己檢舉出來的。

袁 你不用說，光是幫着老百姓還不夠嗎？隊伍裏的人不壓制這件事，反想着把事情都吵出來，吵出來大家臉上好看，是不是？

徐 隊長！這種事情，人家老百姓都提出來了。我們自己還應該馬虎嗎？這不是臉面不臉面的問題，我們隊伍想在這裏住下，這樣子不顧及人家老百姓是不行的。

袁 這樣子不行，一定要處處受老百姓的氣，給老百姓欺負着才行嗎？

余 這個！我們當老百姓可不敢哪！老爹！

哈 我們還敢欺負誰嗎？少糟踏咱們一點東西就好了。

劉 告訴你，你少在這兒瞎吵！

哈 我怎麼是瞎吵呢？你看罷！我們好好的一條扁擔，就這麼給他們弄成兩截，我們家的抽屜，劈了給他們燒成了灰……

（說着拿出半段扁擔，和一塊燒成了灰的木柴）

（陳應龍在人叢裏看見他手裏的東西，就從他背後伸出一隻手來把木柴搶了過去）

陳 禽他姐，我的柴火攔在那裏，你憑什麼拿了來！

哈 你的柴火！我們的傢具怎麼就會變成了你的柴火了呢？

丁 （走上來就動身拉哈二虎）揍，拉出去，揍這個小舅子！看他橫得這個樣子！

哈 揍！你們仗着有槍桿兒就欺負我們老百姓罷！

徐 丁效忠！你不許這個樣子鬆開手！

丁 我就沒有聽說過，我們當兵吃糧還受老百姓的氣的！

徐 有什麼話不好說呢，何必一定要動手？

袁 徐展如！你不用管他們的事，我看這渾小子能夠辦成個什麼樣子！丁效忠！把他拉出去問他想着怎麼樣？我帶兵多少年從來沒有看見過我的弟兄給人家欺負過。

丁 走走！

陳 出去說！出去說去！

余 老總！老總！你鬆開他，你鬆開他！你看着我的面子上先放手，他鄉下人不懂得甚麼！有甚麼請你朝着我說……隊長也別生氣了，這都是我們鄉下人不好！

袁 媽的！我就沒有看見過，老百姓裏有這麼刁的，你想想看，他們隊伍開到村裏來住着，爲的是什麼，不是爲了打鬼子，保護你們老百姓嗎？我們給你們拚命，怎麼我們倒不好了！你們想想看，你們還有人心嗎？

余 是！是！

袁 媽的，什麼事情都跑到我這兒來瞎吵，不看你們是鄉下人不懂事體，那一定要把你們幾個押起來，重辦一下！

余 大人恩典！大人恩典！

袁 什麼恩典不恩典，還不給我滾！

余 （委委屈屈的走了）走罷！走罷！

（走出去還聽得見怨聲紛紛，特別是聽得見哈二虎憤憤地喊着「他們想在村子裏住下去哈！等着瞧罷！」）

袁 （得意的）老丁！陳應龍！回去歇着去罷！往後有什麼事朝着我說！

衆 對啦！這才是一個上司的。胳膊時朝外拐，幫別人說話可算個什麼玩意兒？

好！老陳！劉大運！回屋睡覺去！

（三個老總得意揚揚走了出去）

徐 隊長……

袁 沒有事出去罷！你有什麼可搗毀的呢？

徐 隊長！我覺得你不應該光是順從着弟兄們的意思，由着他們的性子來胡鬧……

袁 我知道，我全知道了，我帶兵就是這樣的帶法，用不着你來多嘴！好啦！沒有事出去，我要睡覺了。

徐 隊長！這樣子弄下去，只怕我們的弟兄以後在村子裏連走一步路都不容易了，以後的事情隊長等着瞧罷！（說完，轉身走了出去）

（袁隊長望着徐展如的背影，生氣了半天，抓起了桌上的酒壺，一仰脖子喝了，怒氣始終沒法消隱下去，重重的把杯子摔下來，回身把燈吹滅，黑影裏摸到床邊去）（袁隊長才把被子提起來，預備疊好睡覺了，窗戶上突然冬的一聲有人挖了一個洞，袁隊長注目看時，外面早哈哈的笑了起來，立時，心裏的怒氣全消釋了，嘴角上掛出不可扼制的笑，像是餓狼樣的朝門邊撲去。）

——閉幕——

第一幕完。

第一幕

時間 第一幕後二天下午五六點鐘

地點 村口一片場院上

人物

孟連昇 劉大運 曾國富 姚二嫂

吳老趕 呂靖 沈木鐸 袁占魁

陳應龍 徐展如 丁效忠

農民游擊隊員多人

佈景 太陽快落山的時候，陽光映射到村口一個破廟壁上。

從影壁過去便是進村子的路。一個破廟的台基——僅剩下一個高高的平台和一堆碎石破碑了——佔據着舞台的一角。

一株綠葉成蔭的樹底下，擺着幾塊破磚，顯見得那是人們從瓦礫堆裏面搬出來，擺在樹底下，乘涼的時候坐着用的。

幕 啓 樹上的蟬起勁的叫着，雖然那聲音已經是經過了一天的嘶喚都有些啞了。

樹底下孟連昇和吳老趕談着話，正談到一件使人興奮的事，招得孟連昇笑了起來。

吳 （有點不耐煩了，一面在石頭上把烟袋敲了敲，掏到懷裏，一面說）算啦罷！別論說這件事，我們聊一點別的罷！

（孟連昇還不住的笑，一面嘴裏還說。）

孟 他妹妹的笑，那股子洋勁兒可算夠大的，我在窗戶外面聽着都站不住了！

吳 看把你笑的那個樣子，那麼大年紀了，碰到這種事情還那麼大意頭兒，也不嫌個喪氣。

孟 你看你這個人，叫你吳老趕，你就真是個老趕了，這種事在隊伍裏有什稀罕，這是碰

見頭兒在屋裏，要是換一個別人，你看怎麼樣？

吳（好奇的）怎麼樣？

孟 怎麼樣？推門進去，抽個頭兒，撈一手兒，那還有什麼客氣。

（突然廟台子後面有一個人，跑着喊了出來）

誰要抽頭兒，撈一手兒，算上我一份兒。

孟（抬頭看了看，是這個傢伙，又看見他那份伸張着手找便宜的樣子，又氣又好笑）
什麼事呀，你也不打聽清楚了，那兒都有你一份兒。

曾 什麼事？你說給我聽，有抽頭兒，便宜的事情，可少不了我……

孟 少不了你，對啦，你去罷！

曾 你先跟我說清楚了，我纔好去呀！

孟 說清楚了，那還不容易！——告訴你，找隊長去抽頭兒去！

吳 對啦，你去找便宜去罷！

曾（急切地）有什麼便宜事兒，你跟我說。

吳 別想便宜，想糊塗了心，算了罷！

曾（有把握的）不，沒關係，隊長是老上司了，他知道我的脾氣，有什麼便宜事他總忘不了我，我也短不了孝敬他，上一次我弄了包老太太那隻雞，不是還撕給隊長多半個嗎？

吳 這種事能跟那半隻雞比嗎？

曾 到底是什麼事，你說呀！

孟 隊長跟大紅鞋的事，你去想法子抽個頭兒呀！

曾 什麼？

孟 這兩天，每天晚上熄了燈，大紅鞋准摸到隊長的屋裏去，告訴你了，你去罷！

曾（摸了摸腦袋？）這種事呀！我的媽！算了罷，我還要命呢！要是吃的喝的倒算不了什麼？

孟 他媽的，你光想着吃的喝的了！碰到這種事……

會 碰到這種事我們往後退退罷，隊長那個脾氣，他不跟你動手鎗，那才算怪呢！

吳 我鬧不清楚，隊長跟大紅鞋是那會兒鼓搗上的。

孟 那會兒，就是前天晚上的事。

吳 前天晚上？

會 對啦！就是前天晚上，是那娘兒們找上門去的，大運給拉的皮條。

吳 這些事情我一點也不理會！

會 要不人家什麼管你老趕呢！你忘啦！那天晚上村裏的百姓跑去找隊長，不是大伙兒

都看見他們三個人在屋裏拉拉扯扯的嗎？

孟 對啦！那天晚上我們會大哥也露了一次臉，叫人家從懷裏抄出了鷄翅膀來，這夠多

光彩呢？

（連吳老趕想起那個情形，也笑起來了）

曾 老孟！你還提那件事幹嗎？

吳 說起來啦，不是包老太太昨天還追着，她跟你耍老母雞嗎？這件事情怎麼了下來的？

曾 （慚愧地）別提啦！要不是指導員給我把這件事情了下來，我是可沒法見人啦，走出人家都認識我。

孟 我看你往後還貪小便宜不貪啦？

曾 真他媽的倒霉，叫我碰見了這麼一個小氣鬼，她又是個老太太，叫我沒法子辦。

吳 你怎麼能抱怨人家小氣呢？你拿人家的東西還不許人家講話嗎？

孟 說正經話，老曾呀！往後你這貪小便宜，搗洋撈的脾氣可得改一改了！這一回是叫你一碰個軟釘子，你不改這毛病，日後碰釘子的地方又多着呢！

曾 改！改！往後就是餓死我，餓死我，我也不找這個釘子碰了。

孟 （自誠批判）這話就對了！不過這話，說起來可方便，多少年慣下來的老毛病，一時改可不容易。

吳 這毛病非改不成，指導員說的好，我們游擊隊第一要跟老百姓弄的好，要是弄不好，簡直什麼事情都不方便，打起仗來更要吃大虧了。

孟 指導員的話倒不錯，可是隊長的辦法就不一樣。

吳 （輕蔑的）隊長！……

曾 （忙止住他）別說了，丁效忠跟陳應龍就來了。丁效忠當年跟隊長是把兄弟，留神把你的話告訴隊長去。

孟 （低聲地）咦！老丁這兩天總是不高興似的，他跟誰鬧彘扭呢？

曾 他心裏跟劉大運犯勁呢？

吳 爲什麼？

曾 當初有過這麼一回，劉大運弄了一個娘兒們，後來說給丁效忠了，這一回劉大運弄上了大紅鞋，給隊長送過去，算答禮了效忠，老丁心裏怪不舒服呢？

孟 其實又何苦呢？老丁跟隊長當初是磕過頭的弟兄，犯得上爲大紅鞋就鬧別扭嗎？

曾 老丁跟隊長倒沒有什麼，到底是老弟兄了，隊長怎麼說，老丁怎麼是，這沒有錯兒，就是着大運那小子過不去。

孟 大運那小子不是玩意兒。沒事拿着娘兒們的給人瞎張羅，竟藉着這個交朋友！
曾 別說了！他們過來了。

（一會兒的工夫，陳應龍和丁效忠從村子外面走了回來）
曾 （特別提高了嗓子，怪親熱的招呼着）丁大哥，到那兒去了？

丁 沒事到村子外面逛去了？

孟 可該回來了，說話就要點名了呢！

陳 點他媽的個名！在營盤裏我都煩這一套，出來了還管那些個。
孟 噯！別這麼說，回頭有個大事小事的，找不着人不是就糟了嗎？

陳 管她呢！老子愛逛就逛逛，想回來就回來。

吳 指導員問了你好幾次呢！他聽說你病了，真不放心，叫你回來到他那去拿藥呢！

陳 我沒有什麼病，吃東西吃雜了，瀉了兩次這不算什麼。

丁 沒有事用得着他來瞎操這份心。

陳 這話可也別說，指導員那小子就是人太死樣，這些地方別瞎他是真的，假的罷，還像那麼一回事。

孟 這些地方隊長就想不到。

丁 隊長一天忙得很，那兒有工夫在這上面用心想。

陳 對啦！這兩天隊長又弄上了大紅鞋！那兒還有工夫。

孟 應龍，自己的老上司不許瞎胡說。

曾 這件事情還能瞞得住誰呢？

（正說着，劉大運從村子裏面走了出來）

劉 怎麼着？大伙兒都在這裏呢？

曾 劉大哥，你來這兒來聊聊！

劉 好好！

丁 (不快的) 你拉他手嗎？劉大運這兩天忙着呢？

劉 (一面說着，一面坐下來) 我有什麼可忙的呢？

丁 你還不忙？現在成了隊長跟前第一個紅人了，

劉 大哥說這話才是罵人呢？我紅又紅得到那兒去？(說着從懷裏掏出一包香烟來)

大哥抽烟。

丁 我不抽。

曾 我來一根。

劉 我知道，少不了你的，(拿了根給他) 還有誰要？

(陳應龍接過一枝去)

劉 老趕來一枝。

吳 不，我有旱烟。

劉 算拉罷來一根沒關係。

吳 你留着罷！我抽我的。

劉 你這人，真是老趕，出來了這麼幾個月了，還是那股子勁兒。

陳 一根烟捲兒還過不着嗎？你就看，隊長够多義氣，烟，酒，吃的隨便來，不分你我，是得這個樣子才能透着親熱呢！

吳 隊長，那是，人痛快極了。

劉 那還用說嗎？換個別人誰行小裏小氣的，我就是看不慣。

陳 老劉，你說誰？

劉 這還用說出來！那小子，我見着他就頭痛，他還背地後說這個說那個的，他沒有敢當着面說，他要敢當面說，我準得要他個好看。

孟 你是說指導員是不是？

劉 那還用說！

丁 那小子，他背後說什麼來着？

劉 大哥！我正找着要跟你說呢！我聽說那小子在底下搗隊長的鬼，作他媽的洋夢呢！

丁 他怎麼搗鬼！

劉 他總是說隊長這樣不行，那樣不行，他想着把隊長鼓搗下去他想着幹呢！

曾 他？

劉 不是他還有誰？

陳 （恍然大悟的）哦！怪不得那小子這兩天直跟咱們哥兒們套近乎，講交情，簡直是吳劉備捧孩子，邀買起人心，打這個主意呢！

劉 這小子，假門假事的，裝人裝得又像着呢！

丁 那叫他自己做夢，竟想着這件事，那可該着他小子找苦吃了！

曾 你這話怎麼說？

丁 你看，咱們哥兒幾個講一句自己話，吳老趕是老實人沒關係——他媽的，誰想在隊

伍裏鼓搗隊長，咱們哥兒幾個能白讓他鼓搗嗎？

陳 沒那麼便宜的事，誰敢來就要他個好看。

劉 對啦！到底是多年的老弟兄啦！總不能眼看着自己的上司吃別人的虧。

丁 吃虧，竟讓隊長吃虧，要咱們這般他媽的幹什麼的？

劉 只要是丁大哥一句話，這事情就好辦。

吳 （莫明其妙的）你們說了半天，說的是什麼事呢？

劉 你還沒有聽清楚嗎？

吳 我老聽你們說指導員這個那個的，指導員怎麼啦？

曾 指導員那小子沒安好心眼……

劉 曾國富，你跟老趕說的那麼清楚幹嗎？這裏面有沒有他什麼事。

吳 我說一句話，你們可別拿我當老趕。我看着指導員極不錯的，你們怎麼這麼說他呢？

劉 這些事你不懂，到時候你看着好了。

（正說明，村口外面有一個女人哈哈的笑着）

孟（頭一個是他聽見了）你聽是誰……

會（歪着頭聽了聽，跳了起來）他妹妹的，是她來了！

孟誰？

會大紅鞋！她藏在那兒呢？

陳還藏着幹嗎？（大聲叫）快出來罷！

會出來啦！別要人的命罷！

（大紅鞋姚二嫂從樹後面一閃身走了出來）

姚我躲在樹後面聽了半天，到底你們背底後說人家什麼沒有？

（丁效忠見了這娘兒們勾起來一肚子的牢騷，跳起腳來走了，衆人看見了效忠要走，也準備散去）

姚這是什麼呀！

劉（一把拉住了丁效忠）大哥你幹嗎走？

丁 我還待在這兒幹嗎（氣惱的）

曾 對啦！我們不走還在這兒夾雜幹嗎？孟連昇老趕，咱們走啦！

（連陳應龍也跟着他們走了，丁效忠才走了兩步却又給劉大運死命的拉住）

劉 大哥你心裏還爲了這件事情不痛快嗎？

丁 我有什麼不痛快的！

劉 大哥這件事不是我對不起你，你知道，隊長……

丁 隊長，多少年的弟兄了，又是老上司，沒有可說的。

劉 這就對了。多少年的弟兄了，可別爲了這件事……

丁 你放心，隊長的事就跟我自己的事一樣！告訴你姓劉的，往後你少在丁老爺的面前獻殷勤，我玩不了這一套。

劉 大哥！你怎麼說這種話呢？你心裏的事我明白，日後你看我劉大運夠不夠朋友就是

了。你以爲我先顧了巴結隊長就忘了自己哥兒們弟兄了嗎？

丁（有一點心動）你怎麼樣！

劉我早有了辦法了！你等着瞧。

姚（從旁插言）他沒有辦法還有我呢？丁老總你別急。

（丁效忠臉上很下不來）

劉姚二嫂！你別再惹丁大哥了。

丁劉大運！我記着你的話呢，我走了。

劉（追上去問他）丁大哥！我問你剛才我跟你說的指導員的事……

丁這個你放心，你別以爲隊長的事情我沒有你費力氣，爲了一個娘兒們就拔香頭，我算什麼人呢？（說着走遠了）

劉（回過身來指大紅鞋說）你看，光是爲你一個人惹多大的事。

姚怎麼着，你心裏也犯勁兒了是不是？

劉 我，我是什麼人你還看不出來。我要是犯勁，我還會這麼賣氣力嗎？

姚 這還可以告訴你，事情都推在今天晚上了，要把這件事情弄好了，那邊上頭說啦！你的好處多着呢？

劉 這還不是全仗你老人家在那邊的一句話嗎？

姚 別說了！我問你，你的事情幹得怎麼樣了？

劉 你沒聽我剛才還在這兒運動來着嗎？都差不多，今天晚上就抓空子就把那小子轟出去。

姚 那很好。只要是把他轟出隊伍去，就好辦了！

劉 隊長那兒怎麼樣了？

姚 這兩天總沒怎麼能夠跟他說明白，我想今天晚上一定把他抓下來，叫他把隊伍拉
起走！

劉 隊伍走？今天晚上恐怕辦不到吧！

姚 沒，係，二爺說了，只要是徐展如那小子不在隊伍裏，隊長要把隊伍拉起走還不容易嗎？

劉 怕是隊長他拿不定主意。

姚 這個不要緊有我呢！

劉 有你對，別看隊長那麼一個粗大漢，他還是真吃這一套，碰到了你跟他一上勁他就沒準主意了。

姚 這是什麼話呢？要是不肯聽我的話，二爺他們今天就弄一點人來赫嚇赫唬他，外面有人放兩聲鎗，裏面咱們再把隊長挾住了，不怕今天晚上這隊伍不隨咱們走起來了。

劉 怎麼赫唬他呢？

姚 你不用打聽！二爺在村子裏等着你商量這件事情呢。你快去吧！

劉 你呢？

姚 我現在就找袁占魁去。

（兩個人還沒有散開，石台上早站定了一個人）

呂 （望着下面問）誰在那兒呢？

（兩個人一驚散開了）

劉 是我，劉大運……呵！呂同志！你在那兒幹嗎？

呂 劉同志！你看見沈同志了嗎？

劉 沈木頭呀！沒有看見？他沒有在村子裏呢？

呂 （說着走下來）沒有？這位老先生上那兒去了？

（一面說一面向村子外面走去）

姚 （吃驚的）怎麼？她躲在什麼地方來的！

劉 咱們兩個光顧了說話，沒理會她藏在後面呢！

姚 要是咱們的話都給她聽見了，可就全糟了！

劉 也許沒聽見罷？

姚 不管她聽見沒聽見，劉大運，咱們想一個法子轟走了她算了。我看出來袁占魁還在她身上打主意呢！

劉 你還真的吃這一門子醋嗎？

姚 你媽的！什麼話？我是怕袁占魁那小子癡迷了罷，不肯跟着咱們幹，又該着二爺罵我沒有用了。

劉 那不會，袁占魁想弄她弄不到手，恨得牙癢呢？

姚 她啦！咱們快走罷！

（兩個人急急的朝着村子裏走去，纔走到影壁前面，正好和沈木鐸撞了一個滿懷，身子一閃兩個人沒說一句話走進村子去了）

沈 （望着他們兩個人的背影，連連搖頭）霉氣！霉氣！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正在這兒一搖三嘆的時候，呂靖却從村子外面走了回來）

呂 你這個老先生，到那兒去了！人家找你，你都找得急死啦！

沈 是你找我：

呂 我村裏村外找了半天，總找不着你，爲什麼你一個人在這兒嘆氣呢。

沈 不，我也是剛出來，我剛剛給隊員們上過政治課。

呂 你聽到了什麼沒有？

沈 哼！我這門功課不但可以教育羣衆，而且還能夠乘機反應羣衆的意見。

呂 你到底反應了些什麼意見沒有呢？

沈 （自賞自嘆地）咳！咳！羣衆意見良好，也認識了紀律了，特別是對於我印象良

好……

呂 得啦！別囉哩囉嗦的！我告訴你一件事，剛才我從那邊過來的時候，看見劉大運和那個洗衣裳的娘兒們在這兒偷偷摸摸地講話呢？

沈 （大搖其頭）人心不古，世道淪喪……

呂 誰跟你說這些事呢，我是說，我聽見他們兩個在那兒說，今天晚上把誰轟出去，挾着隊長想把隊伍拉走呢！

沈 啊！把隊伍拉走？拉到那兒去？

呂 我沒聽他們說，我先聽他們說那邊，那邊的，也不知道說的那裏。

沈 啊！有這種事？

呂 我看看咱們快點把這件事情說給指導員聽罷！看他有什麼辦法沒有？

沈 有理，有理！我正想着要跟他說呢！有人背地散佈他的流言，說他有通敵嫌疑！

呂 這是誰這麼說？我怎麼一點兒也沒有聽見呢？

沈 你怎麼會聽見呢？這是羣衆的意見反應到我這裏來的呀！我已經把咱們的人都佈置好了。

呂 好好，咱們快去罷！

（才說舉步，徐展如正好從村子裏走出來）

徐 沈同志呂同志正好有事情找你們

沈 巧極！巧極！我們也正好有事找你。

徐 是不是你們也得到什麼消息呢？

呂（奇異地）什麼消息呢？

徐 我得到了報告，聽說咱們隊伍裏混進了漢奸，正在進行破壞工作！

沈 我已經早有聽聞了。

呂 我剛才也聽到一點消息，跟這個有關係的。

徐 走！我們到別處談去。

（三個人一齊向村子里走去）

（場上靜默約半分鐘，太陽快落山，幾隻烏鴉向村子裏飛去）

（突然，大紅鞋和袁占魁從石台後面繞了出來）

姚 來！這兒沒有人，到這兒來。

袁 你說能有什麼話呢？

姚 說！說出來我就怕你幹不了！

袁 你這話可說錯了，你應該怕我不肯幹，不該說怕我幹不了！

姚 我看着你倒是肯幹，我就怕是你做不了主，當不了家。

袁 我當不了家？我當不了誰的家？

姚 頭一個你拿着你們的什麼指導員就沒有辦法？

袁 （笑了）沒辦法？那才是笑話呢？告訴你罷！這小子的野心倒是不小，想着鼓搗掉了我，他來當隊長，看罷！我說一聲叫他滾蛋，他就得滾蛋。

姚 你真敢說這種硬話？

袁 那還用說？你看好了。

姚 這個我看你的罷！可是還有一個人呢？

袁 還有誰呢？

姚 還行……算了罷！那個人我不說啦！

袁 你說，爲什麼不說呢？

姚 說出來又不管事，還說他幹嗎呢？

袁 怎麼說不管事呢？你就說剛才你跟我說的那些話，我那一句沒依着你呢？

姚 你依着我呀！那我可說了！

袁 你說能是誰？

姚 就是你們隊伍裏的那個姓呂的女學生。

袁 你說她……

姚 對啦！是她怎麼樣？辦不到是不是？

袁 倒不是辦不到，可是我不明白，爲什麼你覺得她也不順眼呢？

姚 你管這些，你就是辦得到辦不到就行了。

袁 依我看，她人還老實……

姚 對啦！人還老實，又漂亮，又有才學，比起我們可強到那兒去了呢？

袁 不是這麼說……

姚 不是這麼說怎麼說呢？我早知道了，像我們一個下三爛臭娘兒們，那一點比得上人家，我們還不是三天兩天解悶兒，玩意兒過了這一陣，還不是你，我是我，你怎麼說這些話呢？我袁占魁心裏要是那麼想，叫我……

姚 得了罷！不用跟我來這一套啦！我什麼事情還不懂？

袁 （急切地）那你讓我怎麼說呢？我的心裏要是沒有你有她，就讓我袁占魁……
姚 少說兩句罷！留神，別真的忘了誓，還說沒有她呢？要是沒有她爲什麼我別的事情你都答應，提起她來你就不說話了呢？

袁 我沒有說不答應呀！我是跟你商量商量，看是不是一定……

姚 一定！一定！我說這麼辦就一定這麼辦嗎？

袁 一定要這麼辦？那是容易！你看着好了。這個丫頭，在我跟前大模大樣的，我早就想收

拾她一下子呢！

姚 收拾她！別收拾到了自己的身上罷（說着撲嗤一聲的笑了！）

袁 咄咄你這人真……

姚 真怎麼樣？你說（嬌媚的）

袁 算了罷！別開玩笑了！

姚 別開玩笑了，咱們說正經的罷！

袁 你還有什麼正經的？

姚 你聽我問你，你把他們兩個人弄掉了以後，你這隊伍想着怎麼帶呢？

袁 怎麼帶，還不是由着我的性子帶（突然覺得很奇異的）可是，怪啦！怎麼這些事我

從來都想不到的，你提他幹嗎？

姚 我，我是替你着急呀！我看你現在已經是這個樣子了，我看出了你這個人只是顧前不

顧後的，我總不能不說呀！

袁（感激涕零的）你真是，你這個人這樣的，我倒沒有看出來，這真叫我……

姚 這算不了什麼！自從那天晚上回去以後，我就替你盤算着，像你這麼一個有作爲的，又受不慣誰的管轄約束，倒不如找一個地方，能夠把隊伍安定下來，又領槍，又領錢，不要讓弟兄們像這樣子的吃苦打仗……

袁（恍然大悟）哦！你是說叫我把隊伍拉着走到……

姚 對啦！就看你敢不敢幹啦！

袁 敢幹，沒有什麼不敢幹的。不過是……

姚 只要你敢幹，今天晚上就可以把隊伍拉過去。

袁 今天晚上，不行！

姚 有什麼不行的呢？你帶着這麼多的人，槍拉過去，還怕那邊虧待了你嗎？

袁 你不知道，事情沒有這麼容易的。

姚 有什麼不容易的呢？

袁 瞎你！女人家懂得什麼！

姚 我不懂，我什麼不懂？

袁 你懂什麼？

姚 我早看出來啦！你現在是三心二意的，拿不定主意，告訴你，真點想着要幹，就不能耽誤，別等着兩邊都鬧得不是人，把你夾在當中，那就晚了。

袁 （遲疑了半天）我問你，是不是過去有了真能夠像你說的那麼好。

姚 我還會撒謊騙你嗎？

袁 （有動手樣的）那好！就這麼辦。

（袁占魁正在回答着姚二嫂這句話，背後早有一個人跑了過來）

陳 隊長！我們已經把指導員給架來了。

袁 架來了？好！

姚 我看你的了！（說着從石台後面繞了過去（丁效忠，劉大運一左一右的挾着徐展

如後面跟了許多人捆簇着走上了！

劉 報告隊長！徐展如有通敵的嫌疑，給我們盤問出來了，請示隊長該怎麼辦？

袁 （故意的）哦！是政治指導員私通敵人？

劉 對啦！剛才我們問得他沒有話說了。

袁 好！給他押到台子上去，我來問他！

（袁隊長說完，先到台子上去等他，劉大運和丁效忠真像是催押犯人一樣的吆喝

他）

劉 去！去！

丁 上去！上去！

徐 （厲聲地）用不着這樣拉拉扯扯地，我在這裏又不會跑到那兒去。你們站在這裏，

讓我自己上去。

（丁劉一遲疑的工夫徐展如早已大踏步的走上台去。）

徐隊長！我徐展如自從發動了這個游擊隊以後，一個多月的工夫雖然不敢說有什麼成績，敢自信在各方面都能夠切實的幹去！自從你隊長帶着十幾個弟兄加入，到這裏面來，我相信事事都是在你隊長底下爲了改善我們的隊伍，堅強我們的隊伍，在拚着自己的能力來幹，或許有的時候，我做人事都免不了有疏忽的地方，但是，我決沒有想到會有人在背底裏煽惑弟兄來專門對付我這件事情。

袁徐同志！這件事情比不得別的事情，私通敵人就是漢奸呀！光憑你說也沒有用，咱們先聽一聽弟兄們怎麼說，你們誰知道這回事情，快說出來！

劉報告隊長！剛才我們問他的話都是真憑實據的，指導員他……

丁他是什麼指導員！

（這時羣衆間起了一個小小的騷動）

陳叫他漢奸！

劉徐展如他平常行動，就是鬼鬼祟祟的，沒有事往外面跑，跟外邊有聯絡！

他串通鬼子，傳遞消息！

陳 哼！他還會邀買人心，想哄着我們大伙兒，聽他的話跟着他們來幹呢！

袁 徐同志！弟兄們都這麼說了，你還有什麼話說呢？

徐 這個我不用怎麼聲辯，第一，說我私通敵人有什麼證據沒有？第二，我跟外邊有來往，在工作上是有必要跟外面取得聯繫的。

劉 （挑着幾個人狂笑了起來）他還說沒有證據呢，現在他已經承認跟外面有聯絡了！

袁 你跟外面有聯絡，這是你自己承認的了。

（徐還沒有來得及說話，沈木鐸早忍不住了）

沈 （嚙嚙的）這種說法不對，此乃斷章取義，反末爲本之說法。

衆 對啦！怎麼能這麼說呢！

曾 木頭！你別在這兒瞎轉文了，也不看看是什麼事！

呂（挺身出）隊長跟外面取得工作上的聯繫就是通敵嗎？我們是一個游擊隊，難道說我們跟別的游擊隊，跟其他友軍聯絡都是不應該的嗎？

袁 呂同志這兒還輪不到你說話呢，等我問完了徐展如再問問你跟他的關係。

（呂的臉立刻飛紅了大家——特別是老總們一陣譁笑）

呂 隊長！你不能聽錯他的話，這簡直是歪曲事實。

袁 他自己都承認了的話，你反而出來替他翻供，這是究竟什麼一回事？難道真叫我當着大伙兒追問你們倆個人的關係嗎？

（老總們又笑了，呂氣得說不出話來）

徐 隊長！你不要隨便說話，爲什麼呂同志出來說一句話你就侮辱她，

沈 這真是莫須有的冤獄！含血噴人，罪大惡極！

陳 木頭！你敢再說，留神我揍你。

孟 陳應龍！你幹嗎欺負他老實人呢？

曾 算啦！算啦！看上面的事情怎麼辦罷！

丁 隊長！你下令把徐展如怎麼處置。

劉 把他轟出去，這種人咱們隊伍裏不要他。

陳 對！轟他出去！

曾 不用轟！我看他簡直沒有臉在隊伍裏住下去。

丁 轟！這種人留着他來幹壞事嗎！

袁 徐展如！你聽見弟兄們的話了嗎？你自己看着辦罷！

徐 隊長！你應該知道我徐展如一個人，組織起了這樣一個游擊隊來，不爲升官，不爲發

財……

劉 不聽，不聽！沒有工夫聽你這種話！

幾個大兵對啦！少說兩句罷！

快點滾！快點滾！

吳（突然從人羣後面衝了出來）什麼？你們這樣的要把指導員給趕走？

陳不趕走，還留着他在隊伍裏往外遞消息嗎？

吳這，這簡直不是黑天的冤柱嗎？憑什麼就說他是漢奸！他不過爲人正派，看不慣你們糟蹋老百姓，看不慣你們胡嫖亂賭，多說兩句話，你們就看他不順眼，硬要找空子……

袁吳老趕！不跟你說話！（跟着他這命令丁效忠早跑到他的身邊，掏出槍來比着他。）

孟丁大哥！別拿槍嚇老趕！

吳拿槍怕什麼！你們斃了我，我還要說。

丁你這小子敢說！（把保險簧開開了）

衆（大驚）喂！別動槍！別動槍！

劉（過去攔住丁的槍）丁大哥！把槍收起來。

吳我還怕什麼？是我看不過去的事，我都要說！哼！先想要勾搭呂同志！弄不到手，又找大

紅鞋，這種事情都是誰幹的！還腆着臉硬說別人有事情呢！

（衆人有的點頭，聲音凝成一個小微瀾）

劉 吳老趕！你再說我可要你的好看。

（幾個人上來要拉吳老趕）

吳 不叫我說我就不說，反正我是跟着指導員出來的，你們要轟走他，我們原來的人就跟他走！咱們還是各幹各的也好。

衆 對了！我們反正跟着他走！

吳老趕！別吵了！

咱們走咱們的！

孟 隊長！我看別先就轟指導員走，留在隊伍裏待兩天考查考查他再說。

衆 對啦！這話對！

（看見了這個情形，乘機轉風）好！那就把他留在隊伍裏考查一下，來人，把他的槍

卸下來

吳（瘋狂了似的擋在前面）卸槍憑什麼卸他的槍，他犯了什麼罪過！

（陳應龍他拚着命的拖他拖不回來）

袁 滾蛋！叫你們卸槍聽見了沒有？

（丁效忠，劉大運跑上台去拿槍比着徐）

吳（簡直要撲到台上去）不能卸，不能卸！要卸先槍斃了我罷！

徐（感動得幾乎要流下淚來，但很鎮定的）吳老趕用不着這個樣子。

吳 徐同志！你做錯了什麼事情叫人卸下你的槍。

徐（沉思了一下）吳老趕！你不用講這個理了。（向丁劉）好！你們卸罷！

（卸下了槍，交給袁占魁）

袁（把握住這個勝利）徐展如！你自己留點神罷！

（說完向衆人）都跟我走！

（衆人蜂湧走下，場上只剩下吳老趕氣得跳脚，沈木鐸呆立在那裏搖頭嘆氣。呂靖想到委屈的地方掩住了臉哭了起來。）

徐（看了這個情景，心裏雖然暫時的有一陣酸楚，但反而鎮定的來安慰他們）老吳！這種事情算不了什麼？別太難過了。

吳（氣忿的喘不過氣來）徐同志！依我說你帶着原來咱們出來的那幫人還是自己去幹罷！跟這一般土匪在一塊兒，咱們可受他們的氣呢！

沈誠然，這一羣匪棍簡直是不可救藥，我看你是枉費心機。

徐本來，這種工作是最艱苦的，或許以後的困難還不祇像今天的這種程度，（堅定的）可是，我相信，我會把這種艱苦的工作做完。這是我應該做的，也是我可以做得到的。

呂同志，用不着這麼難過，你應該認識……

呂（太興奮的）徐同志！我真想不到袁占魁會無恥到這種程度。他屈辱我的事情我永遠記在心裏，將來你看罷！

（正說着外面稀稀落的有十幾聲槍響

徐 聽！外面的槍聲！

（接着又是四五聲）

沈 （驚惶的）我們的隊伍恐怕已經陷於敵人包圍之中了。

呂 這兒附近沒有聽說有敵人，這鎗聲是那兒來的呢？

徐 同志們！別驚惶，這是我剛才接到的那個報告裏的事情發生了。

吳 這該着怎麼辦呢？徐同志！

徐 設法叫我們的隊伍先集中到劉家村去再說，到了那裏，我們取得聯絡就好辦了。

（才說完村裏又是一排槍聲）

吳 （奇異的）怎麼村裏也有槍聲呢？

徐 村子裏的漢奸也動手了！留神！別叫袁占魁把隊伍帶到接近敵人的地方去，到那裏

他就可以出賣我們的隊伍了。

(槍聲裏一羣游擊隊員從村子裏倉皇的跑出來)

羣衆甲 村子裏也有了鬼子兵了，我們該着怎麼辦呢？

徐 決定往劉家村退。

呂 徐同志！那個叫做大紅鞋的女人也不知跑到那兒了！

(袁占魁帶着一批人，都攜帶着齊全的武器還有那挺機關鎗走上)

袁 (急燥的) 媽的！村子裏發現了敵人，不知道是那兒放的鎗，抓個老百姓來問問。

丁 連一個老百姓都找不着，去問誰呢？

孟 隊長！你快下命令是打是退？

袁 拉着走！往山裏拉！

劉 不到萬全寨去！

袁 到萬全寨？

劉 對啦！先往那兒拉罷！

袁 那兒不是離鬼子兵更近了嗎

曾 不能往那兒拉！拉到那兒去，咱們的隊伍準保給鬼子打垮了。

劉 隊長你忘了！（使眼色）不是說拉到萬全寨嗎？

（袁隊長想了起來了，才要下命令）

孟 隊長！現在咱們先退到一個地方安置一下，整理整理隊伍才能打仗！咱們不能送到

鬼子眼前等着挨打。

衆 對了！這話對！

（鎗聲更密了）

羣衆甲 要退快些退！先到劉家村再說。

衆 對啦！到劉家村去罷！

（袁占魁喊了兩聲『不許吵』但得不到一點反應。拔出鎗來向天開了兩響，衆靜了下來。）

袁（威脅的）亂吵，亂嚷，還有一點紀律沒有啦！——聽我的命令大隊先退……

衆 去劉家村去？

劉（湊到袁的身邊）不是退到劉家村，是退萬全寨。

吳 我們聽隊長的命令，退到劉家村。

衆 對啦？對啦！

袁（看見這種情形，只好硬起頭皮來不理劉大運的事）好！現在就出發。

徐 隊長！應該下命令，出了村口集合站隊，還有應該指定前衛和掩護部隊。

袁 好！我指定掩護部隊……

吳 你們先退罷！讓我帶着一小隊給你們斷後。

孟 吳老趕！你沒有鎗，先把我這枝借給你罷。

吳（接過鎗）好！弟兄們先跟我到村口去。

（一小隊人跟着吳老趕下）

袁 大隊不准亂跑，到村口集合。

（衆正在下場時，姚二嫂追了上來，）

姚 你把隊伍拉到那兒去？

袁 先退到劉家村。

姚 爲什麼退到劉家村？

袁 大伙兒都往那邊退，沒辦法！先退到那兒再說罷。

姚 不，你下命令，把隊伍拉到萬全寨。

袁 那兒？

姚 萬全寨！萬全寨！

袁 不行，那兒危險！

（看了看隊伍都走光了，又看見村裏的鎗聲越近越密了，顧不得姚二嫂，追自己的隊伍去了。）

姚
（也追了下去，嘴裏還喊着）

袁隊長！袁占魁！……

（槍聲更近了，聽見有人追過來）

第二幕完。

第三幕

時間 第一幕後五天

地點 劉家村一個人家的前面

人物

丁效忠 陳應龍 孟連昇 吳老趕 曾國富

徐展如 袁占魁 姚二嫂 沈木鐸 哈二虎

呂靖 余老頭 劉大運

劉家村農民游擊隊員（多人）

佈景 劉家村裏的一角

一間農家的草房佔據了舞台的一角，草房後面繞出一條小路，是通村子外面的，另外有一條叉路通到村子裏。舞台上雜陳石碾等物。

下午四點鐘的時候。

幕啓 一派齊而有力的歌聲，越唱越遠了，陳應龍扶着牆角在喚丁效忠。

陳 丁大哥！丁大哥！你到那裏去？

丁 沒有事逛逛。

陳 別出去逛啦，回來吧！

丁 有事嗎？

陳 你回來，我跟你說話。

（丁效忠還沒有回來，孟連昇却從房子裏走了出來）

孟 丁大哥又要到那兒去？

陳 誰知道呢？他臉上包的那塊布還沒有取下來，就滿村子裏瞎逛！

孟 這可不大好，這村子裏關防那麼緊，總是跑進跑出的，給人家放哨的說兩句，不是臉上也不好看嗎？

丁 （牆角那旁走過來）老陳你叫我幹嗎！

陳 沒有什麼事，我是叫你沒有事不出去瞎○呢？

丁 我想去看看人家下操的，聽聽人家的歌兒唱得多整齊。

孟 你忘了你臉上還掛着愧子？

丁 他媽的真倒霉！一個子彈兒擦過去的傷，會鬧大發了，現在裏面都生了膿了！

孟 當初你一掛彩就聽了指導員的話，包起來別動他現在早好了。

丁 我以為爲擦破了點皮，要什麼緊呢？隊長看着我總往外流血，叫我抓把土揉一揉誰知道一揉就揉壞了。

孟 隊長一個老粗，那兒懂得這些，這些事還是得問指導員呂同志，人家這些上過洋學

的，懂得衛生學。

陳 我倒真沒有看透，徐展如那小子斯斯文文的打起仗來可真不含糊，隊長聽見了槍響，不知道是那兒打來的，都心慌了，竟顧了拉着他那大紅鞋往前面跑，要沒有人家徐展如在後面釘着，咱們不給鬼子打撈了，也得給那村裏的老百姓收拾了。

丁 媽的，我真沒有見過老百姓有那麼壞的，他們敢動手繳隊伍的槍。

孟 本來也難說，咱們住在人家那裏，糟蹋人家，等着打起仗來，人家還不給你一下子嗎？

陳 後來我聽指導員說，那天晚上就沒有一個日本兵，都是村裏村外的漢奸，聯起手來，想着解決咱們呢？

丁 我日他姊姊，這一羣漢奸真他媽的不是人養的，多會兒給老子抓住了，吊起他來，拿火燒死他個小舅子的，咱們招着他惹着他嗎？想盡了法子跟咱們搗亂，你說我這一回掛彩冤不冤呢？

孟 ！ 醇這一羣漢奸要不是咱們自己的人勾來的才算怪呢？

陳 老孟，你是說他不是？

孟 誰？

陳 指導員。

孟 算啦罷！老陳，你別再上人家的當，給人耍着玩了，是好人，是壞人，王八，鬼子，賊，打這一回仗，全都看出來了，憑良心說，咱們這一回往這裏退，招呼隊伍，指揮打仗，前前後後的那一個地方沒有人家行呀！人家還是剛剛叫咱們卸了槍的，人肚子裏一肚子的冤枉，要是換一個別人早跳腳不幹了。

陳 （自覺慚愧地）真怪難爲人家的，咱們卸了人家的槍，人家一句話也沒說，打起仗來比誰都賣命，指揮調動又真有兩下子。

丁 我跟幾個人叫他媽的漢奸困起來了，要不是他來把我們接出來，那天我們幾個人的命，早死在那村裏了。想起了那天咱們跟着劉大運吵，卸他的槍，對待人家的那種樣子，這兩天碰見了他，我臉上還怪下不來的呢！

陳 他對你怎麼樣？

丁 就是因爲人家對待咱們太好了，滿像沒有那回事一樣，才透着咱們不是人呢？我真想多會找一個時候跟他說開了……

孟 這倒用不着，指導員心裏明白這件事，不會怪別人的！

丁 （怪恨的）噯！當初就是不該聽劉大運的話。

孟 什麼事？

陳 那小子今天早上來找我。

（抬頭看見有人走過來，縮住口不說了）

丁 你說呀，那小子怎麼啦？

陳 （使一個眼色）吳老趕來了。

孟 （抬頭看見他很親切的招呼着）老趕！這兒來。

吳 我不去，我還有事呢？

孟 來罷，這兒來罷！別總是把那件事攔在心裏化不開，自己的哥兒能老存着彆扭嗎？

吳 孟大哥！我忙着呢……

孟 什麼事兒呀！那麼忙！過來坐一會兒，（說着跑下）

丁 （向陳懺悔的）吳老趕還記着，那天卸槍的仇，心里不痛快呢！

（孟連昇擁着吳老趕上來）

陳 老趕！你是不是還爲了那天卸槍的事不痛快我們哥兒們呀！有話說開了，老彆在肚子裏，我心裏怪不對勁。

吳 沒有什麼！

孟 老趕，你是老實人，什麼話別攔在肚子裏，當面說開了就算了。

吳 這兩天沒有什麼了，前幾天我連你們的面都懶得見，後來，指導員跟我一說，我全明白了。

陳 這可不是你的真心話。

吳 我這人就是有一句說一句，我心裏煩誰，從我的臉上就看得出來。

丁 真要是這樣，老樣，那算你夠朋友，我總怕你有話攔在肚子裏不說，你，你說出這話叫我給你行禮賠不是，磕個頭都成。

吳 我們用不着來這一套，往後走着瞧罷！你們這兒坐着，我還有事呢！

孟 你忙什麼呢？

吳 還有幾個掛彩的弟兄，沒有送走，我去招呼下子。

孟 我們的傷兵病號都送到那兒去了。

吳 都是本地的老百姓給送走了，再打起仗來，我們簡直不用操一點心。

陳（怪覺得新奇的）這兒的老百姓可真不壞，查哨，放崗，送信，都是人家來幹，我們的傷病號，他們還管藏起來送去了走。

吳 這兒的老百姓本來就好，我們到這兒來又不像從前在那村裏一樣的糟蹋人家，自然什麼地方都可以幫了，我聽指導員說，將來我們走的時候有不少老百姓要加入

我們的隊伍跟着我們幹呢。

陳 那好極了！

吳 我走了！（說着一個人走了）

陳 （望着他的背影）老趕，真夠朋友！

丁 我就歡喜這種人，有什麼說什麼！（忽然想起了剛才的話）唯！你剛才還有一半話沒有說完呢，劉大運那小子怎樣啦！

陳 劉大運那小子又跑到我那兒去，說指導員的壞話，還想着挑着我鬧事，叫我一頓臭罵給罵走了。

丁 那小子，下日再說什麼誰也別答理他，看他還有人味兒沒有了。

（正說着曾國富匆匆地跑了來，嘴裏低低的喚着）

曾 丁大哥！丁大哥！

丁 什麼事這麼樣慌慌張張地。

會 嘿！剛才隊長把我叫到他屋裏去，給我一包烟捲兒……

（跑得喘不過氣來）

孟 瞧，一包烟捲兒就變成了這個樣。

會 不，你聽我說呀！他跟我說了好些話，叫我把他們幾個人找去，說要跟他們商量一件事呢。

丁 他攙着大紅鞋睡着去了，還找咱們哥兒們有什麼事。

會 既是隊長找咱們，咱們就去一趟，多少年的老弟兄了。

丁 我不去！他手下又有大紅鞋，又有劉大運還找咱們哥兒幾個嗎？

會 他找了你們一會子，就是去一去有什麼關係。

丁 你拿了他的烟捲你去罷！我不去。

陳 （遲疑地）去一趟我想不大要緊罷！

孟 我看不去也沒有什麼！你們還不知道呢，他自從來到這村子裏以後，各處碰了幾個

釘子，這兩天話也不說了，今天找咱們去，說不定他又有了什麼路子了呢！

丁 你跟他說去，沒工夫，我們不去！——衆人還在遲疑，房子那邊徐展如背着身子和沈木鐸談話。

徐 你快去多找幾個人各處去找找他，別出了什麼事情。

沈 好的！我立刻動身去！

徐 （轉過身來看見他們在這裏）怎麼你們都在這兒？

孟 對啦！

徐 （走過來，看了看丁效忠的臉）好一點了嗎？

丁 （恭謹的，拘束的）報告指導員，好一點了！

徐 膿還多不多呢！

丁 沒有多少，過兩天就好了。

孟 指導員！你剛才派人去找誰？

徐 呂同志出去了一天沒有影子，我怕她出了什麼事呢！

孟 怎麼，呂同志不見了？

陳 他到那兒去了呢？

徐 不知道，她出去也沒有跟我說一聲。

孟 徐同志！我看這兩天呂同志一個人總是垂頭喪氣的，連話也不多說一句，彷彿有什麼心事似的……今天忽然這樣的不見，也許會……

徐 這事情真奇怪了，自從咱們到了這個地方以後，紀律比從前嚴得多了，誰也沒有隨便的出去過，今天的這件事倒是叫人想不到的。

孟 指導員！我沒有事你派我出去找找她罷！我可怪不放心的呢！

徐 你去？——不用了，已經派出去好幾個人了，我們等他們的回信再說罷！

（雖然他極力的要表示出這件事情的並不嚴重，但他自己焦灼疑慮的眼光，却引起了他們更大的不安，沉默了半天。）

丁 指導員！你想，呂同志他會不會……

徐 同志們！不用光爲了這件事情太担心了，——我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罷！

陳 什麼好消息？

徐 這村子裏有好多老百姓預備加入我們的隊伍呢！下一回我們離開這裡的時候，我們的人一定會比以前多得多了。

曾 指導員！這裡老百姓怎麼願意跟着咱們走呢？

徐 他們本來都是受過訓練的老百姓，早就有心要跟鬼子去拚一拚呢，這一回我們的隊伍來了以後，他們有很多人想着將來就跟着隊走哩！同志們，平常沒有事的時

候可以常常找老百姓談一談，他們懂得並不比我們少，多談談話大家都有好處。

孟 是！

徐 好啦！你們在這兒歇着罷。

（衆人恭謹地敬禮，徐也點點頭走下去了）

陳 孟大哥！你聽見沒有，還是人家指導員有辦法。

孟 人家行！隨便人家那一個都比我們的人強，你就說吳老趕罷，一個才從鄉下出來的種地的，現在變得嘴裏也有個一套兩套的，就是我們這一羣扛鎗桿的沒出息，還是老樣子，簡直越活越回去了。

曾 你說這話我可不信，我說他們有一個人就沒有變。

孟 誰？

曾 沈木頭，還是那分老樣子，一天嘴裏嘮嘮叨叨的。

孟 沈木頭怎麼沒變，他也變了！

丁 他那一點兒變了？

孟 現在他嘴裏的文明詞兒也多了，說句話也像是人說的了，這不是他也變了嗎？

陳 對啦！這可真不容易，他會說一句半句的人話，我看看也怪有出奇的了。

（衆人還在談笑着，袁隊長暗暗地從一旁出來）

袁（低低地嘆）丁效忠！

（衆人回頭看見了他，都站起來）

袁 坐着罷！我多會兒講究過這些個，今天這是誰立的規矩？

丁（第一個坐下來）隊長！聽說你找我們？

袁 對啦！怎麼大伙兒談起天來，忘了去找我了？

（衆人彼此都看了看，沒說什麼）

袁（故意裝出很親切的樣子）這兩天我的心思特別多，想了半天總想不通，我想還是找上了你們，我們自己老弟兄們一塊聊聊。

陳 有什麼話，隊長你說罷！

袁 我這兩天時常的就在納悶，當初一日我們在隊伍裏待着多好，爲什麼一定要拉出來呢？不就是爲了咱們的脾氣相投，都不願叫人家拴着管着嗎？可是到今天怎樣反而不如在隊伍裏的日子隨便了，就爲了這事，他媽的，我可真煩透了，

孟 你想出什麼辦法沒有呢？

袁 辦法倒是有，這辦法還不壞哩！

曾 什麼辦法呢？你說呀！

袁 有一個機會要是咱們去到那兒有餉有衣裳，不愁吃不受苦，頂好的是不受拘束，沒有誰來管咱們……

曾 隊長你說這是什麼地方？

袁 你別忙聽我說呀！我一聽到了有這個機會，我就想起來咱們這一幫老弟兄們來，當初一日咱們說好了的，有福同享有禍同當，我袁占魁到這時候，要是不想着咱們自己的弟兄，我他媽的還算什麼人？

你們說我這話像話不像話？

（出乎意料之外的却沒有一個人反應他這問話）

袁 我想是這個樣子，咱們大伙兒來的時候一塊兒來，走的時候還是一塊兒走，這樣才

顯得出咱們是哥兒們！夠朋友！

孟 走？怎麼提起來要走了呢？

袁 咱們再跟徐展如帶的那幫人一塊待下去有什麼勁呢？大伙兒都覺得怪别扭的，別的地方又有好機會，幹嗎咱們不走呢？我袁占魁在誰的眼睛裏都有個分量，是不是那種光貪富貴不要朋友的人，現在你們可看出來了罷！好哥兒們！聽老大哥一句話，走！跟我走！準沒有錯兒！

丁 隊長！我把話說在前面，這裏反正沒有我。

（說着起身就要走，誰都沒有想到他會這樣的做了出來都望着他）

袁 大哥！你站住！

丁 （奇異的看了他一眼）什麼？這是你叫我？

袁 怎麼打頭一個你會說出這種話來呢？

丁 我怎麼不該說？

袁 大哥！咱們是少年的弟兄們！我袁占魁走運得意的時候，可始終沒有忘了自己的哥兒們！

丁 沒有忘過！一見了大紅鞋，劉大運也不知把自己的哥兒們攔到什麼地方去了，「大哥」！這個稱呼自從你當了排長我就沒有聽見過了，我那有當排長當隊長的把兄弟算啦罷，你是隊長，咱是你的護兵，馬弁，我可不敢高攀你。

袁 （給他氣得說不出話來）我袁占魁兩個眼睛可沒有瞎，當初一日我可認準了，我認出來你不是拔香頭撕蘭譜的朋友，我才交你的！

丁 你沒瞎眼，算我瞎眼吧！我老早就沒敢跟別人說咱們是把弟兄！

曾 （好事和解的）嘆！一兩句話說不對勁兒也別提這些話呀，這叫別人說了，咱們不夠義氣。

袁 弟兄們！我就問一句話，當初一日咱們是一塊兒來的，這時候咱們這打算不打算一塊兒走？

孟 隊長「走」這一回事我勸你別再提了！

丁 你幹嗎不叫他提呢？誰願意各處跑發洋財跟着他把隊伍帶走！沒有別的話說這裏面沒有我的份兒。

（說着頭也不回的走遠了）

孟 （和其餘的人一使眼色）走咱們走！

（陳應龍緊跟着孟連昇下，場上只剩袁占魁和曾國富，曾國富一看這情形不對，也一聲不響地溜下）（袁占魁從來沒有遇見過這種失意的事情，焦灼走着。羞愧的感情使得我們這個英雄一個人在那裏痛苦着，幾隻烏鴉掠着他頭上飛過來，呱呱的叫聲，更激動了他的煩悶，猛的從懷里掏出了手鎗，扳開了機簧，但又不曉得向那兒放好。）

（姚二嫂這時從房子後面驚驚惶惶的跑上來。）

姚 怎麼樣了！

袁（看了她一眼，只當做沒有聽見）

姚 你說呀！事情怎麼樣了？

袁（暴怒的）什麼怎麼樣，怎麼樣的？

姚（還沒有脫去她那個味道）噢！你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幹什麼冒這麼大的火呀？

袁 我冒火！我冒火！我簡直要……（舉起了鎗，又不知道朝那里）

姚 得啦！別光是鬧脾氣了，說正經事（低聲地）要走，拉起隊伍來今天走了算了，再就誤事情就完了！

袁（狠狠地）拉隊伍！

姚 是啊！自從到了這個村子裏來，我簡直沒有法子可以走動，到處都是人，到處的眼睛都盯着我，我簡直沒法子跟外邊通信，今天早晨我才叫劉大運跑出一趟，還不知道找得着找不着呢，要是今天晚上再不把隊伍拉出去……

袁 拉隊伍！拉隊伍！你他媽的，就做着夢竟想着拉隊伍，我問你，把隊伍拉了過去。有什麼

好處！

姚（大爲驚異）我……

袁 你……

姚（鎮靜了一下，又拿出那付嬌媚的樣子來）你這人怎麼會問出這種話來呢？什麼事情不都是爲了你好嗎？跟我又有什麼關係呢？

袁 他媽的！不用把什麼事情都賴得乾乾淨淨！這裏面你跟我玩的什麼花樣我都看出來了，算是我袁占魁痰迷了竅，糊塗了心，上了你的當！

姚 上了我的當？我拿什麼當給你上呢？拉走隊伍過那邊去，這都是你願意的呀！你說過不慣這種拘拘束束的日子，是你說跟着徐展如他們幹太冤枉，活受罪，是你……

袁 是我，是我，他媽的！到了今天什麼事情都變成我一個人的主意，這裏面沒有你一點什麼事了……告訴你，你他媽的看明白點，事情到了今天你想賴呀！沒有那麼便宜的事，我袁占魁往後的日子是好是壞，總有你在我跟前，你往後就跟着我來罷！

姚 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呢？

袁 你還聽不出來我這話的意思嗎？我痛痛快快地告訴你，你叫我幹的事情什麼都糟了！我袁占魁這一下子什麼都完了！

姚 完了！

袁 （狠狠地）我完了！哼！你也不用想便宜到那兒去！

姚 （大驚）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袁 ……怎麼一回事，我也摸不清楚。

姚 （始終摸不着頭腦怔了半天，才定下神來，強自鎮靜的）你別竟跟我發脾氣了，光是跟我發脾氣有什麼用呢？你還是先把事情說出來，也好叫我明白呀！

袁 我說……

姚 是呀！你先把事情說明白了，然後再想想有什麼法子辦沒有。

袁 （對於『辦法』還抱着一絲的希望，委委屈屈地說出來）原先我們不是說好把

隊伍拉走嗎？可是自從到了這個村子以後，什麼都變了，徐展如把他原來的幫人抓得很緊，沈木鐸吳老趕簡直是他的兩條腿，一天總跟那些人嘀嘀咕咕的弄得……現在我想調動他們的一個人，都辦不到了。

姚 他們的人多，可是傢伙不行，有了效忠他們弟兄們在底下說一句話，他們那些沒有傢伙的就不敢不跟着幹。

袁 丁效忠他們弟兄……

姚 是呀！他們都是你多年老弟兄了！

袁 老弟兄，我還會沒有你知道的多！原來我就倚着我手下有這一般人，誰都不怕，可是想不到，我抓在手里的這幾個人也跟着別人跑了！

姚 怎麼？

袁 我看出來把整個兒隊伍拉過去的事是辦不到了，我想偷偷地抓一個空子，還是把我自己的人帶着，傢伙拉走了算了。誰想到我把這話跟他們一提，他們大伙兒一吵

都走了。

姚 他們都走了？

袁 (痛惜地) 現在你看吧，鬧了半天，我手裏沒有一個人就剩下我這一桿鎗，你說吧，你叫我怎麼辦，你叫我怎麼辦？

姚 怎麼辦！

袁 (自語) 眼看着隊伍就剩下我一個光桿，別的人沒有一個人看着我順眼，沒有一個人不是拿我當仇人，我知道說不定是什麼時候，他們也許會卸我的鎗，他們幹掉我的！

姚 (看着這種情形說不出一句話來，自己在一邊却盤算起別的事情來)

袁 我說，我在這邊是沒法再待下去了，抓一個空子，咱們快一點走吧？

姚 我們走？

袁 走！我就帶着你一個人，我們走起來還容易。

姚 你到什麼地方去？

袁 走，那只有走過那邊去啊！

姚 到那邊去？

袁 除了到那邊去，那兒有別的路好走呢？

姚 過去，不行，恐怕你過去了！

袁 怎麼我過去不了？不是你上回說過我，到那邊去，那邊還給我錢委我的官嗎？

姚 那是說你把隊伍拉過去呀！現在隊伍拉不過去，連你手下的一個人一條鎗都沒有，你光桿一個人過去有什麼用呢？

袁 （悔恨的）我光桿一個人……

姚 你想想不是跟從前咱們商量好了的話，差得太遠了嗎？

袁 這也是沒有法子的事啊！這些事簡直是我想不到的呀！

姚 （沉思了一會，想出了個辦法）我看，這個樣子，你暫時還在隊伍裏待下去讓我先

回去再說。

袁 你先回去？

姚 我先回去，我去問一問上頭還有什麼法子沒有了，然後設法再告訴你。

袁 不行，這樣不妥當，你知道我在這村子裏，這隊伍裏一天也沒有法子再待下去，說不定什麼時候他們會卸我的鎗，也許會弄死我的。

姚 你現在這麼過去對你沒有什麼好處，上面問起我來，我也沒有話交待。

袁 （急切地）那不管，那不管！要走還是咱們一塊兒走，我只要是能夠早一天離開這兒也是早一天的好。

姚 不，你還是先在這兒待着……

袁 （有點兒氣憤）什麼？

姚 你還是先在這裏面待下去，慢慢地等着……

袁 （勃然變色地）你他媽的好良心！你在我的前面，玩的好花樣兒？

姚 什麼？

袁 媽的，算是我袁占魁那一輩子燒了高香，積了德行，會碰到你這個有良心，有主意的好娘兒們。

姚 怎麼啦！

袁 媽的，算是我小子活該，誰叫我見着個狐狸精，就着了迷呢？他妹妹的你自己摸着心坎兒想一想罷！我有什麼地方辜負了你。我有什麼地方不掏出心窩子來聽你的話？

姚 你這個脾氣可真讓人家摸不着，怎麼說着話……

袁 他媽的，要是你有一點人心，叫你自己來說罷！你跟我說的話，我那一句沒有照着辦了，你叫我卸別人的槍，你叫我把隊伍拉走，我都照着你說的話辦，就爲了聽你的話，我在隊伍裏跟人家結下了死仇，就爲聽你的話鬧得我多少少年的老弟兄跟我翻了臉，到今天，就剩下我一個光桿，沒有槍沒有人，上天無路，鑽地無門，你看出了情形不

對，你想着自己溜了……

姚（急急分辯）我那兒是……

袁（越說越氣）你拿我當小孩子耍，你拿我當冤大頭玩，看着事情不好你打主意自己溜，丟下我，丟下我一個人在這裏，眼看着要給人弄死，你不管，好哇，有這麼便宜的事情（越生氣）我死，你也別想活着……

（姚二嫂給他的話嚇得發抖退到一邊去，臉色都嚇變了，最後才看見袁占魁上手想扼死她，連叫救命的事情都忘了，只從嗓子裏擠出一聲殺豬似的呼聲，正在這個時候，劉大運忽忽忙忙的從外面跑上來）

劉 姚二嫂，咱們快走罷！

姚（神經錯亂的）怎麼，劉大運！

劉 你怎麼啦？別想別的啦！咱們快走罷！

姚 你說，什麼事？

劉 咱們的事，遲早要給他們知道了。

姚 怎麼？

劉 今天早晨我給那邊上頭送報告的時候，沒留神後面叫姓呂的那個女學生跟上了，等我拿着信回來的時候，剛走出了那村子，她跳出來拿鎗比着我，把那信搜出來看了，正在想着把我押回來時候，幸虧二爹出來了，一鎗幹掉了她，才救下我來。二爹叫我趕緊給你送個信，叫你趕快走，他說就是姓呂的這一去不回來了，他們一定也猜着這裏面的事了，叫你跟我先出來再說。

姚 （急急地）好罷！咱們快走罷！

袁 （攔住她）劉大運，你先走罷！她隨後就來，

劉 好，我走啦！你也快走罷！

（說完匆匆下）

姚 （理直氣壯的）這時候，你還不叫我走嗎？

袁 走那容易，要走一起走！

姚 咱們兩人一塊走不是給人家抓住嗎？還是我先走，你隨後……

袁 你不用想藉這個機會你自己溜了，你先走，我一個人走出了這個村子，我去找誰去？

姚 到原來的地方找二爺去。

袁 我認識誰是二爺，別廢話，要走一塊兒走。

姚 （無可奈何，難爲的，了不得）好啦！走就快一點罷！（兩個人才要走下迎頭徐展如走上來）

徐 隊長！你聽說呂同志給人打傷了嗎？

袁 呂同志，我沒有聽說。

（乘着他們說話的時候，姚二嫂早溜掉了）

徐 我派出去找呂同志的人，先回來報信說呂同志給人打倒在那邊的村口上，幸虧給那邊的老百姓救了回來，送信的往回跑的時候，說那邊村裏的老百姓已經把呂同

志抬回來，恐怕就要到了。

袁（看見姚二嫂不在了。心急地）你快去接一接她。

徐 隊長你

袁（信口支吾地）我，我還有事情……（也想走去）

徐 不，隊長等着問清楚了這裏面的情形，我們就要派人去抓這謀殺呂同志的漢奸們！這裏是要你來下命令呢！

袁 我……

（話還沒有說完沈木鐸匆匆地跑上來）

沈 徐同志，呂同志已經抬回來了。

徐 人現在怎麼樣？

沈 中了一鎗，還不致命。人雖然昏過去了，還有一口氣呢！

（哈二虎和另一農民抬着呂靖上，後面跟着幾個農民游擊隊員和曾國富他們。）

和沈招呼着把呂放下來，徐看了看呂的傷勢，沈也在那里喊）

徐 二虎，你怎麼把呂同志救回來的？

哈 （喘息未停）我們正在村里待着呢，聽見了響，跑出來看，就瞧見這個姑娘打倒在村口上，還看見兩個人兩下子跑了。

徐 兩個什麼人。

哈 一個是我們村里的鄭二爺，另外一個往這村里跑的沒有看清，就瞧見了一個背影！
徐 穿着什麼衣裳？

哈 也沒有看清，像是穿着灰布軍裝——對了，跟這位老總穿得一樣（指孟連昇）

（大家看了看孟連昇他們，心里都起了一個疑團）

哈 我們認出了這姑娘是你們隊里的人，正不知道往那兒抬好呢，趕巧你們的人找來了，這才把她抬回來。

徐 （回身向沈）怎麼樣了！

沈 剛才她睜了睜眼睛，現在又昏過去了。

徐 傷口上還流血嗎？

沈 已經用布扎起來了。

（突地，吳老趕趕開了衆人走上）

吳 報告指導員！劉大運想着逃跑，給村里的自衛軍抓回來了。

（幾個自衛軍把劉大運抓着推到當中）

陳 什麼？劉大運你想着開小差！

丁 問他！你這小子想往那兒跑？

哈 徐先生！我看這個人的背影彷彿有點兒像！

（吳老趕過去一聲不響地把他一脚踢到地上）

呂 （迷迷糊糊的）劉大運……

（衆人急回頭出去看她，紛紛的問她）

衆 卸他的鎗，先卸他的鎗！

（衆人七手八腳把他的鎗卸下……）

呂 （得意的笑了起來）袁隊長！袁隊長！你的鎗也先卸下來罷……哈哈……當全體隊員的面前，你侮辱過我，今天，今天可不是我侮辱你呀！（狂笑起來）

羣衆甲 指導員！你快點下命令，我們要制裁漢奸！

衆 對啦！快下命令！

徐 同志們！劉大運這個漢奸的罪狀已明白了，他勾結敵人，煽動暴動，準備出賣我們的隊伍，就是這幾點罪狀，是可以處置他一個死刑了。

衆 （激動地）鎗斃他！鎗斃他！

吳 我來！（舉手一鎗把劉大運打死在地上）

（衆人歡騰聲中，吳老趕又舉起了鎗向袁，却被徐展如攔

吳 讓我打死他！讓我打死他！

衆（咆哮地）爲什麼不打死呢？爲什麼不打死他？

徐 同志們！先別嚷聽我說：我們都知道，袁占魁雖然不是漢奸，可是他做的罪惡，村里的老百姓，跟隊里的弟兄們，都完全知道。特別是他跟姚二嫂一同幹的計劃——想着出賣隊伍的事情，我們等着姚二嫂抓回來，一齊審問他們。

（羣衆中驟時起了一種聲浪，有的說好，有不耐煩，這時突然有一個人喊出來）好了，沈木頭回來！

沈（分開衆人氣喘喘的說）姚二嫂不知道逃到那兒去了，村裏村外都找不到她的影子。

徐 怎麼會找不着呢？

（立時一個大騷動）

徐 同志們！聽見嗎？姚二嫂逃走了，這種女人，這種陰謀破壞隊伍的漢奸逃走了！她一定會照舊的進行她的漢奸工作，在別的隊伍裏，也許就是在我們的隊伍裏！我們要留

神她，同時我們也要記住袁占魁的教訓！袁占魁之所以會上了她的鉤，實在因為袁占魁本身就有流寇山賊的意識，他放縱弟兄們到處劫掠，糟蹋老百姓，他自己又是一個不知道紀律，不願意受苦，光想着東流西蕩過舒服日子的傢伙，他忘記了游擊隊要打日本。他只認識女人洋錢，這樣，他才會上姚二嫂的鉤，幹出來破壞隊伍，腐化隊伍，出賣隊伍的事情來。同志們！姚二嫂逃走了，這並不大要緊，頂重要的，倒是我們隊裏的這種流寇意識，山賊的思想，趕走他！鎗斃他！

有的人喊 對啦！趕走他！

有的人喊 對啦！鎗斃他！

（幾乎所有的鎗都舉起來，朝着袁占魁打去，袁占魁頹然倒下）
衆歡呼聲中，幕徐徐下。

幕後整齊有力的歌聲湧出來。

……全劇終……

敵人（三幕劇）

戰時文藝工作團
集體創作

執筆 歐陽山

爲了要使外省的人對這個戲，或者爲了要使外省的觀衆看這個戲時，得到全部充分明確的瞭解起見，下面幾句話有在卷頭寫下的必要：

1. 這個戲底全部台詞是首先用廣州話寫出來的人。人物性格，動作，自然環境，天氣，以及劇中破獲漢奸的事蹟，都是廣東的真實情形。這事情就是一九三八年一月尾二月初，也就是陰歷年尾跟年頭的時候發生的。劇中的語言構造及語調，即在譯成北方話的時候，也多少保持了原時的風味。

2. 許多表情跟動作，以及對話所佔的時間的久暫（例如全劇的末尾）在演出的時候應該由一個負責的導演人來全部支配妥善。

3. 碰到有註釋的地方，外省公演起來覺得觀衆很難明瞭的，可以斟酌用適當的當地的口語、典故，或地方名稱來代替。

4. 第一枝歌曲（女叫化唱的）在粵語本裏是木魚調，在這裏是孟姜女調，但在另外的地方，也可以用當地流行的小調照原意改作。

5. 「武裝保衛華南」的原作者是歐陽山和馬思聰，前者作歌，後者作曲，當廣東文化界救亡協會舉行武裝保衛華南運動擴大宣傳週的時候，（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開始）牠第一次被印製出來。但在外省上演，也可以用當地流行的救亡歌曲，如義勇軍進行曲之類來代替。

6. 一切商酌和詢問請投函廣州郵政信箱一七四號收轉戰時文藝工作團。
五月十二，一九三八。

上場人物

王應登

廣東某要塞炮兵連的兵士

李勝錦 王應登底同連弟兄

胡鳴漢 炮兵連的班長

阿嬌 鄉村工廠的女工王應登底愛人

阿江 第一個漢奸

阿秋 第二個漢奸

巧雲 女漢奸

女叫化

李勝錦底助手

男女難民

鄉下苦力

排長

其他漢奸

其他兵士

時間 冬末初春，一九三八年頭

地點 廣東某要塞附近的荒野

（郊野的夜，在炮兵連底某一個哨崗上。）

（王應登正在站崗，嚴肅，緊張，精明，鎮定。一個黑影從樹林中閃出來，又隱進樹林裏。王應登兩手植槍，將刺刀對準有聲音發出的地方，走過去。月光有時明朗，有時暗淡的。）

王 那個[？]！走出來！不論你是人還是鬼！

（還是沒有回答，他又兩頭走，李勝錦從他背後上。李使勁撲他，長槍掉了下來。兩個人打成一團，難分難解。班長胡鳴漢從外面上，用手電筒照射，看見兩個人底腳纏在一起，好像兩軍蛇似地，李錦勝正要拔出短劍來戳下去。月光好像無聲的溪流一樣流過來，將他們三個人浸沒。王，李，站起來，向班長胡鳴漢敬禮。）

胡 哼，看你兩個如今倒滿精神，滿鎮靜，滿懂得規矩！我把這件事報告排長，明天你們就夠味兒啦。喂——你底罪要大些，別人正在值勤，你跑來幹什麼？可是你呢——自己也糊塗，你有任務在身，却去跟人打架？——這個世界真沒看頭：官長有官長亂攪，弟兄有弟兄亂攪。（坐下）你們站着等我來獎賞。可是——喂，王應登，你坐在這塊石頭上面；李勝錦，你坐在那塊樹根上面，告訴我你們攪什麼鬼——那麼，要是排長明天槍斃掉你們，我也有幾句話跟其他的弟兄們說說。

李 他是我底仇人，他「謀害」了我底老子。

王 說謊的是辱頭，一輩子沒出息。我從來沒謀害過誰。我們是明打明鬥，他老子打不贏我，給我戳死的。

胡 不錯不錯，明打明鬥不是「謀害」。——李勝錦，你下回再別順嘴亂嚼。天下那麼大，那一天沒人打架，那一個時辰打架，不死掉幾個人？可是輸了不算辱頭——怕就怕在打不過人，就胡說白道，村頭巷尾，不是那樣偏要說成那樣，生裝假造，無所不爲！

——好像那些小政治家散佈謠言，中傷誣捏一樣；那麼就贏了也是臭的，不算好漢。喂，王應登，你有故事不妨多講一點兒，別跟那些麻木鬼似的，問十句才回答五句。是的，你爲什麼又要跟他老子打起來呢？

他底老子先殺死了我底爸爸。

呵——巧極了！還有下文呢，你該通通說出來才對！說完了，就是這個樣。

你這個人真是個混蛋！照例得說幾句他老子怎樣不對，怎樣不是，等別人覺得你底報仇不單是報仇，還有些爲人類除害，或是別的什麼——這一類的意，那麼別人才能判你一個對子；那麼你報仇這回事才有味道！

謝謝班長，多蒙教導——可是這一手我是懂的。不過我知而不用就是！

胡·王
唉，我今天運氣才真好，碰到了多麼有趣的故事。喂，李勝錦，你老子殺死他爸爸，他又殺死你老子，如今你要又殺死他將來他底兒子，又要來討你底命，你底兒子又——

咳，弄不清——到底這許多爸爸跟爸爸打，兒子跟兒子打，是爲了什麼的呢！

李！

我半句假話都沒有，實在是這樣的：我底老子叫李國才，是一個上等兵，又是一個有胆有識，必忠必信的好漢，他跟那個屏頭底爸爸是多年的老朋友，又是多年的仇人。

——說到他們爲什麼會結下那麼大的冤仇，就連我也弄不清楚。去年十二月初，南

京失掉給敵人之後，我底老子逃到下關江邊，——當然咯，那個時候誰也是各管各

跑——誰曉得冤家路窄和他底——王濤一碰又碰上。那時候係大家都想逃到對江

浦口那邊——江是寬得很，我看十足有省城過河南（一）十倍那麼寬——船呀

艇呀什麼都沒有，日本鬼子底槍炮越來越密——我底老子雖然跟王濤是仇人，可

是那個時候也顧不了私仇，預備過了浦口才慢慢算賬——又怎麼想得到，江邊上

只有一個木排，他們是兩個人……：你有我就沒有，他們兩個人又不願意一塊兒坐

在一個木排上，那麼就——

胡別忙。讓我想清楚：這兒一條長江，這兒是江邊——這些地方通通是敵人……：江

邊上有一個木排，木排旁邊有兩個人……這兩個人都想過江，却又不肯同坐在一塊兒。唔，我整個兒給弄明白了，就是這個樣子，喂，你爸爸那個時候又怎樣呢？

(一)和廣州隔一條珠江的對岸叫做河南

王 我爸爸那個時候？我要能夠知道就好了！愧他底做人——我用不着說他怎樣本事，怎樣敢作敢為，平時他雖然老老實實，可是統不會光想到自己，不顧別人的……我猜他當時就會有兩個做法：第一，他也許跑上前去跟李國才商量，一個人坐一頭，大家一塊兒過江好不好；第二，看見李國才那麼野蠻霸佔木排不肯讓他一道乘，他就會撲上前去搶他底手槍，想把他底駁壳搶下來之後，再搶他底木排。我也不知道那時候情形到底怎樣，不過大約總是這個兩着。

李 那麼他就是個皆正的孱頭——爲什麼要去打劫別人的東西呢？

胡 李勝錦說他底老子是有胆有識，必忠必信的好漢；你說你爸爸雖然老老實實，可是絕不會光想到自己，不顧別人——我當你們兩個的話全是真的，既然兩家全是好

人，他給李國才打死也不好怪李國才的！可是你要是換個說法就完全不同了，你說你爸爸當時好好地跟他商量，解釋兄弟息爭，一致對外的大義，要求他顧念同營弟兄之情，救救自己的命，總之你爸爸講話講得十分有道理，十分合人情……可是李國才狼心狗肺，昧於大義，不由分說，拔槍便放……這麼一來，哈哈，一則全天下的人都會判決你爸爸是好人，二則你底報仇也跟人情道理相合，堂堂正正，浩浩蕩蕩！

李

班長，你要根據事實來判斷是非！

王

班長，我爸爸絕不是那樣的脚色，我自己也不是那樣的脚色，要是我肯花言巧語，去

哀求那些毫不相干的人，哀求他們替我說幾句比不上一個爛橘子（2）那麼值

錢的好話，那麼我就真是不如一隻小狗那麼敢作敢為，也算不上我爸爸底兒子！

我爸爸一輩子吃虧，就因為他腸子直，肚子直，一張嘴又得來笨……看見什麼不對

的就直說，碰到什麼混蛋就直罵，碰到大家都覺得奇怪，猜不透他底行為有什麼用

意。

胡 不——錯，正所謂不好不詐，一輩子叫化。（3）

王 他還不單是不好不詐。不好不詐不過說他自己，實在頂悲慘的是他能夠懂得他底週圍。他分得出黑同白，是同非，真同假，錯同對，忠同奸，白天上跟晚……他底分別又一點不差，那麼聰明的勢利小人就害怕他，平常的庸人就不明白他，糊塗的蠢人就恨他……

胡 那是題外話，不必提牠了。——對於你們兩家這重公案，我做班長的實任沒法子判決。你們現在各人去做自己的，別在我跟前打架，過後你們高興怎這解決就怎樣解決，我一概不管那許多。喂，你——王應登你走過來，我告訴你兩件事：第一，你要謝謝我。要不是我來救你，你老早就給他底短劍戳死了；第二，你下回做事要聽班長底命令，班長命令你以後做無論什麼事，你一定得找些又正派，又大方，別人看不出漏洞，就是知道你在扯謊也沒你的辦法，那樣的理由，才着手去做。就是沒理由也得找出來——有了理由，一個人不會撞板又不會吃虧，完了。

(二)「不值一個爛橋」廣東俗語，很不值錢的意思。

(三)廣東成語，原來是「忠忠直直，終須乞食。」

(班長下，不久又上)

嘻，我幾乎弄錯了，簡直忘記了現在我們正跟日本鬼子打仗。要是想起中國正跟別人開仗，你們就不該打打鬧鬧了！本來就事論事，你跟他有仇，那是一定非報不可的。一個人有仇不報，是天下第一等小子；不過如今我們中華民族到了最後關頭，一定要犧牲到底。那麼你們犧牲了私人仇恨，說來又算不得怎樣了不起。總而言之，你們只好等到把日本小子通通打退了之後才打，我這回想清楚了。我這個班長官雖然小，可是你們萬一敢違抗我底命令，我就要槍斃你們！

(躊躇着換了低聲)

喂，你們兩個走過來，別弄成一肚皮牢騷的樣子，我問你們一些公仇恨以外的

東西。

李 行。廣東佬底脾氣是該氣就氣，該笑就笑的。

胡 對。現在聽我說——廣東什麼出產都講地方的，譬如潭州大蕉，石碇龍眼，增城絲苗，南崗片糖，又譬如沙灣白餅，九江煎堆，佛山盲公餅，甘竹辣椒醬，真是數之不盡，吃來無窮！只有女人，爲什麼到處都有出產的呢？

王 孱頭也是到處都有出產的！

李 班長，你看他句句殺人，槍槍刺我！

胡 哈，這兒有個女孩子叫做阿嬌，你們看見過沒有？我整天看見她在這附近跑來跑去，全不曉得她攪什麼鬼。她真是刁鑽古怪，好像睬人又好像不睬人的神氣，你想探聽一下她娃什麼也就不見義容易。

李 (大笑) 有個這樣的女孩子嗎？我認識。那個小子也認識的！

王 認識。

胡 哼，看你兩個傢伙底神氣——難道你們剛剛打到連短劍也拔了出來，也不過爲了她麼？喂，老實說，你們別太可惡，只管跟我胡說白道，當心我打死你們！

李 我說老實話，愛上那樣的女孩子真是道地的孱頭！

（李胡同下，阿嬌上）

嬌 喂，當心點，別讓女人嚇壞了！（她將一個橘子，碰在他底鼻頭上面。）今天你要跟我說什麼，我通知道了，讓我先猜猜看：

——喂，阿嬌，一個女孩兒人家要像個女孩兒人家，走路要娉婷，開口要溫柔，你跑到西南大三元酒家門口去看看人家那些學生姑娘，小姐少奶奶，看看人家怎樣下樓，怎樣走路，怎樣說話？

可是這樣呢？

王 用不着我來教你；你明天養個小孩子，那個小孩兒就會來教你了！（剝橘子吃）

嬌 狗底嘴巴長不出象牙，——要是我將來養個小孩兒像你那個橫蠻，又自以爲了不

起的樣兒，我一定會掐死他。

王 可是你不把他養大，給他找個漂亮姑娘做朋友，你那裏會知道他橫蠻，自以爲了不起呢？

嬌 又來了，總之你一開口就沒句好聽的話。——喂，跟你談談正經事，聽說這幾天風聲很緊，日本鬼子派了二十幾隻戰艦，三隻航空母艦來攻打虎門，這可是真的？

王 不錯，三天之內我就要出發了。

嬌 真混蛋，你爲什麼早不跟我說一聲？當真的麼？

王 老實說，我一點都不瞞你，要有半句哄你，罰我王應登一輩子沒出息，給剃頭師傅倒尿壺（4）——我剛才說的要出發的話，通通是假的。

嬌 唉，你要把我氣死了。

王 其實你自己也該明白。要是風聲緊，怎麼還會有那麼大的田雞隨田跳，怎麼還會有那麼漂亮的白燕兒隨樹飛，怎麼還會有那麼銷魂的小姑娘跑到荒郊野嶺這兒來？

嬌呵，你真是一家不知一家難！隨便你怎麼想也不會想到我在家裏多麼煩惱！白天拚命地做，手指也給做穿了，才拿到手一口吐沫那麼多（5）的工錢，——到了晚上，就想歇歇了，誰料一到晚上，賣魚的阿堅跟藥店的小老板阿葵就好像給掃帚掃上門來似地坐在我家裏不走。一個是滿身魚腥，一個是遍體焦臭，說來說去總是一些不得要領的閒文，蠢到牛公也聽不下去。既不好意思趕人家走，又實在聽到心焦。你想一個人白天做到四肢酸疼，晚上不想好好地睡一覺麼？可是無可奈何倒不如跑出來溜溜還好過些。

（四）粵語是「同摩頂友挽尿壺」意思是剃頭師傅很下賤，他更加下賤。

（五）「一罵口水咁多」極少的意思。

王溜到我這兒來，也算你有我的心，說不得。讓我過兩天晚上有工夫，也到你家裏去玩，嚇走那些個兔子。（6）

嬌 你底外貌雖然蠢笨，可是那心眼兒却還不差……

王 他們一個魚腥，一個焦臭，我却是混身酸臭，怕也好不了多少吧！

嬌 酸臭是因爲出汗，出汗却是千珍萬貴的一個人要做了許多辛辛苦苦的事，或是真

真正打過一場大仗，他才會有汗流出來。

王 巧極了。我剛剛跟別人打過一場仗，差點兒給他拔出短劍來送了大命，可是一顆汗珠子也沒有流出來。

嬌 爲什麼生出那樣大的冤仇——是男人還是女人，日本鬼子還是漢奸，官長還是老百姓，你這個人傻傻笨笨，真要當心才好！

王 不告訴你，回家去好好地睡覺去吧。

嬌 （王應登仍然跟剛才一樣兩頭走，阿嬌跳上他底背上，摟住他底頸子不放）你說不說？你說不說？

王 快下來，快下來，那邊有人來了。說不定就是班長！

嬌 胡鳴漢是吧，正好，我正要他看見你揹着我！（王同阿嬌從樹林那邊下，李勝錦跟一個弟兄助手上）

（六）兔子在粵語中是「契弟」——男性賣淫者，也常常是罵人的口頭語。

李 哈，人到那裏去了呢？

助 曉得我要來還敢站在這兒麼？

李 小聲朝，朝角落裏躲一下！

助 瘋子，現在是明來討債，你以為我們是來偷東西麼？

李 替老子報仇怎麼是偷東西呢，——可是這個忘八蛋也真狠，還是當心點兒好。

助 你整個都是廢物，用得這個樣子嗎，你把他找出來，我不消半個鐘頭就揍死他！

李 我看還是這樣好：你先躲在樹林裏面，等他出來，我先跟他打，你一個不提防在後面幹他；不就這樣，你在一間茶館喝茶，等我也約他上茶館，你只管做爲不曉得我跟他

有仇，讓我們先吵起來，動了手，你才走過來；不就這樣，我們兩個藏在大路底田基底，等他走過，一個不留神，送他回老家去……

助 要費這許多手脚？一個人有兇就要逞兇，沒力才來鬥智！

李 那麼我們在這裏等他回來就是了——

助 呵？就別玩了！誰曉得等到什麼時候？改天再說吧。（助手下，王上）

王 你還要來正好。你有什麼欠人錢財，有什麼沒了的心願，有什麼對人不起的孽債！通通結清了嗎？別等到閻羅王審問你的時候才吐出真情來就遲了！

（他兩個打得在地上滾來滾去，李勝錦給王應登騎在身上，轉動不得。王應登順手揷起一塊大的三角石，差不多要朝李勝錦底腦袋劈下去。）

有冤報冤，有仇報仇。李勝錦我如今送你回老家去了。要是講道理，我殺死了你，再殺死了你底兒子，都償不了我爸爸一條命！好像宰掉了十二隻狗也補不回一個人似的！不過我總算佔了點便宜。你現在還有什麼話說呢？

李 沒什麼說的——我底心在想，什麼時候再碰見你。

王 再碰見我哈哈！你底心倒滿硬的——可是我這塊石頭更硬。牠砸扁一塊硬東西，倒也算不辜負牠做一場石頭。喂，我來問你一句，你實在想在生前碰見我還是想等到你死後呢？

李 不錯，我打算在生前碰見你。因為在生前碰見你，我就會送你下陰司，要你在底下等等我了。

王 不過如此？喂，好辦好辦。你喊一聲爸爸吧。你要是喊聲爸爸，我就馬上放你走，世界上從來沒有把自己的親兒子也打死的……叫一聲省下一條命！

（李沉默）

喂，說老實話，我本來沒有存心要結果你，可是你全不自量，激出我底火來。你要是乖地聽我底話，叫你做什麼就做什麼，趴在我身邊好像一隻小綿羊似的，我就斷不會忍心將你劈死……

(李仍然沉默)

哼，別怪我無情！別當我耐性很好！別看我這種人會可憐你！你到現在還不承認自己是乏小子？照你這樣的人，一句話換回一條命還有什麼不算麼？真是自討苦吃……喂，不要逞強了，這塊石頭在我手裏，一砍下去，你那個驢頭就好像火石榴似地爆開，蠢才的思想通通完結！

(李堅持他底沉默，一點也不屈服。不久，王應登丟開石頭。站起來，用腳踢踢那個等死的弟兄。)

哼，起來好了！原來你是個啞吧。早就該通知我嘎……

李 這是——什麼一手把戲？

王 你不是我底仇人，你不過是我那個仇人底兒子——並且看起來，你做人也算得有點兒胆量……好吧，去你的吧！

(李滿臉羞慚地站起來，慢慢抬起頭)

李 你留下我底腦袋，好多謝你！——可是這個腦袋將來一定要拿牠底聰明來殺死你的……從今拿起，你是我底敵人……並且，你也不算是孱頭。

王 老虎放走狐狸，貓公放走老鼠，壁虎放走螳螂，麻鷹放走小雞，——你以為他們要做好事麼？你以為他們想那些俘虜多謝麼？他們當然不怕那些俘虜，意思不過是養肥才宰（7）就是了！

李 哼，哼，——你這個忘八蛋裝乖比裝傻還要像些……

（冷笑下，阿江，阿秋，巧雲上）

王 叫你們別到這兒來，你們老不相信。人有虧心事，不進城隍廟，弄得來你們又危險！我又危險！

江 瞎說，給你帶錢來嘍！

秋 我們怕什麼危險，越危險的地方越要去。

巧 我們沒翅膀也會滿天飛，沒腳也會到處跑……

(七)「養肥至副」廣東俗語，暫時不殺，等養到肥胖了才殺。

王巧雲，照我底肉眼看你，我真看不出你會跟日本人做這種祕密工作，你底眼睛長得那麼秀麗，鼻子長得又十分端正，說是好人比說是壞人更像些。——是你底相貌長錯了人，還是投胎投錯了人家？

巧你又來尋我的開心了。喊個縣長來扮叫化子，喊個叫化子來扮縣長，都會像的，有什麼不像的，你說？

江來吧，這些錢是你的了，你說多麼容易呢。——別怪我說句笑話，就是我也瞧不出你一貌堂堂會拿這樣的錢。

巧呵，其實我們也不算跟日本人做事。我們倒還是跟我們中國人做事的。我們底老板，——我看見過三回了。是一個貨真價實的中國人。他弄一個中國法西斯大同盟，是專門要來打倒共產黨跟國民黨的。

秋 混賬東西連我也聽不明白他們那些大人物在談論些什麼——你就懂得什麼叫法西斯，什麼叫法東斯？我們做事——自己曉得的要做，不曉得的，相信得別人，也要做。不懂的就別亂說，包管你不會吃虧……別瞎扯了，王應登你要認真監視你們底班長胡鳴漢才好。這個傢伙看見我們就眼睛閃亮，好像他已經仔細到了不得。看看情形不穩，不妨就先下手把他幹掉！

王 幹他有什麼屁用——喂，你們今天又說動手，明天又說起事，究竟什麼時候才開張呢？究竟有多少槍，有多少幫手。決定怎樣做法呢？別拿我來開玩笑呀老朋友！

秋 不會開玩笑的，怎麼你把一樁大事看成兒戲麼！我們底「那摩溫」（8）將來有市長希望的，他比你總還要心急點兒吧，不過你總得通通佈置好了才動得手，飯一熟就要菜到的嘎？

王 我們底「那摩溫」是誰呢？

江 告訴你你又不認識，帶你去呢——

巧 却又嫌太遠了。

王 悲慘得很。真是當漢奸也要當大的才行，喂，老秋，盡量告訴我沒關係吧？

秋 要是我知道又何必不講呢？老板底事情全是祕祕密密的，你在那兒幹久了就會多知道一些，好像一雙鞋子，穿久了就會露出肉，你幹的日子比我一半還要淺，何必過於着急？好了，我們走吧！

王 我看你們到底還是走的好，這兒又不是你們底祖居……

江 祖居？！我底祖居要是造在這種整個晚上聽見鬼哭（9）的地方，真是要談到闕氣也就很有限！

（江秋巧下，嬌上）

王 這是什麼時候了，你又跑到這兒來幹嗎？

嬌 糟透了，家裏面那兩個傢伙死賴着捨不得滾蛋！一個談賣生魚鯉魚，一個談賣黨參玉桂，倒不曉得他們賣不賣廣東！賣不賣中國！——我看他們是不管什麼，揸在手裏

總想賣的！你說我們做工的小脚色多麼受罪！白天聽指使聽呼喚，晚上又要聽這些全不進耳的鬼話！把這種壞東西聽了又聽，真連命都會短牠幾年呢！

(八) 粵語「阿篤」頭目、首領的意思。

(九) 因為地方非常荒僻，所以想像會聽見鬼哭，原來是「聽鬼喊的地方」。

王 阿嬌，你不如找個位子坐坐歇歇更對你有益處……

嬌 怎麼一回事？你從來沒有過這麼好的心腸。

王 不錯。我看你底樣子是認真累了。一個人乏累了腦筋就會懵懂，腦筋懵懂就會言語模糊，胡說白道。

(阿嬌坐下，拿手帕擦眼淚)

嬌 恐怕有什麼晦氣，我底心亂如麻，好像那裏面不是裝着鮮紅的血，却裝着許許多多的螞蟻。

王 志氣衰頹，就常常要哭，——可是歸根結蒂，還是因為腦筋懵懂！

嬌 你別管我，你別管我！那裏用得着你假心假意來替我擦眼淚？讓牠流個痛快——眼淚是神仙底符水，醫得好貪心，洗得掉罪過……洗得兩眼聰明。我從前見了你就覺得自己又低微又矮小，靠着你底身體就覺得舒服自在，聽見你底嗓子就覺得魂不守舍，四肢無力，現在——我看見你就渾身不舒服，你變成一個稱起來還不到一兩重的黑影子，嗓子又啞又沉，滿頭晦氣。你簡直變成了另外一個人……

王 你這樣一說，我也不快活起來，覺得十分掃興——可是我自己向來就是我自己，一點也沒有變老，一點也沒有變矮……

嬌 這是因爲你自己還不會曉得。發酸發臭的東西用不着吃進嘴，一走過去就曉得了。

王 我不明白你現在到底想什麼……

嬌 我想着一件事。我想邀你到我們鄉下去住。坐四點鐘輪渡就到了。那裏夏天出荔枝，冬天出橋子，有房子給你住，不收你底房錢。我們優悠自在地下住下來，不要你出操，不

王 要你聽講，不要你打仗跟守夜，高興起來喝牠幾兩燒酒，打牠幾圈麻將，隨便你歡喜。好是真好，可惜我這裏還有許多孽債，有許多仇人，我一走開他們就會得意揚揚，高枕無憂——那又怎麼辦呢？

嬌 來吧，走到我這裏來，靠在我身上，等我哄你睡一覺，睡飽睡足就不會過於頑皮，過於橫蠻了。

（阿嬌坐在路邊，王應登走過去睡在地上，頭枕着她底大腿，伸懶腰。）

我有一句話要跟你講，不曉得你肯聽不肯聽。

王 什麼話？在冬天說冬天的話，我一定聽。

嬌 我已經想得清清楚楚，跟你一輩子有很大關係，跟我們底幸福也有很大關係的——
！明天起，你再別跟那幾個傢伙——

王 廢話！你去告訴全中國四萬萬人（慢慢坐起來，）讓他們通通曉得，我王應登要做一件事，一定要堅持到底，別在我旁邊絮嘴！

(沉悶好久，女叫化上)

隈，老太婆，這時候你跑到那裏去呀？

女 我回家。

王 你也有家？你底家在什麼地方？

女 我跟斗姆娘娘租一張床舖，廚房食井公用。(10)

(10) 廣州熟語，在招租貼上常常看到。意思即是她住在斗姆廟裏。

(女叫化經過他們身邊，又倒回來)

不錯，少爺，小姐，這時候已經很晚了。你們坐在這兒一聲不響，愁眉不展，一定有些什麼憂疑難解的地方，讓我來跟你們占占卦好吧？

嬌 大嬸你真是好心，不過我們底疑難不是占卦占得好的。觀音菩薩也不過是指示迷津，可是明知是迷津也不肯回頭，那就連如來佛祖也沒有什麼法寶！

女 要是這樣，那恐怕跟運氣高低有關係，或許讓我來跟你求求神轉轉運好不好。

王 你給我趕快去死去吧！

女 遲就是五年，早也就不過三年。喂，少爺，做做好事給我一個銅板，讓我明天早上買碗稀飯吃吃好吧。

王 你有什麼本事向別人討錢？我們打生打死一個月也不過賺他個七兩二（11）

女 我底本事就多得很：別人不能吃的東西我能吃，別人早愁晚愁的東西我一點也不愁，別人看不見的東西我看得見。

王 我問你三件事，你答得好，一件給你一個銅板。

女 少爺，你底價錢可出得太高了，兩個銅板三件我作興也肯賣的。

王 哼，有那許多話在你底心裏面，你難道還肯少說一句麼？好吧——你最喜歡的是什麼？

女 我最喜歡中國飛機。

(王丟一個銅板給她)

(11) 卽是十塊八塊錢的餉銀的意思。

王 你最討厭的是什麼？

女 我最討厭的是人面狼心的漢奸！

(王又丟一個銅板給她)

嬌 說得真對，我也來一個！

(嬌也丟銅板給她)

王 你會唱什麼不會？

女 而且唱得吧！

王 (第三次丟銅板) 那麼你就唱吧！

女 好聽我的：

日本小鬼不自量，
侵略中國自遭殃。
駕起飛機開大炮，
折兵折馬又折糧！
蔣委員長上前線，
李白智勇世無雙。
林彪猛似出山虎，
余總司令鎮五羊！
日本小鬼好陰險，
利用漢奸喪天良。
漢奸天理良心喪，
自討覆敗與滅亡！

我若養下十男兒——

全叫他們上沙場，

捉盡漢奸奏凱回，

肉點天燈骨燒香（12）

還過得去吧？

王 新的肉是長出來了，可惜還沒有新的血。

（女叫化下）

嬌 你好像渾身的不快活——

王 當然咯，心要騙人，臉不騙人的。

嬌 你滿身晦氣，好像一肚子牢騷，受了什麼委屈似的。

王 一點也不錯，你全看出來了，我十二歲就進上海紗廠做工，我爸爸去當差，我媽媽死得不明不白。二十歲從上海跑出來，差不多是走頭無路，末了也去當差，一直到今天。

我走遍了江蘇、浙江、江西、湖南、廣東、五省，你說我灌進肚皮裏多少牢騷，多少委屈這些，委屈總之不是一天半天解得消的，並且簡直從來就沒有解消過。廠裏面那些惡棍胡亂攪那些女工，弄大了肚皮沒有罪過！日本人跟印度阿三，逢人就亂打亂踢，打死人跟吃飯一樣平常，胡塗的軍官隨便殺人，拿皮鞭子，槍頭亂抽配打，打了還不許做聲，貪官污吏扒錢不必用鐵鏟，胡亂定人死罪，動不動就徒刑十年，二十年，地主鄉紳蒙上欺下，吃人不吐骨頭。就講你含冤三代，也是平平常常，你看得過意麼？我們自己的弟兄呢，整天喝酒燒烟，打架賭錢，偷偷摸摸，逛逛窩子，不對就打老婆，賣豬仔，（13）惹得滿身鹹癢淡癩，花柳白濁，可是想死又死不去，在世界上面爬來爬去好像一條毛蟲一樣，你看得過意麼？

（一二）原來的廣東木魚調是這樣的。

日本仔，但真係唔知呀，呀衰！

侵略中國又唔聞見自己個陣(陣)冤(音除氣味的意思)

佢駕起飛機，又車起戰艦同埋大砲，

點知俾我地殺個佢人頭落地一堆堆。

我地蔣委員長親自督師係上前線，

李宗仁白崇禧智勇無敵把賊寇驅除。

林彪好似猛虎出山打到佢膝頭哥(音繳，抹的意思)眼淚，

余老總廣東坐鎮又係幾大都唔呀呀，拘

日本鬼咁就利用的喪盡天良嘅漢奸黎做禍水，

想話裏攻外應，將我地嘅城池浸個變左一條大坑渠。

你話的漢奸行爲重有乜良心與共天理，

正係自己有賤羅黎賤，有衰又羅黎呀衰。

若然我有十個仔，我都要呀晒佢地出去——

去做壯丁，將以漢奸黎捉盡，

割佢地的肉黎點着枝天燈，

折黎地的骨黎做打鼓嘅槓呀槓。

嬌 那麼你就別看好咯。

王 我自然是不看！因此我做小孩子的時候，整天在想，怎麼放一把火把這個世界通通燒光，連那些罪過跟羞恥也一道燒掉！等我想看也沒得看！誰曉得一年過一年，倒反而給世界燒焦了我！你說我可是滿肚牢騷，滿肚委屈呢？

（遠處狗吠）

別忙。讓我去看看那個傢伙亂嚷亂吠，可是給牠底老板踢傷了屁股！阿嬌，你要是說話要說，你就自己說，自己聽回去吧。

（王下，李上）

（13）「賣豬仔」就是把自己的身體賣掉到外埠去做苦工的意思。

為 為了我們的祖國

嬌 隈？

李 茶，奇怪了，一個人走起運來，連心眼兒都是整天快活的！用不着你說了，從那兩男一女給他鈔票做起，整齣戲我都親眼看過。一個人沒事藏在暗地裏總有點兒便宜的！

嬌 隈，老兄，你千萬別跟別人講呵。

李 怎麼呢？——哎呀嬌姐，要是我跟你有什麼一兩手，那就自然不告訴別人，可是他是一個漢——

嬌 (掩住他底嘴) 夠了夠了，老兄。你看他要是不過泛泛之交，我求求你別跟人說！你跟他要多年的老朋友，我求求你想法子幫忙救他，

李 好嗎，我自然高興先把他救活回來，救活了他——是我自己的……可是你以後要不歇地留心他底行動，(歇地告訴我) 一點兒也別漏掉，這才有辦法！

嬌 得了得了，你快。走吧，他快要回來了——

(李下，她 呆喪喪地坐着深思，王底脚步慢慢走近，她有點兒怕，有點兒氣，又有點

兒後悔，非常頹廢地站起來，沉重地對着走來的脚步聲自言自語）

唉，你還好好像一個傻子，大禍臨頭也全不知道，走起路來大搖大擺的……唔，這回糟了，我已經替你說出來，我已經替你在求朋友面前認了罪了……（幕下）

第二幕

（十五天以後的一個下午，仍然在第一幕那個地方，阿江，阿秋，巧雲在場，遠遠的碼頭那邊有較大的輪船底笨重汽笛聲。）

巧 咦——警報叫？

江 什麼警報，放工了。

秋 你又胡塗了，輪船靠碼頭嘎！汽笛聲嘎！

巧 哈，怎麼還不見阿王？——這個傢伙真是蠢頭蠢腦！譬如你叫我說出他究竟是聰明還於蠢笨，我就說不出。

秋 那你又何必在他底身上想到那麼長遠呢，一個人聰明還是蠢笨——跟他有用沒有什麼關係？我看你不如還是別動起那點兒心火，心火會把你燒成焦炭……有誰能夠保證，他今天跟你是朋友，明天跟你就是敵人！並且在這個時候，死一個人好像死一隻蒼蠅那麼一點兒大的事體，說不定今天他站着好好地，明天他就躺在那邊，剩下你自己煩惱。

巧 看你那付嘴臉，你活像一個一輩子不會說半句真語的窮酸父老。比方我跟你們——會不會今天是朋友，明天是敵人呢？

江 你就會說一些女人說的話！倒不如談談今年過年要蒸幾盤糕，炸幾百隻小油角還痛快些！

巧 自己有時候想想也就真是淒涼！我們整天在這兒做夢夢見我們底將來——日本小鬼進了廣東，我們底老板登其大寶……帶上自己也有點好處……可是目前呢，我們切斷了四親六戚，我們沒一個知心朋友，我們在一起喫一起泔的彼此也不知

彼此究竟是真心還是假意——晚上心裏便好像十五隻吊桶，七上八落（1），睡來睡去也睡不着；日裏看見別人，照例是低下頭來自認奴才，不然就張開嘴巴沒點兒意思地裝笑臉……整天攪來攪去，全不知道自己怎樣收場……

秋 收場……爲什麼你總愛說些不吉利的話？

巧 我看你簡直是個瘋子？收場也有好有壞，衣錦榮歸，一家團聚又何嘗不是收場？爲什麼就一定是不吉利呢？唉，想不到你還算是有胆有謀，能知會算的軍師……

江 我知道我們總不出兩條路，好像擰轉一個銅板，不是反就是正：要嗎就時運不齊，讓別人先我們一着，一個冷不防逆通場台；要嗎就好像北平，天津，上海，上面那些地方一樣，三手兩腳，成其美事。總之我們一家有一半希望，好比一塊錢賭他一塊錢……

（1）「十五隻吊桶，七上八落」粵語本是「十五十六」。

秋 我們有八成希望！

巧 去，我們頂多不過有兩成希望——萬幸的話（王應登上）

秋 喂，上那兒去了，讓我們等到眉毛都長長了。

王 到處跑跑，馬夫袁杏在那裏請客，因為他底公馬生了兩個兒子……那隻母馬是鎮上一個無賴養的，住在槐涌橋脚那間草棚裏。我去看了，母馬是乏得要死，躺在地上十分可憐，那些小馬毛還是濕的，又天真又坦白地睡在媽媽旁邊，牠們相信媽媽會保護牠們，完全相信，對於走過去的不管好人跟壞人全不提防……

巧 喂，阿登我們有差不多半個月沒見過面了……

王 怎麼呢，可是打算請我吃年夜飯麼？

巧 我看你兩隻眼睛深下去，嘴唇黑到發紫，額上打滿了皺紋，臉皮又是繃繃緊，究竟有什麼憂心事呢？

王 我要殺一個人！

秋 巧雲，不要攔他，讓他殺去吧。

巧 對了，爲什麼你又不老早動手呢？

王 我也不曉得怎麼好；這個混蛋有一個曾經給我騎在身上，想殺死他比借火還容易。又不曉得怎麼一來，我舉起三角石要劈下去，却不曾劈下去……我想，殺死他是太無辜了，並且他底傻頭傻腦也叫我喜歡——哈，誰曉得我不殺他，後來他可不客氣，常常要來殺我，還攔住我底路，讓我做無論什麼事情都受他牽累……我如今想清楚了，一定要把他送到陰司去才好……我恨他比恨他底爸爸還利害！

江 (對秋) 恨他比恨他底爸爸還利害嗎？

秋 你可是說你們那個忘八班長胡鳴漢嗎？

王 不——是——你們雖然叫我幹掉班長，可是我自己要幹掉的却是另有其人，這個人暴暴燥燥，一個大草包——說起話來牙尖嘴利，有時還會掉兩手鎗花……我已經將他恨到入骨，有一天他碰進我底手裏我一定不讓他再爬出去！

江 無論功勞大小，那麼殺了班長對你自己更有好處。不過要幹班長倒也不算容易！第

王 一要沒一點兒聲響，二要沒一點兒痕迹，三要十分鎮靜，事後別讓人家猜疑。我又不要當駙馬，要那麼許多功勞幹嗎？

巧 這又不對了，功勞大了就可以跟着老板跑出跑進，坐汽車住酒店，指揮別人，用不着

給別人指揮……

王 看，那個狗娘養的來了！

（嬌跟李上。嬌吃了一驚似地站定了，李故做不慌不忙，將衆人差不多從頭到脚看了一遍。）

李 阿嬌，不如到別處去談談吧，這兒人太多了，太鬧了，

王 我在明處站着，我做什麼事，一定要先告訴大家——如今我叫你當心，這幾天之內我就要殺死你！

李 真的嗎，你底性格，一點兒也不像一個會說笑話的人！

王 不錯，我說你底性格也是一點兒也不像一個會跟爸爸報仇的人！

李 什麼？阿嬌，你看他渾身骨頭沒根正氣，他自己還不害羞——整天要氣得我火冒冒，心癢癢，我一輩子最痛恨的就是我老子底大仇沒報，他就是我底仇人，還要整天來挖苦我，一定要叫我不顧「同是中國弟兄，應該大家團結」這種教訓，要叫我忍無可忍，做出些對不起他的事情！

嬌 阿登，我不久之前才曉得你們兩家有殺父之仇……不錯，我真是懵懂……有一件事，我還托他幫忙……如今怎麼辦呢？我托了強盜替我帶銀子，托了老鼠替我看油了！

王 你走開！——你給我走到遠遠的地方……凡是我站住了，你就給我遠遠地走開……

巧 頂好走到兩家看都看不見，有信也寄不到的地方……

秋 我們坐坐吧。對於別人的事情別亂插嘴——哈，今天真是暖和。一點兒也不冷。

江 這個世界整天都鬧打鬧殺，大家都熱血騰騰，還會冷麼？

穿……我一概不理會……

李 吓，我底腦袋，頸子，肩膀，大腿，那裏不會戴過花？在上海羅店我一個人就幹掉過三個日本小鬼，一個用刺刀，一個用鎗頭，一個簡直空手跟他打——

王 呵，跟日本小鬼開窟窿也叫做跟他打麼？我就簡一當他是一張草紙似地把他撕開！

李 可是你趁着這個時候，對住那麼許多人，說有人用冷鎗射，你底意思可是說放冷鎗的就是我？

王 這個世界有兩個人要拿手鎗來對付我的。一個是一條笨虫，跟我有殺父的私仇；一個是藥材店小老板阿葵，一個馱子，給我揍過他一頓！

嬌 阿葵說過，要你底命……

李 見你娘的鬼，你王應登也敢看小我？我倒霉倒極點也不會倒霉到這步田地，拿那麼貴重的子彈躲在一邊來打你這樣的賤種！我也替那粒冷鎗的子彈高興，幸虧牠沒打着你，要不然讓你那些污穢的血沁進牠底鋼裏，牠底鋼就會變成像你底血一樣

污穢，一樣腥臭，變成一塊廢鋼，千年萬載也不能再用來做子彈……各位，你們說這粒子彈多麼微幸啊！

江 我看子彈也微幸，王應登也微幸！

秋 別多嘴吧。

巧 對，阿江底嘴堵也堵不住。我真不知道你幫王應登呢，還是幫李勝錦？

李 話雖如此，遲早總會有顆子彈不幸，給人強迫硬要鑽進他底腦袋去的！

王 你別太放心了，拿鎗打我不見得那麼容易就中，就算打中了，要是我不知道那鎗是

你開的，也還是你吃虧。因為我親手殺死你那第九個爸爸李國才，他永遠記得是我殺死他的。明天我在陰間碰見他，他問我可是你跟他報了仇，我說「不知道，」他就會生生世世抱恨無窮！——我已經死得不明不白，你們想報仇也找不着人去報了！

（李憤怒到極點，走過去）

走過來，走過來，殺你爸爸的人站在這兒等你！

李 氣到臉紅筋張，手脚顫抖）好傢伙……好傢伙……好……傢伙！你的確，鎮定的確……你那個胆子——是生來爲非作惡，傷人傷物的……我李勝錦今天當着大家發誓，有我李勝錦一天在，沒你王應登一天安樂！此後我跟你沒別的話講，我要用盡光明磊落，或是陰險毒辣的手段將你踹在腳底下，蹂成一片爛泥，爛到不分骨跟肉，不分心跟臟……

王 你這些話，要是拿去稟神也筆有點兒動聽——可是跟我說有什麼意思呢？

李 有什麼意思？（走過去打了王一巴掌，大家都愕然站起來，阿嬌用自己的身體掩護住李勝錦。）

嬌 不行，不行——不要這個樣子……李勝錦，做做好事，走吧……

王 滾開，別攔住我！（怒目瞪住大家，阿秋向他搖頭示意，叫他不要發作）唔——

秋 本來不該我來多嘴，可是我也得說一句……

嬌 好了吧，李勝錦，好了吧，好了吧，好了吧，——

(硬把李勝錦拖了下去，自己走回來)

王 我忍耐，我忍——耐！耐！耐！到用不着我忍耐那一天，爲了我還有件大事沒做完，留他幾天命——好像爲了酬神，留一隻鷄幾天的性命，暫時不殺一樣；咳——幹嗎你腦袋低沉沉，兩眼有淚痕，好像傷心到不得了，比我自己還要傷心些呢！

嬌 我看見你一天比一天墮落，儘做些與衆不同的事，將你自己的性命，朋友，通通去開不管……你整天跟那些鬼鬼鼠鼠的匪徒交結，又沒人勸得你聽，又沒人救得你；你說我簡直就沒有希望了麼？

王 哼，你好像他底媽媽那麼一套神氣。

巧 她好像我底媽媽那麼一套神氣。

秋 喂，阿嬌，我看你還是別管閒事的好！

嬌 你們這班蛇羣狗黨，你們在那裏攪什麼鬼，當我通通不曉得麼！你們在這裏攪王應登，攪到他犯法，造反，做些說不出口的醜事，這些事有天給人破獲；就要拿去審問，拷

打鎗斃——就是凌遲處死，人家也不會覺得過份！

江 你別貪好玩，就隨便罵人，別自恃是個女人，以爲沒人敢動你的手！別把自己當做小孩子，胡說白道也不要緊！

嬌 我把自己當做小孩子？你說這兇週圍三十里，什麼事我不知道呢？就算你們做什麼，你們底卑鄙陰謀是怎樣的，也全瞞不住我！

巧 爲什麼我們今天的脾氣會好到這般田地？

嬌 你們做了些豬狗不如，天良喪盡的事，好像貓兒頭鷹似地，日裏躲着不敢出來，怎麼脾氣會不好呢？

秋 好了吧，得意到這個地步也就夠了吧……喂，別跟她胡扯。我們走吧……那邊有些好
些人來了……

（江秋巧同下）

王 你別太暴躁，別胡思亂想，等我過幾天慢慢跟你說個明白，你就會知道……第一，你

別跟那個壞蛋李勝錦來往太多，他無非想怎樣害我，怎樣葬送我；第二，你別來跟我作對，我做的事你別來搗亂。

嬌 我幹嗎要搗亂？不過是爲了你好！你要是這樣弄下去，弄成功我要跟你跟開，弄不成我也得跟你分手……你做了官發了財也與我不相干，你給人押出去鎗斃我也沒法子救你……

（走過去抱住王應登，兩家互相擁抱，可是沒多久王應登又推開她）

王 那是些什麼東西？世界上頂破爛的東西也沒破爛得那麼難看！

嬌 那些？你看看他們吧！

王 難民，不錯了，正朝這兒走來……你看，一幫難民……

嬌 登看見了，一個日本人送給中國的過年禮物！

王 不錯，真是令人痛恨的現象？日本人用砲火砸爛了他們底工廠，叫他們沒工做，沒飯吃；日本人用馬隊跟砲車滾平了他們底禾田，叫他們一年辛苦種他的米跟麥，通通

丟下田土裏面腐爛掉，那些好像裝滿了黃金的平原，一千里兩千里全沒了人煙……真是令人痛恨的淒慘現象！

嬌 聽你底口氣，却又不怎麼像給人叫做漢奸的朋友！

王 你這個蠢貨，你就不相信我麼？

嬌 我全不明白你在那兒玩什麼把戲！我底腦筋全知道的，可是我底心一點兒也不明白！

王 所以你是一個大蠢貨！我現在要做一樁驚天動地的英雄事業，等我這樁事業做出來，整個廣東，整個中國，整個世界的男男女女都要大吃一驚哇……那個時候你才明白，大家才明白——爲什麼我如今這樣都放下不管，跟下跟你的恩愛，跟李勝錦的仇恨……有一天讓你嘗嘗那個味道，你會跪在我腳下頭也不敢抬起來……

嬌 有什麼了不起的……你成功之後，頂多不過讓你升了個排長，就算連長——你要受日本人底指揮去打自己的同胞……我怕跪在你腳底下的時候，已經是去跟你

收屍的時候了！

王 瞎說！你像這樣的蠢勁，我真是沒下看見過……

（男女難民上。有一兩個苦力，又有一兩個兵士跟那些老幼難民扛行李。大家走到崗位前面坐下來歇腳。）

老婦人 唉，作孽，你看我在船上困了幾天，把我困得連走也不會走了！

某女人 大嬸，你老了……中華民國該預備一頂轎子給你坐才對……走到村裏面起碼還得走五里路。

老婦人 （對第一個兵士）那我怎麼好意思呢，大哥哥？那張棉花胎還是讓我自己來抗吧！

小孩子 （對老婦人）奶奶，爸爸呢？你說到了香港，他就會上船的？

又一女人 真是作孽，他真懂事，還會找爸爸喂，小傢伙，走過來我給你餅吃，哪來呀……

你爸爸還在上海，他永遠不回來了！

嬌（抱起小孩子）呵，乖極了，你叫什麼名字？（對老婦人）你底孩子幾歲了？

王（走過來盤問那些人）喂，你們從那兒來的？……那裏面裝些什麼？……你們打算

上那兒去呢？……

（難民答覆過之後，他又問那兩個兵士）

你們呢？跟他們攪在一塊兒幹什麼的？

兵甲 我跟她捐這個大籐箱……

兵乙 我抗她抗這張棉花胎……

老婦人 不必不必，讓我自己來抗好了……

兵乙 我一輩子沒做過好事，就讓我做一回吧？如今我跟你抗棉花胎，你不必多謝我。明

天我們跟日本小鬼打仗，你倒過來跟我們燒燒飯，洗洗衣服，引引路……要是我戴

了花，你跟我洗洗傷口，跟我敷點藥，靜靜地扶我上牀，讓我好好地睡一覺，那就抵得

過了！

老婦人 就是再多十倍的事我也肯做，還要無論怎麼苦法都不嚮一聲！

難民甲 我們在上海，不就是這樣做的麼？……聽說中國兵要開走了，我們跟那些兵抱頭大哭，大家都捨不得……

難民乙 許多人說這回中國人民好極了，真奇怪，連那些當差的也「這樣」說，照我看起來，倒也說不上「怎樣」好法。

難民丙 照你說要怎樣才算好呢？

難民乙 「怎樣」才算好，我可不知道，不過我知道「這樣」是應該的……應該的事，情不算「怎樣」了不起……

難民丙 （對苦力）喂，老兄，現在廣東風聲怎樣了？

難民乙 現在廣東不作興叫老兄，現在作興叫老朋友……

苦力甲 這幾天風聲很緊——日本飛機天天都來轟炸，嚇得省城的人通通搬到鄉下，又嚇得通通搬到鄉下的人通通搬到香港澳門，又嚇得通通搬到香港澳門的人通

通通到星加坡舊金山……澳門外面日本軍艦天天開大砲今天又說在中山登陸，明天又說在寶安登陸。

苦力乙 這兩天據說漢奸就要起事……

老婦人 作孽，觀音菩薩！

苦力乙 聽人說漢奸一起事，就到處放火開鎗，日本飛機就會通通飛來將省城炸成平地，日本軍艦就會衝進虎門，日本兵就會儘量登陸，裏應外合將整個廣東剷平！

老婦人 作孽，觀音菩薩！

難民乙 「這樣」又算不「怎樣」作孽的。憑良心說，漢奸不是「這樣」又「怎樣」算得漢奸？我們不是時時刻刻準備日本小鬼「這樣」來一手，又「怎樣」算得跟日本開戰……

兵乙 算了吧，要是還不「這樣」（走幾步）我們「怎樣」回得到村裏呢？

老婦人 真是不好意思了，讓我自己來抗吧！

(胡鳴漢喝一條籐鞭上)

胡 你們這幾垃圾通通堆在這裏幹嗎？

兵甲 (對兵) 他又喝了四兩了……

胡 說什麼？你們兩個說什麼鬼話？走滾回去！

(拿起籐鞭驅逐兩個兵，他們跑開些，可是不走)

你們呢？

難民甲 我們是日本鬼子底對頭，跟中國軍隊永遠合作的人民。

胡 從什麼地方來的？

難民乙 我們在上海參加作戰三個月，打得日本鬼子有牙沒眼。

胡 打那兒去呢？

難民丙 在上海不曾報完的仇，現在回到廣東來報。

王 這個世界真是一個仇恨底世界！

胡 我看你們形迹可疑……

老婦人 我們就住在裏面王村……

胡 王應登，通通把他們給我趕回頭。他們應該先進收容所，等收容所決定辦法，留在收容所救濟還是遣送回鄉，這才是正當的手續。

某女人 官長，我們現在到收容所去比回到自己的村子還要遠些，回到村子不過五里路，到收容所去可就要走十里！

胡 就是走五十里也一樣，因為這是手續。

王 手續這麼不近人情的手續！

胡 怎麼呢？你把牠當做假的嗎？爲了一顆米那麼大的手續，常常會把一百畝良田連累掉！要是不講手續，如今那許多許多的官要來做什麼呢？

王 你去聽聽他們底苦楚淒涼，你就會尊敬他們，愛護他們。

胡 就算我尊敬和愛護，手續是呆板的！你動手不動手？

王 我沒法子動手。

胡 哼？王應登，你要撒野嗎！現在我命令你！

王 我服從你底不近人情的命令。可是沒法子動手！

胡 你沒有法子動手，等我來動手給你看！

（胡揮起籐鞭抽了王幾下，難民羣中騰起憂愁的低低的呻吟。王動手驅逐他們，他們完全無抵抗地服從。除班長和阿嬌外，衆下。）

嬌 班長，你也太狠心了，那是些難民呀，好像在外面給人家欺負了的叔伯兄弟，如今回到自己的祖家一樣的。

胡 阿嬌你也太狠心了，告訴我你姓什麼都不肯麼？

（樹林外面有哭聲，吵鬧聲，喝罵聲，不久王又上。）

王 報告班長，他們全不肯走，通通放濫躺在地上。

胡 可是你叫他們躺在地上？

王| 不是的。

胡| 那麼你總該設法哄哄他們，叫他們滾蛋。

王| 哄過，罵過，打過，全不行。

胡| 那麼依你說又怎麼辦呢？

王| 照我看一定非拿出最後的手段來不可。

胡| 最後的手段是什麼呢？

王| 要求班長命令我實彈射擊。

胡| 喂！你想要我底命嗎……這又怎樣行——呢，讓我想清楚吧。（想了一會兒）……

……好吧，這件事交給你辦，我不管了，隨便你怎麼處置就怎麼處置……（班長下）

嬌| 我倒看不出你爲了那些難民會那麼強硬。

王| 正義這兩個字你知道嗎——正義就是他，會打退胡塗，打退奸狡，打退私心，打退陰

謀，打退所有的東西！

(走到樹林邊的路口)

喂，回來，通通回來！

(衆人又上。老婦人和兵乙先走，大家都沉默在感激和嚴肅裏面。)

老婦人 真對不起，讓我自己來抗吧！

兵乙 得了吧，我看你真是要命，還不趕快走，等一會兒班長又來了。

(小孩子走到王應登身邊，揷住他底手。)

小孩子 叔叔，不得你幫忙，我們今天就回不了家！將來你打勝仗來看我，我燒糖山芋

(二) 請你吃！

(大家仍然沉默，在荒野上面只有斯斯沙沙的脚步聲，慢慢越走越遠。王應登非常憂鬱地坐下，兩隻手抱住腦袋。阿嬌挨在他身邊。不久，那些漢奸又上。)

秋 王應登還有幾句話要跟你談談。依我底意見，你別再跟李勝錦爲難了。他是個「牛

精」(三)你自己有這麼大的責任。

胡 該聽你說的我沒有不聽，可是我個人的私事你別來管我。我已經是萬分忍耐了。我要動李勝錦的手，真是隨時大吉。

秋 李勝錦這樣的私仇，簡直算不了一回事。剛才那些難民跟我說，班長還拿根籐鞭來抽你，這樣的野蠻軍官才是你底大仇人，這樣的胡塗蟲，這樣的禍國殃民的東西，才是要剷除的，又何況他還來羞辱你，虐待你。

巧 真是人生最大的羞辱和虐待。

(二)「唐山芋」粵語叫做「蕃薯糖」，是用開水燒爛蕃薯，再把糖加進去的一種點心。

(三)廣州的俗語「牛精」是一個力大如牛，粗暴橫蠻的傢伙底稱號。

王 不錯，我一輩子都在這裏受着羞辱和虐待！不過他是我底長官，我要聽他底命令我要服從他。

江 即使服也不必服多久了！快則三天五天頂遲也不過十天八天，——只要我們一得

手，將這個世界顛頭倒腳翻過來，那個時候他就糟糕。歸順的來做我底部下，聽我指揮，聽我鞭打。不歸順的嘍——回到老家去嘗嘗泥土底味道！整個廣東給我們打碎牠一半，所有的廣東佬一看見我們就渾身打抖！我們說走開！就走開。我們說：躺下！就躺下。——隨便你多麼漂亮的姑娘也一個樣。我們底錢好像珠江裏面的水似地，可以花到無窮無盡……

嬌 | 你們別走過來（將身體遮住！）別走近他身邊——我求求你們……你們走開了，他是一個十全十美的好人！人家佩服他，感激他，敬重他！可是在你們面前，他是一個漢奸。

江 | 怎麼你身為姑娘，滿嘴什麼奸，什麼奸？

（阿嬌跳開來）

嬌 | 你再來，你們還要到這兒來，我立刻去告發！

江 | 你不管我們倒也無所謂，可是連你自己的人也不愛惜麼？（逼近她差不多一直把

她逼進樹林裏）哈連那個漢子也不愛惜……等一等吧，再過個多兩個禮拜你這種種的女孩子脾氣，小把戲脾氣就會給一些新鮮的見識教訓得聰明起來。那時候你不罵我，還得要對我嘻嘻哈哈地笑……

（王應登跳起來，一掌將阿江打得幾乎仆倒地上，巧過去將阿江扶住，阿秋拉住王應登）

秋 我來告訴你們年輕人吧，我（看見王應登神氣不對）……好吧，我們走吧……
（江秋巧下。王兩頭躡來躡去，一點精神也沒有，又悲痛又憂鬱）

嬌 阿登……

王 怎麼樣？

嬌 我實在……

王 你實在怎樣？

嬌 對了，要不是你把他壓住了，我不曉得還要受多少戲弄！

王 唔，現在已經沒事了……

嬌 我看你好難過，心神不定似的……生氣的時候你不生氣，該笑的時候你不笑！

王 我心裏多麼煩，多麼悶，多麼不痛快，多麼亂七八糟，實在說不出來，除非你鑽進去看。我有許多許多話要跟班長說，却不知道時機到了沒有，還不曉得他什麼時候清醒，什麼時候胡塗：我一心一意要殺掉李勝錦，我跟他已經毫無問題，專等我一動手，他就要躺下，一直躺到地球通通冷掉，可是我又給職務限制住不好動手：一方面你呢，你又常常來囉嗦我，騷擾我，不相信我……

嬌 我從來都是一樣地相信你！

王 我現在剩下了一個希望。其實也只能夠有一個希望。我希望這個世界快點兒變化，什麼都要快點兒變化就好了！

嬌 你有些什麼苦衷，一定要做這些下賤的事呢？

王 你把「下賤」兩個字說這麼心平氣和，我心裏面真是難過！可是我做什麼事，我是

絕無苦衷，也絕不下賤的（幕下）

第三幕

（又過幾天以後的一個晚上，仍然在郊野那裏。李勝錦跟胡鳴漢在場。砲兵連的許多弟兄在樹林後面休息，唱歌，高談大笑，可是給樹林隔開，看不見人影。）

李 今年過年可有些什麼熱鬧麼？

胡 有什麼熱鬧呢……花市還算有點兒買賣，不過其他行行都要不得。我自己呢也不過喝了一回爛醉。

李 喝得十分痛快吧？

胡 痛快——喝完之後到鎮上跑跑，沒頭沒腦地碰見阿嬌，不曉得是我說了什麼話，也不曉得是怎樣的——胡裏胡塗給她發起脾氣來拍了一巴掌，現在還有一點兒疼。我知道廣東有一個大劫運。這個大劫運如果平平安安過掉，廣東就會富貴榮華，我

們底子孫就會安居樂業。這個大劫運如果過不了；廣東就會變成一片焦土，除了人骨跟餓狗之外，千里萬里都看不見人烟。

胡 那麼你就說出來，馭別學那些說故事的人賣關子似地：剛剛說到一劈刀下去，「喂，叨光叨光……」

李 我就是不曉得該怎麼個說法！譬如現在我抓了一個賊，他正想動手偷我底東西，就給我一把抓住了……他從前還殺死過一個人……那麼我到底怎樣告他的狀呢？告他殺人還是告他偷東西？

胡 那麼兩罪俱發就是了！滾蛋！

（嬌臉帶憂愁上）

李 好極了，也許讓你跟她先談談的好……這個廣東大劫運，她也曉得的。

胡 你不如說是班長大劫運好了（班長站起來）

嬌 原來你躲在這裏，等我到處找你。

胡 可是真的找我？

嬌 不錯，找你……（沉默）

（樹林之外有武裝保衛華南2，的歌聲跟談笑聲斷斷續續。）

胡 那些傻仔整天都是癡癡狂狂的……你找我一定有樁事體同我商量的吧？——還是什麼事也沒有，不過想找我談天？

嬌 不錯，有樁十分要緊的事要來跟你商酌……

（歌聲忽起忽落，李勝錦意味深長地在聽他們說話。）

這樁事說起來又似乎很，呃……三言兩語就可以說完？

（歌聲，李有時也加入低聲唱一兩句）

可是你要好生聽，留心想，別鹵莽，別只聽一半……

胡 我已經十分留心了！

嬌 一個人聽話要聽到十分清楚才可以跑開，要不然呢，「老爺喊你買竹床，你就會去

買了豬腸」3. . .

胡阿嬌，怎麼你底嘴巴好像在說笑話，兩隻眼睛可是好像在唱「拒腸碑」4，呢？不見得吧，你看出我很傷心麼？我不過在這裏自嗟自嘆就是了……

（她用靈敏掩靈的動作來擦眼淚，裝出又免強又難看的笑容，心裏非常凌亂。歌聲忽然變成很雄壯，李勝錦得意到了極點。後來歌聲漸漸消滅。）

唉！——班長做做好事！要是我還能夠忍住一分鐘……要是忍住這一分鐘之後，災難就會消除……我甯願忍而且甯願忍了這一分鐘之後罰我做最下賤的私娼罰我掌一隻小艇在西濠口，5，什麼人都接罰我做三十年這種賤東西。把我做得全身霉爛，變成一灘膿水！

1，「喂，叨光叨光，」是收錢的時候一句口頭話。

2，見前記，要是想索取歌譜，請投函本團。

3, 「竹牀」和「豬腸」聲音容易混同,是從一個譏笑廣東人不會說國語的故事中取出來。
4, 「斷腸碑」是一枝民間流行的哀情歌曲意思是說她悲傷。

胡 不要緊,你說吧,你說多少,我相信多少。

李 你要是有什麼爲難,他一定還肯幫忙!

胡 不要你多嘴!你講一天一夜,我也把你當做野鬼附身!

李 無所謂,小弟自願收盤。

胡 在這個時候捉到一個漢奸,政府會怎樣處置呢?

(她本來垂低頭,現在垂得更低。臉一直紅到耳根,說話半吞半吐,可是非常清楚,一點也不含糊。)

胡 呵,我還當你問什麼——政府不處置漢奸,政府說,現在捉到漢奸,不問他出於什麼理由,只要他是漢奸,一律這樣,你看着底手殺!

李 這也說不定的——班長,你先別把她嚇怕了!

胡 混你底屁賬！

（阿嬌全身癱軟，靠住什麼地方來撐持一下不讓自己跌倒。）

阿嬌，你要問我的事已經問完了嗎？

嬌 （猛然警覺）不止不止，這是（聲音顫抖）不關重要的，還有另外一樁，那是十分要緊（幾乎說不成聲）……

胡 呵，那你問就是了，你沒看見我在這兒站着等你麼？

嬌 我底心跳得這麼利害，簡直不曉得怎麼辦！那個心常常跳起來頂住喉嚨，一句話也說不出。

胡 爲了什麼事呢？

嬌 （窘急萬狀）因爲有兩個男人，一個是賣魚的阿堅，一個是藥店的小老板阿葵……他們兩個都……可是，我又沒法子挑選……班長——你說，怎麼好呢？

胡 那兩個東西你快要瘋了……阿嬌（阿嬌垂低頭一聲不響地走了）阿嬌——喂。

你用不着害羞。那兩個東西全是一樣的不成材，要糟踏你自己的……哼這個姑娘真是傻得好利害……我一點兒也猜不透……（也想走）

李

（跳開來攔住班長）別走，你別走！（說話又快又凌亂）我告訴你——我這樁事

才真是萬分緊急——你以為她當真要找你講這些閒天屁話麼，不，她簡直就騙了

你——實在，讓我來告訴你吧——王應登是一個漢奸——真是有憑有據的漢奸，

我偵察過他三個禮拜——什麼全看出來了——他們這一兩天就會起事，班長，相

信我底話，我寧願拿性命來擔保這個報告——你一定得先下手為強，報告排長，讓

連長，營長……余總司令，通通曉得這樁事體——將所有的漢奸一網打盡！明天論

起功勞，通通算是班長你的——我李勝錦一點也不要班——長，這件事你立刻就

得動手，要不然給那些漢奸一聽見了風聲——班長，班長，班長……

胡

（沒有什麼詫異，悠然自得地坐下）幹嗎你這麼心急，這麼暴躁，這麼忙亂，好像一

隻老鼠掉下水缸似地？

李 我十分明白他們底真情，你想想看——我是知道實情的，你是不知道的……

胡 那麼你到底想告訴我一些什麼呢？

李 王應登是一個漢奸，（喘息不定）他——

胡 那麼你恨他，到底恨他是王應登呢，恨他是漢奸呢？

李 我恨他是王應登，他殺死我底老子，又故意不殺我，讓我自己含羞忍辱過日子，過得沒時安樂！吃飯頂住心口，晚覺睜開眼睛！

胡 我也曉得你悽慘得很！你打又打他不贏，講又講他不過——喂，說老實話，你對於阿嬌可曾存過什麼痴心妄想！

李 老子底仇還沒報，談別的還算人麼？

胡 那就好了——（站起來要走）改天等我們中國把打仗完了，你找個好好的機會跟他規規矩矩算一回賬，那個時候，我胡鳴漢甘心替你們做證人，在那張生死狀上面簽上我底名字！你現在用不着過於心急！

李 班，長我願意發誓！要是我沒有親耳聽見那些漢奸跟他商量動手起事，要是我沒有親眼看見那些漢奸親手遞錢給他——他又親手收下，那麼我李勝錦——

胡 寧願軍法從事？

李 甘願！

胡 說老實話，這種事情可開不得玩笑！要是讓那些漢奸時機一到，全廣東三千萬人都要生命塗炭！不過你既然告密，怎樣不拿你自己的軍人身份來跟我說話？怎麼你沒

5, 廣州珠江岸旁，有一個繁盛區域叫做「西濠口」，那裏有許多輪船渡船的碼頭，大百貨商店，大酒館，大旅店，也有許多以撐艇爲生的賣淫婦。

想起國家底命脈？怎麼你沒想起幾千萬同胞底禍福……好了，不必多講了，讓我調查調查，看看怎樣再說吧！

李 調查調查？

胡 你以爲我這種人是腐敗官僚麼？我說調查就當真去調查的！可是你呢，你要守着
密什麼話也別講——好像你全不知道，也一點不會說過出來似地！

李 知道了，班長！

（李敬禮，班長下）

哈哈哈哈哈？（跟長槍底槍嘴接吻）乖乖的！6，——要是派到了我行刑，我一定要將
你斯斯文文地放出去，不會讓你罵我粗魯！——過後呢，你自己也會暗暗吃驚，因爲
你忽然變成世界上最準確，最公正，最夠味兒的一槍嘍——哈哈哈哈哈……

（王來接李的班上）

胡 一個人在心煩意亂的時候，聽見那些蠢才底笑聲，倒不如聽自己的哭聲來得舒服！
李 （非常愉快地把那根槍遞給他）哪，這個伙計交把你了，好好地記住三件事：第一，
牠非常不好脾氣，你要認真當心牠，一個不小心，那粒子彈就會飛出來；第二，牠是國
家底武器，只能夠用來保護祖國，你別將牠隨便亂用；第三，牠有點兒事情要到一個

地方去，一個很遠很遠的地方，我看不回來比回來的居多，你應該好好地跟他別告一番……

王 這麼斯文鎮定的李勝錦，我從前倒沒見過。可是斯文跟鎮定不過是兩個轎夫，他們抬着的是陰謀毒計！

李 陰謀毒計不要多久就會敗露。喂，老朋友，我們行個外國禮，握握手好不好？有一件事我要向你表白，要是不表白，你會猜我李勝錦是一個鐵石心腸的人。

王 （拒絕跟他握手）說話轉灣兒越多，離真心就越遠。

李 這回不是真心，是同情。前幾天那個忘八班長不管你道理對不對，拿籐鞭將你亂抽一頓。我聽見實在代你不平，實在覺得心疼！

王 秦檜心疼的事就是岳飛打了勝仗。

李 要是我——我一定立刻將他痛心一場，寧願不賺這幾毛錢一天。

王 你底狗屁已經放完，讓我來說幾句話吧。如果我是你，我就老老實實地找出自己爸

爸底仇人，跟他血肉分明，自己贏了——有本事，輸了——死掉也是本分。幹嗎去騙一個純潔無辜的女孩子，來養大自己的陰謀呢？

李 | 我看你是提到阿嬌了吧？她不錯也可說是一個蠢笨無能的鄉下姑娘，不過可惜她走錯了路，專門喜歡跟一些匪徒來來往往！

(李大步下)

王 | 你——這一帶叢林，你——這一座荒山，你——這一個孤月！你們要跟我證明兩樁事！

(王快樂得很，沒規則地走來走去)

第一，你們要跟我證明，今年本月這一天，我底心是多麼痛快！我恨不得將他挖出來，拿到溪邊去洗洗，等他別那麼熱。我底血在我渾身脈管裏面跳得真難過，有幾回差不多叫我暈倒！第二，你們要跟我證明，從今天起，我這張臉，我這套軍服，我這條皮帶子，通通還了牠們本來的顏色！對阿嬌，對李勝錦，對那些漢奸，通通不必將就，不必裝

傻，不必忍耐，還了我底本來面目。高興生氣就生氣，高興笑就笑，高興說那句話就說那句話！

（他像一個嚴格的哨兵似地兩頭走）

（唱）保衛華南！

武裝保衛華南……

（胡鳴漢上）

胡 喂，小混蛋，你特爲約我到這兒來幹嗎呀？

王 想請問班長一個問題。

胡 那麼你說就是了！

王 有些人說班長有時清醒，有時懵騰，我底心——

胡 高興死了是吧？不錯，我自認是一半清醒，一半胡塗的！

王 現在正是那一半呢？

胡 現在，好，你這忘八蛋！不錯，是前一半。

（王應登用最嚴肅最壯重最親愛的神態交了一疊紙片給班長。班長看那些報告，嘴唇不停地動，沒多久他就渾身顫抖起來，好像害了瘧疾似地，他將那疊紙張忽忽6。「乖乖的，」是一個命令句子，意思是叫孩子不要頑皮，要聽話。

忙忙看完了，又將那疊紙張高高地舉在頭上，可是說不出話來。四邊完全是寂靜。）
我如今在作夢麼？

王 不一分一寸都是真的！他們總共一起有千多兩千黨羽！

胡 你不過個是一個小兵——

王 却是一個跟日本人作戰的小兵！

（班長俯下腦袋去跟王應登掛在胸前的符號接吻，隨後就四肢無力地坐下，拿軍服來擦前額的汗跟臉頰上的眼淚。）

胡 你這兒破獲了那麼多的漢奸，立下了那麼大的功勞，全中國的人民都會崇拜你。

王 那就讓他們崇拜去吧……

胡 他們會開些慶祝會，你去演講。

王 那也不干我底事……我爲了要演講才這樣做的麼？

胡 你怎麼把那個首領也偵探出來的呢？

王 我暫時放下了我底軍人的職務，我忍受阿嬌底疑心，我明知李勝錦常常要弄死我，可是沒他的辦法……到了最末了我扯了一個謊，我騙那個漢奸首領，說我已經連動好三百多兄，那麼他就跟我碰面，還做出十分信任我的神氣……

胡 （忽然整個人跳起來）別忙！我不曉得多麼想聽完你底故事，可是沒辦法了，等到明天早上吧！我現在要立刻報告上級，等你底成績傳遍了整個廣東，從汕頭到瓊崖。從中山到韶關，每一個軍警都要出動，在今天晚上將他們……你猜怎麼呢？這個樣子一網打盡。

王 我祝賀你成功！好像我祝賀那些漢奸全盤消滅一樣。

胡 (嚴重起來) 班長有一個命令：這樁事在成功之前，你不能够跟任何人提起，最親

信的人也不行！

王 知道了，班長！你這個命令早在我意料之中。

(胡鳴漢下，阿嬌上)

胡

你別走近我身邊，我剛才想將你底事源源本本跟班長說明白。可是我沒那種胆量，——我不曉得我要是照直說出來，到底是救了你還是害了你！在他底面前，我慚愧得恨不得看見洞就鑽。

王 你用不着慚愧，你所做的事是光明正大的！天下間光明正大的行爲可以蓋得住慚愧有餘！

嬌 若要我不慚愧，除非我有不慚愧的理由。

王 一個女人是拿心來過日子，不是拿腦筋來過日子的。

嬌 怎麼到了現了，你還是那麼硬頂，那麼鎮定，那麼顛顛狂狂，好像你全不知道自己的

行爲已經犯了死罪？

王 我是心安理得，一點兒歪念頭也沒有。這個世界是對我不起的，可是我寬恕了牠，我沒記着牠底無情無義。並且幫了牠的忙！

嬌 看你那麼揚揚得意，我就更加傷心！你得注意了，不是全廣東人都要遭殃嗎……李勝錦整天恐嚇我，說你底性命簡直危在旦夕！你底死字已經在頰上寫得端端正正。他恐嚇你，哼，那個沒出息的！

王 當然咯，他還說連我這條命也保不穩……

嬌 你別太心急，別太馴善，只管坐在那兒靜靜地，多看一天兩天，那麼你就會通透明白了！

王 是嗎，你說得好容易。我底工已經辭掉不幹了……整天這裏跑跑，那裏站站，就叫做沒時安甯——除非你答應我一句，打定主意拆穿那些漢奸的黑幕！

王 可是，你要我怎麼辦呢？

嬌 我要你痛改前非，拿所有的漢奸行爲向政府告發。

王 要是這樣，那不難。給我三天寬限吧好，阿嬌。你果然跟我相好，你就等我三天。因爲現在，我要守住我本身底信用，跟上級底命令。

嬌 本身底信用？上級底命令？

王 對了。本身底信用，上級底命令。

嬌 （失望到了極點）我屢次勸你，從去年勸到今年——你說一個男人，光勸有什麼屁用？現在我去找胡班長——他天天晚上都在鎮上喝酒的，把這些情形一五一十告訴他；碰碰運氣，看是不能夠救你一命……

王 走起路來得當心一點兒，這條路實在太黑了……

嬌 你真是豬狗不如——多大的一樁事，你却作等閒！

王 你可是把小事倒弄成大事去了！

（阿嬌下。班長跟排長上，王敬禮）

排 王應登，你真是一個模範軍人。

胡 並且是一個模範國民。

排 別怕難為情，一個人底榮譽是他應該得的，就老老實實去承受也不要緊。

王 我想要求排長一件事——

排 照做戲的規矩，我本來應該有個女兒，將她來許配給你，可是我現在連老婆也沒

……

王 我想要求班長底命令有一個例外，准我將這件事告訴一個叫做阿嬌的女孩子。她心急到萬分，我怕一點鐘也受不了。她還說要找班長，將我底行為向班長報告。

排 她是一個怎樣的人呢？

胡 奇奇怪怪，刁鑽潑辣的姑娘。

王 她在疑心和悲傷裏面受了好久的苦。

胡 你看怎樣？

胡王
人倒是靠得住的……

(李勝錦揩阿嬌上)

喂，怎麼了？爲什麼她，滿身都是鮮血？

(李將阿嬌輕輕放在樹下)

喂，王應登，你怎麼整個獸了？

排
鳴漢，趕快把事情弄好了再說。一看見血，事情就急了。我們現在要借電流底力量把

整個廣東震動一下才好。

(排長班長下)

王
(慢慢跪在阿嬌身邊，將她細心檢驗，吻她底前額) 這個卑鄙無恥的兇手用一把短劍從她背後戳進去，穿過了她底心，放走了她底邊，現在她縱然還有點兒呼吸，不過已經到了最後的一口氣！

(李勝錦坐到很遠的那邊，擰歪臉。)

她底四肢已經通通軟了，可是她底眼睛還沒有閉上！喂，阿嬌，（用一隻指頭輕輕掃她底眼睛）睡吧，睡吧，好好地睡吧，像你說的一樣，「睡飽睡足就不會過於頑皮，過於橫蠻了……」我看你頭髮整齊，臉沒驚慌，手脚沒有損傷，衣服也一點沒有撕破，

——你一定還不曉得自己會遭他底毒手。謀殺！謀殺！這個卑鄙無恥的凶手！

（李勝錦無聊地站起來，要走）

站住，（用最大的聲音）站住！你連一步也別再動！——李勝錦，我有好多好多話要跟你说！

李 你以為我怕你麼！我正站在這兒等你！

王 她是一個聰明伶俐的女孩子，然而這個社會偏不讓她受高等教育，這件事令我憤憤不平。她底相貌漂亮，她底靈魂更漂亮，漂亮過天上的白雲，漂亮過一匹長到無比的綢緞，漂亮過源流長遠，週年不乾的瀑布，漂亮過上海吳淞口外天寒地凍的時候飛上飛落的雪花！那些白雲，綢緞，瀑布，雪花全不能像她相比——雖然一樣漂亮，一

樣乾淨，可借牠們是冰冷的！她底靈魂好像火，像好六月的太陽，好像熔化的玻璃，好像剛剛要射出之前的四十二生的的砲彈！李勝錦，你說怎麼樣？

李 | (渾身不舒服地兩頭走，忽然站定) 你要這麼說，也沒有誰一定要跟你堅持到底。
王 | 爲什麼不跟我堅持——是贏不了我呢，還是不想堅持呢？

李 | 要照我自己來說，我就不堅持呢！

王 | 沒有胆量的東西！剛剛在我傷心之極的時候，我也沒開空來教導你。喂，李勝錦！你看我們多麼悲慘，我一會兒之前跟她見着面，她還說要怎樣怎樣來打救我……世界變得多麼利害，一陣烟的工夫，她就自己一個人走了……我們分手的時候，連一句捨不得的話也沒說過，好像我們不過是偶然相逢，又偶然走開一樣！

李 | 你邀我來聽你底夢話麼？

王 | 別動站着！(他跳了開來) 這個月光又不肯再亮些，讓我看清楚你那張污穢的臉！你站着，好像一塊石頭似地站着，讓別人看見她底墳墓，也一道看見了你。

李 哼，不錯，並且連你也一道看見了！

王 李勝錦，你看她現在，躺在那裏是多麼安靜，我相信就是睡在我底手臂上面，也不過如此。但是可惜她現在對什麼都不知不覺了，不然的話，她就聽見殺她的兇手底口供……喂，（搶前一步抓住李勝錦的衣服底前胸）李勝錦，你謀害了她！你這麼殘忍把她搯了回來，是以爲我跟前幾天一樣，不敢跟你決裂！

李 你這個說法倒有一點兒像。不過在你這種人面前，承認是或者辯白不是，都過於沒價值了。

王 我倒很想知道，照你看起來我是什麼一種人！

李 你這種人宣佈什麼人是殺人犯，即使你有着真憑實據，全世界的人都看做沒有效

7, 廣州成語，卽是說時間之短，猶如一陣烟的消散。

力。你宣佈我是殺人犯，我却悠然自在，倒回去看你自已呢，我覺得有點擔心！如今四

面八方，全佈滿了捉拿漢奸的軍隊，警察，憲兵，便衣偵探，照我看來，你已經寸步難移！便是你要走到樹林外面，——便是這麼微小的要求，我看怕也很難辦到。

王：然而你底心現在覺得怎樣呢？你和我有私仇，和她可沒有，你謀害了她，這回又站在我底面前，你底心究竟是痛快呢，是害怕呢，還是慚愧，還是跟一塊馬糞一樣，什麼也沒有——只有一包草呢？

李：你真是所謂死到臨頭還沒信兒曉得……

（兩個人都忍無可忍，於是又滿地亂滾地毆打起來）

你這種人連等一等國家的刑法也來不及！

王：來——吧！

（排長，班長，士兵押漢奸十幾人上）

胡：怎麼你兩個總不把長官底話當一句話？

（王，李，先後慢慢地，好像不甘心似地站了起來。）

排 敬禮！

（兩家敬禮，立正站着。）

李勝錦，你有認識的沒有？

李 沒有。

排 王應登，你呢？

王 通通都認識。

排 這是誰？走過去看清楚！

王 （敷衍似地走了半步）他叫做阿江。

排 那個女孩子就是他殺死的。

王 呵？江原來是你幹的事？這一回我可料不到了。

排 你想把他怎麼樣呢，你要揍他幾拳，踢他幾腳，發洩發洩你心頭的怒火麼？隨便你，你有十足的權利；

王 (走過去) 阿江，這回是到底要回到這兒來造一間祖居住下去了！不過這裏晚上有許多鬼要哭的呵，喂，怎麼裝成就跟死了爸爸似地。

(王應發掏出一包香煙，抽一根出來插進阿江嘴裏，又替他擦着了火柴。)

我們完蛋了，老朋友……

巧
阿登！

(王應登沒睬她。阿江渾身打抖而且癱軟，將香煙抖掉了跌在地上。漢奸羣中起了悲嘆，抽咽，飲泣的聲音，形成嗡嗡聲的騷動。)

王 排長，自從我知道是阿江殺死她的之後，我底悲傷全不曉得飛到那兒去了！我好像石頭人似地，看見了她底屍體也不會流眼淚。因為我殺掉了那許多漢奸，他們不過殺了我一個阿嬌——我想想倒也算值得！

排 唔，唔，……

(排長，士兵，漢奸下)

胡 王應登，你坐在這塊石頭上面，李勝錦，你坐在那塊樹根上面……對了，這樣坐着很好……瞎，今天晚上幾個鐘頭好像過了一年似地……我真想不到在這樣的荒山野嶺中間，會有這種驚天動地的事情做出來！

王 我回想今天黃昏的時候我做過些什麼，全記不起來。我今天黃昏在那兒吃飯呢？吃過飯有沒有抽香煙？可是含住一根香煙沿着槐涌河邊一直走上去？一片朦朦朧朧！好像大病過一場，好像離開了這兒幾天，又好像如今天在做夢？

胡 李勝錦的確算得上一個好兵，他看見有漢奸活動就向我報告，是一個忠實的人。對麼？

（王不做聲，李十分得意，站起來兩頭走。）
可是你呢，王應登，你的確算得一個英雄！

李 他是什麼？

胡 英雄，民族英雄！——要是沒有他，我們不會收到這麼大的勝利。剛才那些俘虜你已

經看見了，這些不過是全廣東裏面的第一批！今天晚上在廣東底東南西北各縣各地，一夜到大天亮，也不曉得有多少這樣的俘虜給我們押解住，通通扮成螃蟹⁸的樣子，一個連一個地解進警察局，軍營，看守所，監倉……

（李勝錦羞慚到無地自容，茫然四顧，班長下）

王 幾十分鐘以前沒人能夠明白我。他們看見我就會想起全世界那些下賤的人，下賤的兵士跟工人……李勝錦現在你還有什麼話說呢？

（李勝錦沒話說，樹林那邊騰起「武裝保衛華南」的歌聲）

保衛華南，

武裝保衛華南，

是我們對祖宗先烈的重大負擔！

8，扮成螃蟹，即是手和脚通通用草繩綁起來。

人人都有家，

我們底祖家在華南！

人人都愛國，

國家底命脈在華南！

千萬同胞發出絕望的叫喊，

中國底命運又悲壯又淒慘！

我們百折不回拯救中華民族，

首先要保衛養大我們的華南！

保衛華南，

武裝保衛華南，

是我們對父母兒女的重大負擔！

敵人是Nazi殘暴，Nazi卑鄙Nazi貪婪

人人都武裝起來，

武裝起來——才保衛得華南！

呵，這首歌好像一杯濃酒似地灌醉了我李勝錦，你聽這首歌聽得出些什麼意味來麼？你知道牠裏面那兒是勝利底聲音，那兒是沉痛底聲音麼？

李 王應登，你底一舉一動都叫我心驚肉跳——我真是受不了！我一點也不曉得你，你現在成功了，不錯——國家感謝你，人民感謝你，那麼你打算怎樣呢？對於你打算怎樣呢？自從我站在你旁邊之後，你成天都好像沒看見我似地！

王 你想給我一個什麼名字呢；冷淡；輕視；神魂不定；旁若無人；

李 一個成功的人——不錯，你是旁若無人。

王 我是成功的人？——你倒弄錯了，李勝錦。這回是中華民族底成功，却是我個人的失敗！

（王脫下自己的軍衣蓋住阿嬌底屍體，又走開來，已經淚流滿面。不過流淚中仍然

有苦笑。

如果你一定要說是我個人的成功，我也無所謂。不過這些成功她是一點兒也不曉得！她到死還生我的氣，一點兒也不明白我！

李 不論你是勝利的快活還是失望的悲傷，（走過去伸出手）我願意跟你做朋友；

王 等一等李勝錦，別太匆忙！你知道我從前爲什麼不殺你麼；有一次我已經舉起一塊三角石，有一次你拍了我一巴掌——可是我忍住了，就在剛才，——沒多久，你還老實實戲弄我一番……我忍你那麼長久也不過爲了要等一個機會——要等到我底任務完了……

（王從槍上取下剃刀，在李面前晃了幾下）唔？你那把短劍呢？

李 沒在這兒。

王 不要緊，回去拿來！我在這兒等你……如今這兒一個人也沒有，誰也不會來攔阻我們……連她——睡在那裏，也讓我把眼睛蓋住了……我們正好仔仔細細來清算

這筆總賬……

李 我底心現在空空洞洞，也不曉得怎樣……

王 不就這樣辦吧，這把刺刀給你，我只要一雙空手。

李 我一點兒勁也提不起來。

王 喂，老兄，那你就莫怪我無情了！（舉起刺刀要刺下去）

李 你剛剛立下那麼大的功勞，戮死個把兩個人是不會有罪的……

（王應登沉思一會兒，終於把刺刀丟掉。兩個漢子臉對臉望了好一會兒，一齊伸出手來。兩隻手很熱烈地握住。末了，彼此流出受了極大感動的眼淚來。）

爲了中華民族！

王 不錯，爲了祖——國；

（「武裝保衛華南」的歌聲從微弱到宏亮，幕徐下。）

四月十七，一九三八脫稿。

9, 原來的粵語「武裝保衛華南」歌是這樣的,

保衛華南,

武裝保衛華南,

係我地對祖宗先烈嘅重大負擔?

人人都有家,

我地嘅祖家嘅華南!

人人都愛國,

國家嘅命脈嘅華南!

千萬同胞發出絕望嘅叫喊,

中國嘅命運又悲壯又淒慘?

我地百折不回拯救中華民族。

首先要保衛養大我地嘅華南。

保衛華南,

武裝保衛華南，

係我地對父母子女嘅重大負擔？

敵人係咁殘暴，咁卑鄙咁貪婪。

人人都武裝起嚟，

武裝起嚟——正保衛得華南？

血洒晴空

尤競

——飛將軍閻海文——

人物表：

陳秀芳——女學生，看護。

劉月蘭——女學生，看護。

閻海文——劉月蘭的愛人。

凌雲閣——空軍，閻海文的戰友。

羅剛——受傷的空軍戰士。

曹排長——受傷的戰士。

兵士

第一幕

時：八二三

地：杭州

人：劉月蘭 陳秀芳 閻海文 凌雲閣

景：大學女生劉月蘭的寄寓，一間樓面，用具簡樸，佈置得相當美觀，一只無線電收音機和一個「吉他」安放在適當的地位上

幕：劉月蘭，素樸而矯健的時代女郎，倚着窗，在熱心地看天空里的飛機。陳秀芳在桌邊看一幀照片

陳 月蘭，你這張照片送給我好不好？

劉 不呵，再添印了送給你吧，這一張……

陳 這現成的一張爲什麼不送給我？

劉 唔，這張我已經答應送給一個朋友了。

陳 一個朋友呵？月蘭，你有了愛人了，是不是？

劉 （嬌羞地）沒有。

（門外的電話鈴子響。）

聲 ……喂，喂，你要誰聽電話。呵，你等一等！（大聲）劉小姐，你的電話！

劉 請你問是那兒打來的？

聲 喂，你貴姓呵呵。（大聲）劉小姐，就是常常打電話給你的閻先生。

陳 閻先生誰。

劉 等我去接了來再談吧。（走）

（陳秀芳把照片放好。）

劉 （在門外）……哈囉，……呵，是我……怎麼樣……你在湖濱麼……什麼……划船？

不，我不出去……我來了一位朋友，是新從上海來的……什麼？上海的情形……呵，你來了再談吧……照片呵，照片已經洗好了……好……好……再見！（接完了笑嘻嘻地進來）

陳（一直聽她說話的）是愛人打來的不是？

劉（笑）……

陳月蘭，怎麼不早告訴我？笑）什麼時候請我喝喜酒？

劉你自己呢？

劉我有了愛人，決不像你一樣的，連老朋友也瞞着不告訴，月蘭，這位閻先生是怎麼樣的人？

劉你自己看吧，他此刻在湖濱，馬上就要來的。

陳嘿，你放了暑假既不回南通家里去，也不去上海，說是留在杭州讀暑期學校。原來在這兒偷偷摸摸的講戀愛了！

劉 哇，難道戀愛也要登報啓事麼？

陳 這位閻先生，是你們浙江大學的同學不是？

劉 你真討厭，老問不完……

陳 討厭什麼？人家說，一個人在戀愛的時候，是最喜歡談論戀愛問題的。

劉 好，我不跟談，給你看吧。（順手從桌上拿起一張紙來。）

陳 對了，還是把情書公開公開吧。

劉 你再說，我就不給你看！

陳 呵，給我看，給我看。（搶過那張紙來看，唸：「給海文」……月蘭，這海文就是閻先生麼？

劉 他是這兒笕橋航空學校的教官，轟炸隊的隊長。

陳 呵，原來這位閻海文先生是一個飛將軍，怪不得你對於飛機這麼有興趣，好極了，我們的女詩人愛上了一位飛將軍，這才真是美麗的「羅漫斯」呢！

劉 你看下去就知道了，他可一點也不浪漫。

陳 (唸)

給海文——

美麗的西子湖上，

晴空里，映着片片白雲。

劉 請你把「吉他」拿給我，我自己來背給你聽吧。

(陳秀芳給她「吉他」自己看着詩。)

劉 (合着調子唱)

美麗的西子湖上，

晴空里，映着片片白雲。

你駕着銀灰色的教練機，

飛翔，飛翔，

像矯捷的鶴鷹！

你英勇的戰士，海文！

飛呵，飛呵，

教練你的學生：

把殺敵的目標校準！

率領着戰鬥的隊伍，前進！

蘆溝橋畔響起了抵抗的炮聲；

黃浦江頭呵，

正捲湧着險惡的風雲；

全國上下在喊出發動

民族解放的神聖戰爭！

你英勇的戰士，海文！

時候是時候了，

你將在民族抗敵戰爭中，

顯耀男兒的好身手，

完成你那保國的壯志雄心！

殺過長白山去，

那兒呵，是你懷念的。

積雪如銀的峻嶺，

殺到鴨綠江濱，

去憑吊故土祭奠你的祖塋。

（唱完，陳秀芳遙矚窗外，出神。）

劉秀芳，你怎麼了？

陳呵，我在想像一個熱烈的，沉鬱的東北人，我們的空軍將士，架着飛機，殺回老家去的。

時候，總會是怎麼樣的情形……

劉 呵，那他一定是……

陳 他一定是怎麼樣？

劉 那一定是說不出的……

（打門聲。）

劉 請進來！

（閻海文，空軍將士，推門入，他帶着洋酒和水果來的。）

劉 （熱情地）呵，海文，你可來了，我們正在講着你呢。

閻 講着我什麼？

劉 我來介紹：這位陳秀芳小姐，這位就是閻海文……

（他們相互爲禮。）

閻 月蘭，上海的事情知道了沒有？

劉 陳小姐是爲了送她母親回杭州來，昨天晚上離開上海的，她說上海的情勢緊張極了。

閻 豈止緊張，已經接觸了！

陳 什麼？已經開火了？

劉 什麼時候開火的？

閻 無線電的報告，你們沒有聽到麼？是上午九點五十分……

劉 噢，奇怪，我開了很久的無線電怎麼沒有聽到？（連忙過去開來聽）

（沒有聲音。）

閻 此刻沒有了，上午十點半的報告，說是「上午九點五十分的時候，敵人的陸戰隊七八十人，從北四川路日本小學裏闖出來，經過虬江路口的橫浜橋，用輕機關鎗向我駐軍掃射，他們打算越過淞滬鐵路，衝往寶山路去」的……

劉 衝過去了沒有？

閻 沒有，我們的駐軍和保安隊，立刻就還槍。雙方打了十來分鐘，敵人不支而退走了。

劉 秀芳，拿來，你輸給我了。

陳 輸給你什麼？

劉 方才你不是說上海情勢雖然緊張，可是一時決不會開火的嗎？現在……

陳 慢着，（問海文）後來呢？

閻 後來就「恢復了平靜狀態，雙方各守原防」……

陳 月蘭，不，這不算，我沒有輸！

劉 已經開火了，你輸了，快拿出來！

陳 不，不算，這不能算！

閻 你們吵的什麼？

劉 你聽我說，方才你沒有來之前，我們討論了上海的情形，秀芳說上海一時還不會打，我說上海一定要打的，我們賭了五十塊錢的東道，現在……

閻 你輸了，陳小姐！

陳 我是情願輸的，我輸了，中國就有救了，不過上海現在並沒有開仗呀！

劉 上午九點五十分不是已經開了火嗎？

陳 那也許又會像八月九日虹橋飛機場的事件一樣，用什麼外交方式解決的！

閻 今天會不會繼續衝突雖然還不知道，不過這次是一定要爆發戰爭的了，因為在軍事上，不但有了準備，而且開到上海附近去的軍隊已經不少了！

劉 對了，他是軍人，軍人說的話應該比較靠得住的。

陳 不錯，閻先生是軍人，是空軍教官，飛行隊長，可是，我問你，你接到動員令了沒有？

閻 (相當窘) 這，這倒沒有！

陳 這就好了，既是抗敵戰爭馬上就要爆發，那末作為抗敵戰爭中的重要部份的空軍，為什麼至今還沒有動員呢？這不是我沒有輸的最好的說明嗎？

劉 海文，你們空軍真的還沒有接到動員令麼？

閻 沒有。蘆溝橋事件發生後，我們就打了請纓殺敵的電報，可是至今還……

陳 抗戰是早一天好一天，要是上個月就開始的話，至少北平和天津不會和瀋陽一樣
的！

閻 唔！（感傷地）不管怎麼樣，我是決心了。

劉 你決心怎麼樣？

閻 這次要是再不抵抗，再不發動抗敵戰爭，我決心脫離這兒，航空教官不幹了，飛行隊長也不當了。

陳 閻先生打算……

閻 陳小姐，你知道，我不能忘了我是遼寧人，東北人……記得九一八發生後，我們許多同學聚在一起商量着，他們決定去當義勇軍，我呢，決定到關裏來。當時我對他們說，我要到關裏去，這並不是怕死，爲了民族與大衆的自由，我情情願願雙手捧出我的生命！我們分頭努力吧！我相信，一年，不用不到一年，一定能夠回來收復東北的！可是，

陳小姐，至今已六年了，上個禮拜，平津失陷之前：我還接到東北的朋友來信，責難我，他們說：「爲什麼要不回東北來，東北正需要你呢！」現在，天津，北平都已經變成了瀋陽，東北不是更需要我了麼？所以，這次要是再不發動全面抗戰，我一定辭職不幹了！

陳 閻先生！你別悲觀，別失望，只消每一個民衆，每一個軍人，都下了和閻先生一樣的決心，那末抗戰一定要爆發的！月蘭，但願我輸，我請客。

劉 不，我請客，我是主人。

閻 我已經帶了酒和水過來啦。

劉 海文，你們空軍，是禁止喝酒的，怎麼你今天……

閻 今天上午聽見了上海開火的消息，我們大夥兒高興得什麼似的，大家去買了酒來，打算慶祝一番的！那裏知道又……（倒入杯中）

劉 好，現在我們來歡迎陳小姐吧。

閻 (倒了三杯) 歡迎陳小姐!

陳 不敢當! 不敢當! (去扭開無線電機)

劉 海文, 你吃水菓吧, 不要喝酒!

閻 不, 我要喝點酒解解煩悶。呵, 不爲了歡迎陳小姐, 我少微喝點吧!

(三人舉杯)

(無線電收音機發聲)……緊急報告! 上海戰爭爆發……

(三人停杯相顧)

聲 ……緊急報告, 上海戰爭爆發!

閻 呀! ……(急忙放下杯子, 去撥無線電機)

聲 (流暢而洪亮地)……今天下午四點鐘, (閻急看錶) 日軍一大隊, 進犯我八字橋和

江灣路陣地, 用鋼砲向我方轟擊, 我方駐軍立即抵抗, 同時寶興路, 天通庵路等處, 亦

發生接觸, 戰線甚長, 雙方各用大砲轟擊, 聲震全上海……

閻 月蘭，陳小姐聽見了，沒有我們中華民族有救了。

陳 好，我真的輸了，閻先生，喝酒，預祝我們的抗敵戰爭勝利！

閻 (高舉酒杯) 民族解放萬歲！

劉 萬歲！

陳 萬萬歲！

(三人同飲盡)

聲 (無線電機) ……敵軍用燒夷彈轟擊，開北大火，許多房屋在燃燒中。江灣方面，我軍

奮勇衝鋒，敵軍潰退，我軍佔領八字橋。

閻 好！佔領八字橋，勝利了！我們旗開得勝了！

劉 自然，勝利一定是屬於我們的！

陳 月蘭，在這抗戰中間，你打算做些什麼？

閻 陳小姐，你呢？

劉秀芳，你瞧他興奮到這樣了！

凌小姐們，你們還不知道，是做夢也忘不了「爲民族和大衆的自由而努力」練習飛行技術的。

閻雲閣，你就得了吧，別提了。

凌說說怕什麼呢？

劉你們到底談的什麼呀！

凌在我們航空學校，和航空隊裏，大家都知道他的一個故學，被傳作美談的。有一次，一個同學聽見他在夢中，背起白天里教官指導的飛行術來了：「橫滾轉，Barrel Roll

……推機頭，增加速度，拉方向舵，把升降舵按下去……再用反動作……」什麼什麼的背了一大套……要不是跟他同屋子睡的人叫醒了，他也許會飛下床來的。

陳閻先生做夢也忘不了敵人，我們的民族真有救了。

閻 陳小姐，日本帝國主義給我的私仇公憤，宿恨深怨，實在太太那了，這真是所謂生死不忘的仇恨了！

劉 (表演地) 私仇公憤，生死不忘的深怨宿恨，讓偉大的炮火來清算吧！

陳 瞧，我們的女詩人，又做起詩來了！

凌 女詩人，請你說說看，假使我們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那時候……

閻 老凌，什麼假使，不用說假使，一定是我們勝利的！

凌 那末，大家來想想看，我們勝利之後，將是怎麼樣的情形……

閻 那時候，我們，嘿，那還了得！

劉 秀芳，我真想像不出，那時候，我們該多麼快樂，我們該怎樣來慶祝我們的勝利，表示我們的歡欣。

陳 我們狂歡，我們跳舞，我們開最盛大的祝捷大會，歡迎我們的戰士，我們的飛將軍，凱旋歸來！

陳 我是學看護的，自然是加入救護隊去，看護我們的受了傷的民族英雄！

閻 月蘭，你呢？

劉 我決定跟秀芳一同去當看護。

陳 好的，那末，我們講定了。

閻 好，講定了。

（打門聲）

劉 請進來！

（凌雲閣匆匆入）

劉 呵，凌先生（介紹）這位是陳小姐……

閻 老凌，知道麼，上海開火了，而且，我們旗開得勝，佔領了八字橋！

凌 知道，全知道了，我特地來通知你的。

閻 通知我什麼？

凌 我們空軍動員令下來了！

衆 呵，是麼？

閻 好，雲閣，我們凌雲壯志，我們的殺敵雄心，天可以如願了！

凌 總隊長的命令：「今晚集合，明朝出發！」

陳 好極了，兩位飛將軍，明天老百姓看見天空裏有我們自己的飛機的時候，會高興得發狂，流眼淚的！記得一二八那時候，只看見貼着紅膏藥的敵人的飛機，四處轟炸，這一次……

凌 小姐們，我們一定不辜負老百姓的期望，我們知道我們的存在，是這五六年來，全國同胞節衣縮食的成果，我們國家千辛萬苦建設起來的一點空軍，老百姓把我們看得比我們自己的生命還重要，我們還能不努力，能讓老百姓失望麼？

閻 （興奮得說不出話來）爲……爲了民族和大衆的自由，我情情願願地雙手捧出我的生命！

凌 好，海文，我們……

（窗外報販聲）

聲 ……號外，看號外，上海發生戰爭，東洋兵放火燒開北……我軍大勝利……

聲 ……號外，賣號外的，快快，兩張（鬧成一片）

陳 月蘭，我到姑母家去看看母親，就來同你一道準備到上海去……

劉 好的，我還得預備預備東西呢。

凌 我也回家去料理點事情，海文，我先走了。

閻 好，我一會兒就回去歸隊。

（陳秀芳，凌雲閣二人各握手作別，劉與閻送他們到門口。）

（劉順手開了燈，二人相顧。）

（沈默一會兒）

閻 蘭，你真的要跟陳小姐一同到上海去當看護麼？

劉 是的，怎麼樣？

閻 唔，當看護……

劉 怎麼樣？海文，你不贊成我去當看護麼？

閻 呵，不，這還有不贊成的！

劉 你明天早上出發，我能不能來送你？

閻 不必了，蘭妹，你那張照片……

劉 呵，你不提起，我倒忘了……這兒……（找出照片來）

閻 （接過照片）蘭妹，我把他帶在身邊，就好像你親自送我一樣了。（收起照片）

劉 你既是我帶在身邊，希望你在轟炸敵人的時候，每次代我多扔幾個炸彈，那末，我不能跟你一樣去殺敵的遺憾，也可以由你而補平了。

閻 是的，我一定把目標投得格外準確，蘭妹，你知道，作戰時候的目標準不準，不僅是技術問題，更重要的是政治認識問題，所以，我們的武器雖然不如敵人，可是效果一定

會超過敵人的，因為我們的政治醒覺是敵人所沒有的！

劉 你把照片給我，讓我把這首詩寫在這上面。

閻 對！（還給她照片，她坐下來寫。）蘭妹，這也許是我最後一次讀你的詩了。

劉 不，海文，等到我們勝利了，你回來了，你會看到我寫的一千首、一萬首歌頌你的勝利，歌頌我們民族的自由解放的詩，那時候……

閻 但願是這樣，不過，蘭妹，敵人處心積慮要滅亡我們全中國已經有四十多年了，我們是向敵人清算四十年來的血債，最後的勝利，需要最大的犧牲去兌換，最多的努力去爭取的，我們每一個戰士，每一個國民，都應該抱定了犧牲的決心！

劉 海文，（倒酒）我祝你勝利！

閻 祝我們民族解放戰爭勝利！（取「吉他」來彈）

劉 （唱）

飲吧！

請飲盡

我們這離別的酒樽。

今晚呵，請記住：

這西子湖濱，

這黃昏燈影，

這悲壯的餞行。

明天呵，明天，

你是——

萬里鵬程，

完成你那

壯志凌雲

殺敵的雄心！

閣

(唱)

飲吧!

你也飲盡

我們這離別的酒樽。

今晚呵，請記住：

八一三這個時候——

我們不再忍辱含羞!

要清算卅年來的舊恨新仇!

明天呵，明天，

我們——

我們勇往直前，

沒有回頭!

在祝捷大會中

我們再雙雙地歸來，

雙雙地痛飲黃龍酒！

（鐘聲。）

（火車汽笛聲。）

閻（看手錶）蘭妹，我走了！

劉（把照片和寫着詩的那張紙給他。）

閻（接過來，折疊了放在航空帽的夾袋內，戴帽。）蘭妹，再見！

劉 再見！

（兩人擁抱接吻。）

（閻匆匆走。）

（劉月蘭由興奮到感傷地伏在桌上。）

第一幕

人： 劉月蘭 陳秀芳 羅剛 曹排長 閻海文 兵士 醫生

時： 「八一三」後

地： 上海某傷兵醫院

景： 醫院內較僻靜的一個屋子，有洋台，窗外樹梢上，有遠的屋頂，高的天空。
幕： 遠遠的炮聲中幕開。

空軍戰士羅剛穿着睡衣。躺在一張籐椅上。臉上貼有橡皮膏。

陳秀芳熟練地把溫度表揚着光看了看，在病況表上紀錄了，開始把羅剛的脈，看着自己腕上的表。

另室傳來悲壯的呼聲，兩人傾聽。

聲 …… 不行，醫生，你們不能弄掉我這隻手……我還要留着去打敵人的，我這隻

手……

聲……同志，你平靜一點……

聲……我少了一隻手，怎麼還能去打敵人呢？不行，我……

聲……

（陳秀芳把完了脈，紀錄。）

羅 陳小姐，那位同志的手，非鋸掉不成麼？

陳 他中了敵人的達姆彈，所以……

羅 什麼？敵人竟施用達姆彈了！這些強盜，真正向全人類挑戰了！

陳 所以說，我們的抗戰，是爲了中華民族的生存，也是爲了全世界的和平，全人類的幸福呢！從上海戰爭發生以來，他們遭受我們堅強的抵抗，天天打敗仗，這幾天，毒氣和達姆彈，全多施用出來了！

（劉月蘭入。）

劉 秀芳，張醫生要你到手術室去幫忙，這里……

陳 這里好了，請你收拾一下吧。（把病况表掛到床頭，帶溫度表等走。）

（劉月蘭收拾病室內用具。）

羅 劉小姐，你問過了主任醫生了沒有？

劉 呵，問過了。

羅 他怎麼說？我幾時可以出院了？

劉 主任醫生說，你還得休養一個禮拜，才可以出院呢。

羅 我的傷不是好了麼，幹麼還要一個禮拜呢？

劉 你這臉上……

羅 （摸貼橡皮膏處）這點兒皮膚傷算得了什麼，我的腿完全好了！不是有許多傷兵同志沒有全好的，又回到前線去了麼？……

劉 羅同志，你是空軍呀，大家說空軍是我們中國的寶貝，傷沒有完全好，是不能隨便出

院的。所以……

羅 嘿！劉小姐，你就別取笑我了吧，說起來真叫我慚愧死了！第一天作戰，就闖下了滔天大禍，第二天進醫院來了，躺到現在，天天聽砲聲，看戰報，心上多難受！我盼望馬上就出去，再……

劉 羅同志，這樣急于要出院，是不是因為我們看護得不週到，所以……

羅 那裏話，這兒的醫生跟你們兩位看護小姐，對我可真好極了！我覺得受之有愧呢！尤其是你和陳小姐……

劉 陳小姐她很行，我是不懂得看護的……

羅 呵，劉小姐，這幾天又寫了詩沒有聽陳小姐說，您在大學里是讀文科的女詩人呢！

劉 羅同志，才是偉大的詩人呢！

羅 哈哈，我是老粗，只知道架飛機，扔炸彈，那兒能寫詩呢！

劉 你這英勇的鬥爭，就是最偉大的詩了，記得是抗戰發生的第二天，八月十四日，羅同

志當你在上海天空里投下第一個炸彈的時候，不但是全上海，全中國的老百姓發了狂，簡直是驚動了全世界了！

羅 劉小姐，提起了那天的事，就難受，真是我的罪惡，兩個炸彈落在大世界竟死傷了四五百個同胞！這罪惡，得等我出發去，炸毀了敵人的出雲艦或司令部才能補償呢！

劉 誤落在大世界的炸彈，是不得已的事情。

羅 說起來也只怪我們當時太興奮了，明知道敵人的司令旗艦出雲號上的高射砲和高射機關槍在對着我們的飛機射擊了，可是我們還一連扔下三個炸彈下去！

劉 真是扔得好極了！有一個炸彈只距離出雲艦五十碼，外國報紙上多說這應該得獎牌呢！

羅 也就在我們投這三個炸彈的時候，飛得太低了，機身中了敵人的高射砲彈！我腿上也受了傷，當時拚命想飛到龍華飛機場去的，可是經過大世界的上面，炸彈架子壞

了，兩個炸彈掉下來，闖了這樣可怕的亂子！真對不住死傷的同胞們！

劉 你別難受，老百姓誰也不怪怨你的，只是因此更加怨恨敵人，因為……

羅 劉小姐，我這次回到隊裏去之後，一定得大大地炸個痛快。此刻敵人轟炸了我們南火車站和北新涇的婦女孩子，轟炸了松江的難民車，轟吧，總有一天，我們會飛到東京和大阪去回敬他們的！

劉 快了，羅同志，一個禮拜之後，就能完成你的志願了！

羅 不，一個禮拜太久了。劉小姐你聽：（空中飛機聲）這又是敵人的飛機在我們頭上飛了！（聲漸大）唉！我簡直等不及了！

聲 ……老羅，什麼事呀……

（一個輕傷兵走過來）

羅 曹排長，坐坐去。

曹 你好！

羅 謝謝方才前線下來的弟兄們有新消息帶來麼？聽說敵人用達姆彈了！

曹 是呀！方才又是從八字橋那面下來的一批。嘿！劉小姐，八字橋這三個字，真是用鮮血寫成的呢！

劉 是的，八字橋是這次敵人首先攻擊的目標。

曹 我們對八字橋的爭奪戰，已經進進出出的八九次了！我們第八連是八月十四日晚
上衝的八字橋，一連人只下來四分之一，今天下來的是第六次衝鋒的第二連……

羅 這地方怎麼就這樣難打？

曹 這地方可並不出奇，利害的是敵人的心計。那橋的南邊有一處日本坟山，平時看上去
就那麼幾行矮樅樹，幾座石坟和石碑，太平淡無奇了。可是一到戰爭發生，這平淡無
奇的坟山，就變成極好的現代化的陣地了。

羅 他們就把石碑石坟和樅樹當做工事了不是？

曹 是呀，我們的弟兄，一次、兩次、三次地爬往那兒去，靜悄悄的沒有一個人，等到爬到坟

山的半中間，敵人的機關槍和小鋼炮可一齊掃射過來，——我們的弟兄們就犧牲在那兒了！

劉 那幹嗎不先把坟和樹都一古腦兒的轟個精光呢？

曹 怎麼沒有轟過？可是大砲轟，手榴彈炸都只能破壞他一小部份，整個的坟山，就像他媽的鐵鑄的一樣！

羅 那邊不也有我們的幾處墳山跟公墓麼？要是也同樣的可以當做作戰的工事用，可多好！

曹 嘿！別說我們的坟山跟公墓不能當工事用了，你瞧，這麼許多中學大學的校舍，市政府，圖書館，博物院，這些宮殿式的建築，魚市場的大碼頭和大倉庫，花費了那麼許多錢建築的東西，在這次戰爭中間除了給敵人以利便之外，有一絲一毫的用處沒有？

羅 浪費，真是沒有理由的浪費！

劉 可是有人還說：這是我們民族的和平美德的象徵呢！

羅 劉小姐，不是我們下級人員事後來隨便地批評政府，其實過去負責國防建設的人，此刻是應該誠心地接受這批評的，我們過去許多建設不用說，就是「一二八」以後的建設也實在太不國防了。瞧，敵人在虹口的一所小學，一個俱樂部，都可以做軍用要地用，致于那座司令部呢，更不用說了，那是有名的堡壘。反過來說，假使我們的虬江碼頭魚市場是一個臨江的砲壘，市政府圖書館博物院是三座偉大的碉堡，加上散佈在吳淞江灣和葑茹南翔之間的各大中小學的校舍多是堅固的陣地的話，那末我們的上海才是真正的國防第一綫！

曹 唔，此刻大家該覺悟到離開了國防意義而談建設，根本就是浪費的裝飾！

劉 諸位該記得，在抗戰之前，連國防這二個字都不許提的。別說實際的國防建設了，在筆頭上寫寫國防文學作品的人，也被……

羅 戰爭真偉大，在這次戰爭裏中國一切的優點和弱點，多曝露出來了。北方戰事的洩氣，是政治問題，抗戰的得不到民衆的援助，只見漢奸的活動，這是民衆運動問題。

曹 提起漢奸，真叫人也氣得死的，那簡直比敵軍還可殺，劉小姐，羅同志，這次抗戰要不是弟兄們人人有了政治的覺悟，人人肯拚死，那末，在這漢奸有組織的活動中間，那危險可真是不堪設想呀！

劉 是呀！這次弟兄們的英勇，熱烈真是可以驚天地泣鬼神的！就是方才到的這批受傷勇士中間，那個叫周漢臣的事情，簡直是一篇神話！

羅 怎麼樣？

劉 曹排長跟方才送傷兵來的人談過的，請曹排長說吧。

曹 那個周漢臣，是第×連一等兵，他受了重傷，餓了三天三夜，不但活着給救到這醫院里來，而且在被救之前，還一直在敵人的後方，襲擊着敵人呢！

羅 這是怎麼回事？

曹 五天之前，一連人還到方才我們談的日本坂山那邊去，被敵人猛烈的砲火打退了下來，那時候，這個周漢臣受了重傷，暈倒在石碑邊上了，他醒過來的時候，發覺自己

的腿斷了，痛的不能活動。可是四週圍沒有一個人，只聽着前面有雙方的槍聲。他知道糟了，被留在敵人的後方了，就帶着槍爬到坡邊樅樹後面去躲着，他只想在斷氣之前再打死幾個敵人，可是敵人沒有來，他就在痛苦和飢餓中間昏了過去，又醒過來又昏過去，後來是一陣衝鋒號震動了，他低吮了一點樅樹葉子上的露水又復活了，他看見敵人在前面爬，就鼓着勇氣撥槍，打死好幾個敵兵之後，我們的弟兄正衝過來，發現了他，才把他救回來，一問起來，已經是隔了三天了！

羅 居然沒有死？

曹 沒有。

劉 方才張醫生給他打了強心針，說不要緊，可以有救的。

羅 這真是奇蹟！

劉 這是我們民族的偉大的史詩，記得蘇聯有一本小說描寫一個革命戰爭中的英雄，簡直是轟動了全世界了，小說叫做「夏伯陽」，我們這次抗戰中間，真不知已經有

多少個夏伯陽呢！

羅 希望你劉小姐多把他們寫了下來。

曹 對了，聽說劉小姐是一位文學家，女詩人！

劉 曹排長，別取笑了。

(隣室有傷兵叫。)

(劉月蘭傾聽。)

聲 ……小姐，劉小姐……

劉 哦，來了。(急下)

羅 老曹，你怎麼知道劉小姐是女詩人呢？你讀到過她的詩嗎？

曹 怎麼不知道，而且我還知道這位戰地之花劉小姐是我們飛將軍的意中人呢！哈哈，

哈……(拍羅肩)跟你這樣親熱……

羅 別瞎說，他是對每一個傷兵都這麼很親熱的。

曹 她不是編了一支歌送給你？麼

羅 編了歌，送給我？沒有的事。

曹 我背給你聽，好不好？有一次，我走過她們看護休息室，聽見她一個人在里面唱：

美麗 的西子湖上，

暗空 里，映着片片白雲，

你駕 着銀灰色的飛機，

飛翔， 飛翔着，

像嬌 捷的鶴！

哈哈，這不是編給你的麼？

羅 真的？

曹 我騙你幹嗎？下面還有呢：什麼「英勇的戰士，飛呀，飛呀」的……可惜我忘了

羅

(劉月蘭捧一杯藥水上)。

劉 曹同志可別忘了喝藥水的時候，藥水已給你倒在那邊了。

曹 呵，我就去。(走)劉小姐，什麼時候請唱個歌給我們聽呀!

劉 (一方面放下東西)不，我唱不好歌。

曹 那麼寫一首詩……

劉 (有點莫明其妙)嗯……

羅 曹排長喝藥水去吧!

曹 好，我們一會兒再談!(做個鬼臉下)

劉 羅同志，你也請喝吧。

(劉月蘭走)。

羅 劉小姐!

劉 (立住)

羅 劉小姐！(欲言又止)

劉 羅同志，你……

羅 我很感激你，劉小姐，你這麼熱心！

劉 那裏，比起羅同志來，我們算得什麼！我真慚愧，不能拿起槍桿上前線去殺敵人，更不能像你一樣，駕着飛機，在晴空裏……

羅 (去握她的手) 劉，劉小姐……

劉 羅同志……

聲 ……月蘭，月蘭……

羅 呵……(急喝藥水)

劉 秀芳，幹麼呀？

陳 (上) 你有一封信。

劉 什麼信？

陳 你猜猜看，你那位閻海文寄來的，該是什麼信？

（劉月蘭急搶走）

羅 你說，是閻海文？

陳 是的，羅同志認識他麼？你們是同……

羅 怎麼不認識他這人勇敢極了！

陳 他是隊長不是？

羅 是的，陳小姐你怎麼知道？

陳 我認識他的，劉小姐還是他的未婚妻呢。

羅 （起立）呵，（大為失望）原來這樣，這真巧，巧極了！

陳 （對他的如此表情，有點納罕。）怎麼樣？

羅 呵，我說他們倆個倒是一對極理想的伴侶！

陳 對了，一個女詩人和一位飛將軍的戀愛，真可以說是美麗的羅曼斯了！

羅 陳小姐，你呢？

陳 羅同志，你聽……（大砲聲，飛機聲，炸彈聲……）這是「匈奴未滅，何以家爲」的時候呀！

羅 呵，想不到，陳小姐也是一位女詩人，失敬，失敬了！

陳 哈哈，我可不敢當！（收拾藥杯下）

羅 （脫下睡衣在室內走動，停，聽砲聲大有所感地。）

（劉月蘭入）

劉 羅同志，藥喝過了麼。

羅 劉小姐，方才抱歉得很？

劉 你是說……

羅 請原諒我的冒昧！

劉 呵，沒有什麼！

羅 閻海文隊長怎麼說，他很好麼？

劉 信上沒有說什麼，這還是五天前寄來的，只是說他很興奮，已經飛到上海來轟炸過五次敵人，而且，每次都是完成了任務安然回去的……

羅 呵，他已經五次勝利了，這真是……

劉 他信上說正在計劃轟炸虹口的敵軍司令部呢。

羅 比起他來，我真該羞死了……

劉 ……

羅 劉小姐，我慚愧得很，進醫院來，你待我這樣溫情，體貼，我在感謝之餘，就，就讓我坦白的對你說明吧，我私心地愛了你，可是……

劉 羅同志，我也是愛你的，我像愛海文一樣地愛你！

羅 不，劉小姐，我那裏配跟他比呢！（自語地）他是那麼偉大，那麼英勇，我第一天作戰，就受了這倒霉的傷，來躺在病院的床上（感傷的流淚水了）

劉 不，這是極名譽的傷！（安慰地輕聲唱）

勇士！

你這是極名譽的創傷，

最光榮的掛彩，

爲了轟炸出雲艦，

爲了保衛大上海

勇士！

是你第一個英勇地

投下中國飛機的第一彈，

告訴了敵人

詔示了全世界，

拿破崙的字典里沒有「難」。

中國軍人的字典里沒有「怕」

(醫士上)

醫 劉小姐，快把羅同志的床整理一下……

劉 是。

醫 羅同志，對不住，手術室裏新到了一位重傷的弟兄，沒有床位，先在你這床上睡一下，

回頭再給你安排地方……

羅 沒有關係，我反正已經好了。

(劉月蘭整理床)

醫 回頭就添加一張床在這房間里，巧得很，新到的這位重傷的，也是一位空軍呢！

劉 (極注意聽)……

羅 空軍？

醫 是的，一位飛將軍，傷勢很重……

劉 (急下)

(陳秀芳捧醫生用具上。)

陳 (哀戚地) …… 月蘭(放下用具)

劉 怎麼樣?

陳 月蘭 …… 你 ……

劉 ……

(兩院役抬一人上。)

劉 (一見驚呼) 呀!

醫 劉小姐! 你怎麼了?

劉 海文! (哭)

羅 呀! 是海文!

(海文被放在病床上。)

陳 月蘭，你……（拭淚）

醫 （不懂）……

陳 金醫生，這位是劉小姐的未婚夫，閻海文同志！

劉 （擁上去）海文！

醫 （勸劉）劉小姐，他傷勢很重，你不能，你不可以……

劉 醫生，要緊麼？他要緊麼？

醫 唔，方才打了強心針……（看）唔，此刻……

羅 （前去）閻隊長，我是羅剛！

閻 ……羅同志，你怎麼在這兒……

劉 海文！

閻 呀……蘭妹，你……

劉 （哭）

閻蘭妹，不要傷心，此刻能看到你，夠我意外的滿足了，因為我已經是
陳呀，昏過去了！

劉海文！

羅隊長！

醫 你們不可以同他說話，他必須安靜！

劉 醫生，快救救他，他昏過去了！

醫 唔，流血過多，打了強心針，此刻還是……

劉 醫生，你快想法子，救救他呀！

醫 那還用說，對於抗戰將士，對於民族英雄，我們是應該運用一切可能來救護的。更何況他是一位空軍……

劉 那麼，請你快點想法子吧！

醫 他流血過多，應該先給他接血，可是……

劉 金醫生，我願意把我的血接給他！

醫 (看她) 你的身體不能算強，他要接的血須要相當的多，恐怕……

劉 不，只消他能夠好，我願意把我所有的血全接給他！

醫 方才在手術室內，他的血已經抽了送到實驗室里去化驗了，你的血也需要先抽出點來化驗一下，看是不是同型的……

劉 那麼快去！

醫 陳小姐，你在這兒好好地招呼一下。羅同志，你少跟他說話，最好讓他睡……

……

(陳羅點頭)

(劉隨醫生下)

(陳拉下窗幔，去整理床)

閤 ……陳小姐，月蘭呢？

陳 她有事情去了，你好好睡一回兒吧？

閻 ……唔，月蘭呢？

陳 她去驗血去了，因為你流血過多，醫生要把她的血輸送給你的。

閻 ……噢，不必了，他的血應該留着去為我們國家民族流的！

陳 閻同志，你已經為我們民族，流了最光榮的血了，所以，不但是月蘭，我們誰都願意把自己的血接給你的！

閻 ……我已經用不着了！

（一個手部經過包扎的傷兵，抱閻海文的航空服裝及帽子上。）

兵 這是閻隊長！

羅 你是……

兵 我是八十七師的，爲了救這位閻隊長受的傷，方才跟他一同來醫院的……

羅 他是怎麼受傷的，從飛機上掉下來的？

兵 今天朝晨天剛亮的時候，我們在陣地上看見我們的三架飛機，品字形的從西面飛來轟炸虹口的敵軍司令部！

羅 轟炸成了沒有？

兵 我們的三架飛機在虹口上空飛了三四分鐘，就投下了五六個炸彈，敵軍司令部一帶地方，馬上就冒黑烟，燒了起來……

羅 閻隊長，你已經完成了這大任務了麼？

閻 沒有，羅同志，炸燬敵軍司令部這個大任務，只能希望你和許多同志來完成了！

羅 是的，這一件艱鉅的工作！

閻 ……我因爲一方面指示轟炸敵軍司令部的目標，一方面和驅逐我們的六架路機在空中作戰，左側受了三處機關槍傷，我就憑一隻右手運用機件，想飛回去的，那裏知道機件也壞了，我往下一看已經飛到我們自己的陣地裏了，連忙用飛行傘落下來，可是西風很大，偏偏把我吹落在敵人的陣地裏！

陳 唉！

兵 我們看見他用飛行傘降落下來的時候，就從戰壕裏跳了出來，跑上去迎接他。那裏知道，他被風吹到敵人的陣地裏去了，接着就聽見一陣槍聲……

羅 是敵人射擊你是不是？

閻 不是，是我擊射敵人的。

陳 射擊敵人……

閻 敵人一看見我降落在他們陣地裏，就高興得什麼似的，圍上來，想活捉我了，你想，我閻海文能活着讓敵人俘擄了去麼？我想也好，既是降落在敵人的陣地裏，就不用再想活了，可是我得把我的死來換取更多的代價，我就拔出我身上的自衛手槍來。
(作拔槍狀手痛) 啊呀！

陳 閻同志，你痛，你……(去扶他)

閻 (在陳的支持下，支持起身來)……我一連打八槍，把跑過來俘虜我的敵人全打

死了，我就，羅剛，我爲了不願意活着做俘虜，把自己最後的一顆子彈打進了自己的胸膛！跌倒

陳（驚呼）啊！

兵 正 那時候，我們衝到了敵人的陣地裏，看見他倒在血泊裏了，我們解決了第二批包圍上來的敵人，把他救了過來，看了這符號（指航空裝）才知道他就是閻海文隊長！

羅 海文！你做了驚天地泣鬼神的事了，你叫我慚愧死了，（上前握他掛着的手驚呼）呀！

陳（看）不好了！月蘭……金醫生……

醫（在門外）怎麼了？

（劉與醫生入）

陳……閻同志，不好了！

劉 金醫生，快，快接血吧！（捲起袖子來伸出臂膊）

醫 （準備輸血針）唔……

太遲了，他已經死了！

劉 啊……海文！仆倒上去（海文（哭）

（兵，陳及醫生低頭。）

（羅剛把閻海文的飛行衣穿起來。）

（遠遠地砲彈聲炸彈聲。）

（兵拭淚出。）

劉 ……死得這樣快，來不及接我的血，連一句話也……

陳 他說要把你的血留着去爲我們國家和民族流，他……

羅 （穿好了飛行服裝）他還說把他沒有完成的任務交給我！

醫 羅同志，你幹嗎穿這

羅 我要去完 閻同志沒有完成的任務！

醫 不，你還沒有到出院的時候，你不能……

羅 (對屍體敬禮) 閻隊長，你安息吧！(和劉月蘭握手) 劉小姐，再見了！(戴飛行帽，帽內落出一張照片和稿紙來，拾看) 劉小姐，這是你的照片！(匆匆出)

醫 不能，你還不能出院！陳小姐，你去追他歸來！

(陳追出)

(醫生隨下)

劉 (看照片，拾起地上的詩稿，出神，伏倒屍體上去，沉默唱)

你忘了麼？

海文，

那西子湖濱，

那黃昏燈影，

我們同飲

那別離的酒樽，

我會祝你，

說你萬里鵬程，

完成你那

壯志凌雲

殺敵的雄心！

你說：

在全國祝捷大會中，

我們雙雙地歸來，

雙雙地痛飲……（泣不成聲）

（中國飛機聲大作）

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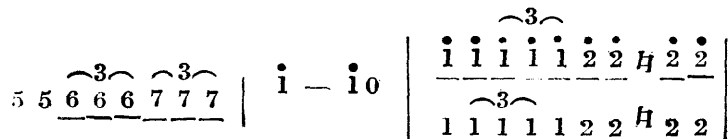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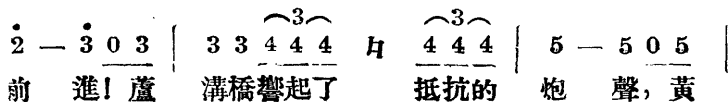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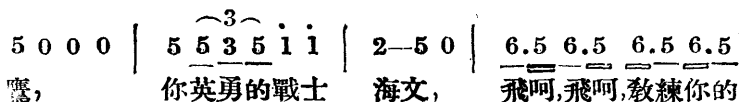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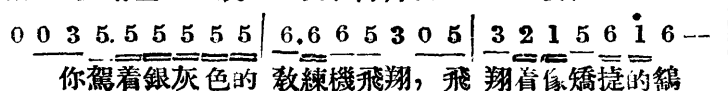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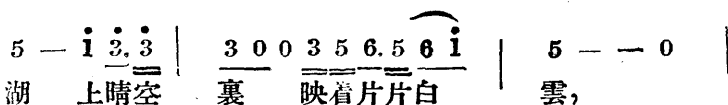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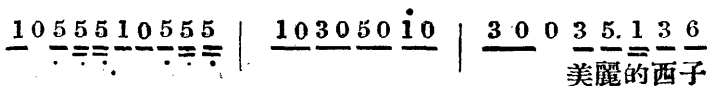
Andante 4/4
降 D 調

給海文

陳田鶴作曲
尤兢作歌

(琴聲)

[月蘭唱]



$\dot{3} \dot{3} \dot{3} \dot{3} \dot{3} \dot{4}$ 4 | $\dot{5} - \dot{5} 0$ | $\overset{\frown}{3} \overset{\frown}{5} \overset{\frown}{3} \overset{\frown}{5} 1 1$ | 2-5 0 |
 $\underline{3 \ 3 \ 3 \ 3 \ 3 \ 4}$ 4 | $\underline{5 - 5 0}$ | $\underline{5 \ 5 \ 3 \ 5 \ 1 \ 1}$ | 2-5 0 |
 民族解放的神 聖 戰 爭, 你英勇的戰士 海文,

$\underline{6 \ 5 \ 5 \ 6 \ 5 \ 5 \ 6 \ 5 \ 5 \ 6 \ 5 \ 5}$ | $\underline{5 \ \dot{1} \ \dot{3} \ \dot{3} \ \dot{3}}$ 0 3 3 |
 時候,是時候了,你將在全民族 抗敵戰爭中, 顯耀

$\underline{6 \ 6.6 \ 6 \ 6 \ 6}$ | $\dot{1} - \overset{\frown}{7 \ 6 \ 3 \ 6}$ | $\dot{1} \ \dot{1} \ \dot{1} \ \dot{1} \ \dot{1} \ \dot{1}$ | $\dot{2} - \dot{3}$ |
 男兒的大好 身 手,完成你 保國的壯志 雄 心,

$0 \ 0 \ \overset{\frown}{3 \ 5 \ 1 \ 3, 6}$ | $5 - \dot{1} \ \overset{\frown}{\dot{3} \ \dot{3}}$ | $\dot{1} \ 0 \ \overset{\frown}{3 \ 5 \ 6 \ 5 \ 6 \ 1}$ |
 殺過 長白 山 去,那兒 呵,是你懷 念的

$5 - \overset{\frown}{5 \ 6 \ 5 \ 2}$ | $3 - 3 \ 0 \ 1$ | $\underline{3 \ 6 \ 1 \ 4 \ 3 \ 6 \ \dot{1} \ \dot{1} \ \dot{1}}$ |
 積 雪如銀的 峻 嶺,殺 到•鴨綠江濱去憑弔

$\dot{3} - \dot{3} \ 0 \ \underline{\dot{3} \ 5}$ | $\underline{6.5} \ \overset{\frown}{6 \ \dot{1} \ 2}$ | $\dot{1} - - 0$ ||
 故 土,祭奠 你的 祖..... 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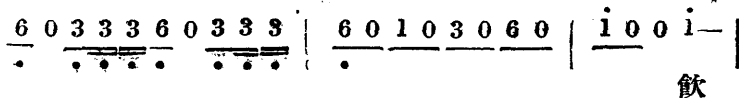
Andante 4/4
升C小調

離別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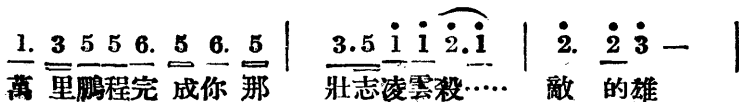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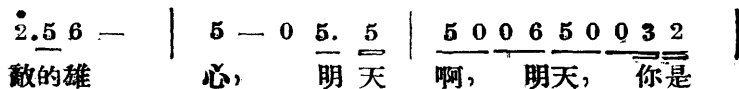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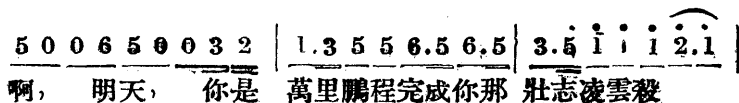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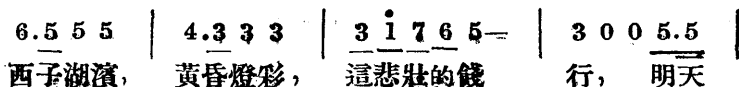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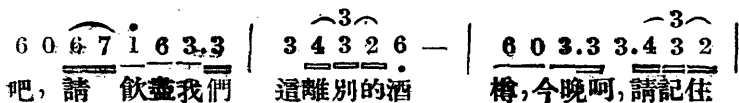
陳田鶴作曲
尤兢作歌

(琴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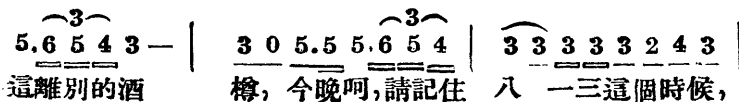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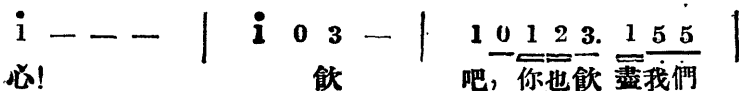
(月蘭唱)



飲



(閩唱)



$\widehat{3\ 3}$ $\underline{3\ 3}$ $\underline{3\ 2}$ $\underline{4\ 3}$ | $\underline{4.\ 4}$ $\underline{4\ 3}$ $\underline{4\ 3}$ $\underline{5\ 4}$ |
 八 一三 這個 時候， 我們 不再 忍辱 含羞，

$\underline{6\ 6}$ $\underline{6\ 6}$ $\underline{5\ 6}$ $\underline{5\ 7}$ $\underline{6}$ | $\dot{1} - \underline{7\ 0}$ $\underline{5.\ 5}$ | $\underline{5\ 0}$ $\underline{0\ 6}$ $\underline{5\ 0}$ $\underline{0\ 3}$ $\underline{2}$ |
 要 清算 卅 年來 的 舊 恨 新 仇 明天 呵， 明天 我們

$\underline{1.\ 3}$ $\underline{5\ 5}$ $\underline{6.\ 5}$ $\underline{6.\ 5}$ | $\underline{3.\ 5}$ $\dot{1}$ $\dot{1}$ $\widehat{2.\ 1}$ | $\dot{2}$ $\widehat{5\ 6}$ — |
 勇 往 直 前 沒 有 回 頭， 勇 往 直 前 沒 有 回 …

$5 - 0$ $\underline{5.\ 4}$ | $\underline{3.\ 2}$ $\underline{3.\ 4}$ $\underline{3\ 0}$ $\underline{0\ 1}$ $\underline{7}$ | $\underline{6\ 1}$ $\underline{3\ 3}$ $\underline{4\ 3}$ $\underline{4\ 3}$ |
 頭， 在 祝 捷 大 會 中 我們 雙 雙 歸 來， 雙 雙 歸 來

$\underline{1.\ 3}$ $\underline{6\ 6}$ $\widehat{7.\ 6}$ | $\widehat{7 - 1}$ | $6 - - 0$ ||
 雙 雙 痛 飲 黃 …… 龍 … 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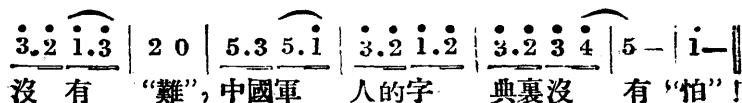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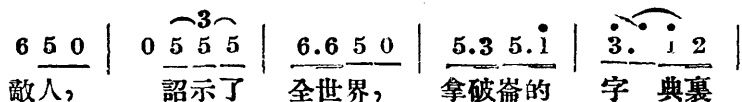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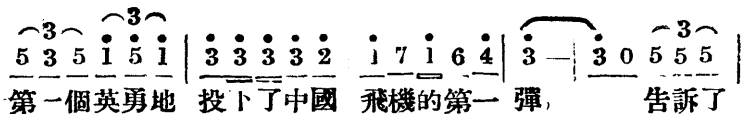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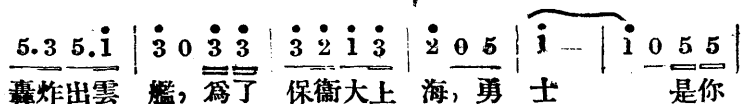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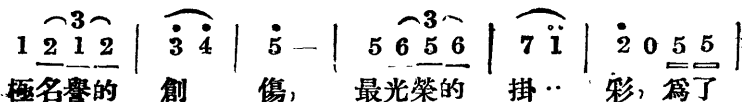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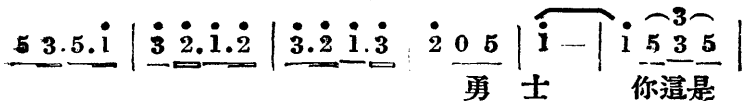
Allegretto 2 /
降 B 調

4 這是極名譽的傷

陳田鶴作曲
尤 兢作歌

(引子)

[月蘭唱]



升C小調 4/4
Andante

終 曲

陳田鶴作曲
尤 兢作歌

$\dot{6}$ 0 $\dot{3}$ $\dot{3}$ $\dot{3}$ $\dot{6}$ 0 $\dot{3}$ $\dot{3}$ $\dot{3}$ | $\dot{6}$ 0 $\dot{1}$ 0 $\dot{3}$ 0 $\dot{6}$ 0 | 1 0 0 $\dot{1}$ — |

海

6 0 0 0 | 0 0 0 0 | 0 0 $\overset{3}{\text{你}} \overset{3}{\text{忘}} \overset{3}{\text{了}} \overset{3}{\text{嗎}}$ 0 0 6 | 6.5 5 5 |

文， 那 西子湖濱，

$4.$ $\dot{3}$ $\dot{3}$ $\dot{3}$ | $\dot{3}$ $\dot{1}$ $\overset{3}{7}$ $\overset{3}{6}$ 5.5 $\overset{3}{6}$ $\overset{3}{5}$ 4 | 3 — 3 0 $5.$ 5 |

黃昏燈影， 我們同 飲那離別的 酒 樽，我 曾

$\overset{3}{5.6}$ $\overset{3}{5}$ 0 0 $\overset{3}{3}$ 2 | $\overset{3}{1.3}$ $\overset{3}{5}$ $\overset{3}{5}$ $\overset{3}{6.5}$ $\overset{3}{6.5}$ | $\overset{3}{3.5}$ $\overset{3}{\dot{1}}$ $\overset{3}{\dot{1}}$ $\overset{3}{\dot{2}.1}$ |

祝 你， 祝你 萬里鵬程，完成你那 壯志凌雲殺

$\dot{2}.5$ 6 — | 5 0 你 說 0 $\overset{3}{5.}$ $\overset{3}{4}$ | $\overset{3}{3.2}$ $\overset{3}{3.4}$ $\overset{3}{3}$ $\overset{3}{0}$ $\overset{3}{0}$ $\overset{3}{1}$ $\overset{3}{7}$ |

敵的雄 心， 在 祝捷大會中， 我們

$\overset{3}{6}$ $\overset{3}{1}$ $\overset{3}{3}$ $\overset{3}{3}$ $\overset{3}{5.3}$ $\overset{3}{4}$ $\overset{3}{3}$ | $\overset{3}{1.3}$ $\overset{3}{6}$ $\overset{3}{6}$ $\overset{3}{7.6}$ | 7 — $\dot{1}$ — | 6 — — — 0 |

雙雙歸來雙雙歸來 雙雙痛飲黃 · (泣不成聲) ·····

救亡戲劇叢書

劇友出版新書

抗戰以來，由于「劇運的廣泛展開，站在時代前哨的一羣：戲劇工作者，曾經用他們生花的筆，寫下了不少的救亡劇本，替「戲劇界」奠定了斬新的形態，但因為發表的地方很散漫，我們為要供應各地救亡劇團的請求，在這艱窘的出版環境下，費盡了不少的心血，將二年來所有的救亡名劇，完全收集起來，分作十大厚冊，自掙出版。這十本東西，包括着名劇作家田漢，宋之的，光未照，凌鶴，丁玲，白塵，尤競，崔嵬，王震之等百餘人的嘔心創作，同時經過我們集體的共同編製，把它分門別類，規劃着得十分清晰，無論前後方以及淪陷區內，均極適用。

還我河山	一條戰綫	替爸爸報仇	血祭九一八	認清敵人	打日本	中國人的站起來	做奴隸的人們	敵人	守住我們的家鄉	站在崗位上
田絡著 幕劇	衆劇4 獨幕大	衆劇3 獨幕大	衆劇2 獨幕大	頭劇下 獨幕街	童劇 最佳兒	幕劇下 最佳多	貴劇上 獨幕新	幕劇上 最佳多	衆劇1 獨幕大	頭劇上 獨幕街
不日出版	不日出版	不日出版	不日出版	不日出版	不日出版	不日出版	不日出版	一元二角	一元	八角

AS41 212 0004 7941B



上海图书馆藏书

戲劇演出教程

M·史密士原著
田禽譯述



救亡戲劇叢書之三

敵 人

最佳多幕劇

劇友社出版

85 274

8-274

13939

图书馆书